婦女雜誌

第九卷第七號

社會學的家庭觀……葉啓芳
美國勞動階級的婦女……黃卓
朝鮮婦女狀況……彌弼
菲律濱婦女概況……林建邦
女子體育
女子體育問題……謝似顏
從體育上看來的美人……謝似顏
女子體育研究……嚴畏
我的婚姻問題解決法……何心冷
六個男同學給我的信……荷荷
創作 青年的悲哀……孫席珍
柯老頭兒……巴爾扎克 [illegible]

Vol. IX, No. 7, July 1, 1923.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63/28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惟篇幅請勿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非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未揭載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劵（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 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月出一冊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一冊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現款及兌票	二角	一元零五分	二元
郵票（一角以下九五折）	二角一分	一元一角零半分	二元一角

郵費表

地	一冊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本埠	一分	六分	一角二分
本國（日本同）	二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郵會各國	八分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三十二元	二十元		
上等	圖畫中、正文前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三元五角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刻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附設「廣告公司」接洽，外埠函詢即行奉復。

女學生



Ölskizze 作



遠東運動會中國的女選手



遠東運動會中日女選手的隊球比賽



婦女雜誌第九卷第七號目次

插圖

□三色版泰西名畫『女學生』

□遠東運動會中國的女選手

□遠東運動會中日女選手的隊球比賽

女子體育

女子體育問題……謝似顏（二）

女子體育研究……嚴畏（六）

從體育上看來的美人……謝似顏（一一）

評壇

□男女同學與戀愛的指導……晏始（一八）

□新學說與舊禮教……健孟（二〇）

□道德的保守本能……克士（二二）

□勞動婦女與閑散婦女的裝束……高山（二三）

社會學的家庭觀……葉啟芳（二四）

女子的和平運動（完）……沈澤民（二九）



我的婚姻問題解決法……何心冷（三六）

六個男同學給我的信……荷荷（四一）

世界婦女狀況

美國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克士（五一）

美國勞動階級的婦女……黃卓（五四）

朝鮮婦女狀況……彌彌（六一）

菲律濱婦女概況……林建邦（六五）

談話會

□這不是好現象嗎……欽文（四五）

□葬……南人（四六）

□奇異的聯想……冷觀（四七）

□這叫做婚姻大事……黃子心（四七）

□一個專門學生的求婚文……一記者（四八）

生物與色彩……紹先（一一三）

女子之性的知識（續）……味辛（一〇八）

對小孩講故事的原理……景遜（一一六）

（接次頁）



青年的悲哀……孫席珍（六八）

長篇 憂愁夫人 德國蘇台爾曼原作（續）……胡學志（八四）

柯老頭兒 法國巴爾薩克作……馮璘（九八）

通訊

實際的婚姻問題 二則……劉天耳 丘華擎（一一九）

對於本誌的希望 二則……汪汝幹 楊石生（一二三）

第五號插圖的解釋……吳昌漢（一二四）

附錄

天津廢娼運動宣言……（一二五）

女星社簡章……（一二七）

補白

美國的女學生數……（五六）

個人與種族……（一七）

奧國母親送兒子赴戰場詩……（三五）

性慾的人格化……（四〇）

北美女議員當選……（六〇）

青年的夢想……（七七）

讀前號……（一二八）

編輯餘錄……（一三〇）



婦女雜誌

第九巻　第七號

女子體育問題

謝似顏

女子體育的根本思想

在未說女子體育以先，須要對於女子有澈底的尊重心。何以呢？古代雅典 Solon 立法中，禁止奴隸學體操；我國對於女子，請問與奴隸有什麼分別？這是事實，毋庸證明。古代的奴隸，與現代的禽獸一樣看待；我們現在對於禽獸，決不施以體育，怪不得古代對於奴隸也要禁止他們學體操了。所以我以爲要提倡女子體育，須以尊重女性爲第一着。

但現在唱尊重女性的高調，高入雲霄，其根柢不免有以下兩種的缺點：(一)講女子解放的人，男子多於女子，而男子也不是誠心誠意的由衷之言，好時髦出鋒頭的占其多數。(二)即使女子講解放，也屬覺悟者少而衒動者多。依我個人的觀察，男子對於女子可分作兩派：(一)咒罵派，見女子衒動者多，無論好歹，不管三七二十一來咒罵。(二)玩弄派；

見女子覺悟者少，任其講自由平等的名詞，其實際眞如孫行者翻不出大佛手掌裏的筋斗，陽者尊重，陰實玩弄。第一派的侮辱女子，顯而易見，最可恨的，那是第二派的侮辱女子，可謂女子的蟊賊。有以上兩派的男子，沒有徹底尊重女性的決心，決沒有提倡女子體育的必要。我想拚命叫男子尊重女子，不如叫女子自己尊自己。孟子說：『人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雖是老生常談，卻是至理名言。現在一般女子，大多數是聽了幾個新名詞來文飾他的短處。這種掛着羊頭賣狗肉的行爲，反使頑固派蹂躪女權得了把柄，而徹底尊重女性者倒反難以爲辭了。以上的話，看來雖似無關痛癢，其實的的確確是女子體育的根本思想。

女子體育的目的

斯巴達的偉人 Lycurgus 說：『女子身體強健，是國民強健的基礎。』不過我們要知道 Lycurgus 說的女子強健，是以生產軍人爲目的的。但現在我們要女子強健，並非生產幾個軍人，這是人人知道的。不過你們如把提倡女子體育以爲是女子生活獨立，這也不對的。何以呢？生活獨立，那是職業；職業的目的，在乎生產，而體育的目的，不單單是生產。（這話很長，將來再說罷。）女子體育的目的，是造成心身健全的女子；換言之，女子體育，不是爲食（生活獨立），也不是爲生產，那是她自身有能率向上的責任。

女子體育的必要

女子體育的必要，稍有常識的人，總是贊成。我現在不辭畫蛇添足，再舉幾條：（1）從數目上看來，女子占國民的半數。我國民稱四萬萬的人口，女子當占二萬萬，難道有極力提倡二萬萬的男性把二萬萬的女性任其萎靡不振嗎？況且一夫一婦的家庭中，一個龍爭虎鬥的丈夫，配一個與病爲友的妻子，任是海誓山盟的愛情，終不能得良好的結果。（2）從生殖上看來，女子生殖時的痛苦，非男子所能想像；而女子一生疾病，往往在乎生殖期間，身體弱者，更是利害，而生出來的子女，不能強健，也可斷言。（3）從遺傳上看來，男女的遺傳力是同等的；但是生理遺傳上，男子方面的關係比較的淺，女子方面則有密切的關係。（4）從教育上看來，教育上最有感化力者，莫如母親。我國孟母三遷，歐母畫

裝，都是做母親的好榜樣。所以學生不悔悟時，教師要他母親來感化他；犯人不悔悟時，教師要他母親來感化他。可見母的感化力，比什麼人都要有效。那麼女子的體育影響到子女更爲重要。(5)從婦女問題上看來，現在講婦女問題的，眞是說得天花亂墜，但身體不鍛鍊，精神不修養，儘管講那些枝枝節節的問題，不從女子體育問題着手，恐怕舌敝耳聾，不見成功的。

女子體育不振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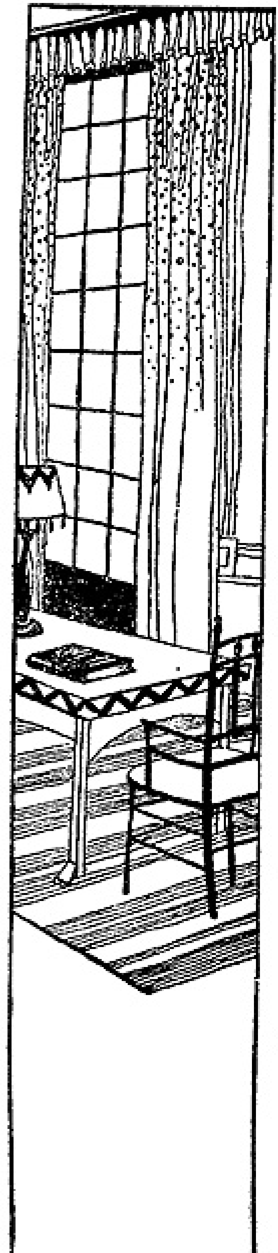
(1)大家庭制度。這個障礙不打破，無論什麼事都不能有改革的希望。婦女受的痛苦，比男子更利害；休說體育競技，連一舉一動，都要受禮節的束縛，卑屈，因循，就是大家庭的優良成績。這種話講的人很多，我不再饒舌了。(2)美人觀念的謬誤。一般人統統注意外面的裝飾美，却把內面的健康美，精神美，調和美，丟在腦後。見了人，不問他的血色如何，身材那樣，儘管注意他頭戴什麼，身穿什麼；美人思想不改，社會上種種非體育的怪現象，都現出來了。(3)服裝問題。服裝關於體育非常重要，衛生上，經濟上，風化上，活動上，人體美上，都有關係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過簡單說一句，女子的服裝，要以生理上爲主，不應該從社會時髦上着想。(4)粗食少食的習慣。粗食是很不合衛生的事，但與經濟有關，亦屬無法。一般家庭經濟充足的人，不應當太刻苦；少食更是不好。我們的身體，須有一定的熱量的供給，若把他少了，反把我們的能率減退。但我國女子，以少食爲榮耀，適當的食糧，以爲多是下賤的人，不是富貴的所應該有的。這種習慣大錯特錯。(5)過勞和運動不足。我們的臟器，依生物學上的原則，先天的有三種本能：一，能動強大；二，不動萎縮；三，過動也是萎縮。我國社會體育，果然不配說，連學校體育，也是不注意的。我們有了以上三種原則，本來女學生很可以避過勞和運動不足兩個缺點。可恨一般從事女子教育的人，一點兒不注意體育，所以大多數的女學生，都是脊蒼的顏部，一張黃皮包一副枯骨的身體。原來女子有月經，姙娠，出產，授乳等等重大責任，比男子的負擔更增十倍。你看社會一般中等階級女子，一方面負擔家政，他方面教養子女，因此從朝到夜，弄得一刻都沒得空；睡眠不足，勞動過度，是當然的事。所以她們的過勞萎縮，很能起我們的同情。但是茶來伸手，飯來開口，一般少奶奶太太式的女子，犯了不動也是萎縮的原則。這種過勞和運動不足的現象，都是社會組織應當改良的地方。

提倡女子體育

自從歐戰後，各國都知道體育的重要。如德國設立體育大學；法國要設體育大臣；比利時教育總長建議，二萬人口以上的地方設運動場一，游泳池一；意大利設體育法案；日本竟不論男女老小，對於運動發了白熱狂。以上所說，不但是男子，女子當然也在其內。所以去年八月二十日在法京巴黎開第一次女子國際陸上競技大會；這次遠東運動會，我國也打算有十六名的女選手出席。（北方四名，中部二名，東部六名，南部四名。）不過女子體育，不是派幾名選手就算了事，須要他普及才好。要他普及，須有學理的根據。但女子體育研究範圍很廣；如乳兒，幼兒，兒童，處女，壯年，老年，種種時期，都應當施以特別適當運動，不應當一味激烈同男子一樣。男女的天賦既異，而技術自然有高下之別。譬如美國男子百米祇十秒五分之四的 Record（美國 Paddock 選手）而女子百碼竟要十二秒。女子的體育要斟酌，不能盲目從事。譬如女子的月經時期，強迫她激烈運動，眞是『賊夫人之子』的教師了。女子月經時期絕對的要禁止跳躍運動，懸垂運動，至於普通運動也要注意。因爲女子的生殖器，在直腸與膀胱的中間，本來是遊離狀態；激烈運動起來，要變位置。而因月經時子宮充血的緣故，雖輕輕的振動，也難保她不起後屈症。有了子宮後屈症，不但不能姙娠，而且很感痛苦，女子一生的不幸，竟被無智識的體育教育斷送了。但一般女子，對於月經還以爲很可恥的東西，祕而不宣，對於男教員更甚。最可切齒痛恨的，莫如女學生對於乳房的壓迫。乳房的發育，順乎自然，她們以爲可恥，拚命把胸膛前用布或小的衣服來綁實壓迫乳房的發育，這件事可說是自殺，比纏小足還要利害。學生是青年無知，何以從事女子教育的人，竟不開開金口要她早早解放她的胸前乳房呢？解放解放的聲浪這樣高，何以自己壓迫乳房的束西，竟不肯解放呢？

美國的女學生數

美國受中等教育的生徒，女子占半數以上。一九一五年到一六年入大學的女子，凡九五四三六人；入大學校程度的師範校及農學校的女子，凡九六〇九四人；得學士，博士等學位的女子，凡一二三〇二人。現在準備入大學的女生，與男生比較，爲百分之七十二；即其中約有四分之三爲女生徒。



女子體育研究

嚴畏

一 女子的天職

凡生物生存的意義有二：其一是個體的生存，其一是種族的保存。人類的生活，當然是一樣的；在一面營着個人的生活，他面又營着生殖的生活。所謂個人生活，便是滿足身體的精神的個人要求的生活；生殖生活，便是像受胎，分娩，育兒等滿足種族的要求的生活。

男子和女子，固是同營着個人生活的；然而個人生活的發展，不外乎個人的力（Energie）的發展。從解剖上，生理上，心理上看來，個人的體格，體力，心力等，男子比女子有力，所以男子比女子更適於個人生活，這是不可否認的。

然在生殖生活上便不然了。生殖生活，本分爲精神的和身體的兩方面；精神的生殖生活，男女本屬平等；其教養子女，也沒有什麼優劣的。然在身體的生殖生活，卻不能不說女子更優於男子；無論從精神方面或身體方面看來，不能不說女子是適於此種生活者。因爲姙娠，生產，授乳等，是女子特有的生理現象，所以她的生殖生活，當然是比男子更優適更永續的。

這樣說來，男子是個人生活的適者，女子是生殖生活的適者，這

因爲他們的解剖上，生理上，心理上各有不同的緣故，其間本來沒有什麼尊卑優劣的差別。然在未進化的時代，往往重視腕力，知識，技能，因而以適於個人生活的男子爲優者，而卑視以生產育兒等爲天職的女子，這實在是極大的謬誤。我們應該曉得種是永遠的生命，適於生殖生活的女子，實在是這永遠的生命的維持者；況且男子的個人發展，也全是母親的力所賜與，不應該忘却的。照這樣看來，以生產育兒爲天職的女子，從種族的保存上說，實在是優於男子了。

二　體育及於女子身體的影響

女子既然負有這樣重大的任務，所以對於其身體和精神，不可不講充分的強健，要達到這個目的，便不可不注重體育，現在先從身體的一方面說。

體育能够使筋肉骨格發育鞏固，心臟及肺臟堅強，因而增進呼吸循環的機能，旺盛消化排泄的作用，這是無分男女都是一樣的，但此處祇就體育及於女子身體的特徵說一點。

（1）體育能使月經順調　月經是女子特有的生理現象，其對於女子身體上的關係，非常之大。普通的女子，每每容易患便祕，貧弱，恇怯，手足寒冷等等，這都由於運動不足而起。這等女子的月經，大抵總是有障礙的居多。普通所謂婦人病，大半從月經不調而起。如果能够行適當的身體活動，戶外游戲，及體操等積極的體育，一定可以使月經順調的。

（2）體育能使女子的骨盤發達　適當的身體活動，能够使女子的骨盤更加發達的。像那務農的女子，作工的女子，骨盤大概較大，而過於靜坐安佚的女子，骨盤往往較小。骨盤大的女子，其所生的子女，大概比較的壯大強健，反之，則其所生的子女，必比較的弱小。

（3）體育能使生產容易　骨盤的大小，關係於所生小孩的大小；但也不能便說骨盤大的一定能够安產。不過故障較少，這是一定的。

其次，在姙娠中行適當的體育運動，對於生產也有很大的影響。有許多人，在姙娠中，視勞動身體爲危險的事，祇是靜着不動，這却往往容易陷於難產的危險。像那勞動階級的婦女，時常勞動她們的身體，却很少有難產的。極端的勞動，當然是不適宜的，但在姙娠中，實在有適當的運動的必要。

總之，運動能够使月經順調，骨盤發達，因而與安產和產生強健

的子女有很大的關係，所以體育對於女子是很切要的。

(4)體育能增女子的美　人沒有不愛美的；其中女子更比男子愛慕關於身體的美。而一切的美中，尤以人體美爲第一。那麼，我們怎樣可以得到這人體美呢？

四肢，軀幹的形狀，及顏貌的如何，都是先天生成的，但筋肉的發達和血色的良否，關係於體育甚大。就是，一個人能够用了體育來修養身體的時候，能够使各機關的機能，有適當的活動，所以可獲得健康體，同時筋肉骨骼等，也能遂其調和的發達，並且使血液循環順調，所以血色也因之增美。世間往往有祇以外面上的粉飾美爲美的，實在是極端的誤解。

又，體育對於精神也有深切的關係，所以於思想感情也有影響，並且能够保活動進取的氣象和快活的感情，因而能使容貌態度等加美。

體育本來淵源於人體美的發現。古代希臘──其中尤其是雅典──的體育，實在以得人體美爲目的的，至今尚爲體育上一個有力的思想。這樣的體育，是使人體美化的；對於男子是給以男性美，對於女子則給以女性美。從一方面來看女子體育的目的，要發揮真的女性美，使之益加高尚，也不外用適當的手段方法對於其性施以運動而已。

三　體育及於女子精神的影響

體育不但造健全的身體，並且能够造健全的精神的。其對於觀察力，想像力，判斷力，意志力等心理的效果之大，固不必說，就是快活，敢爲，規律，協同，正義，自治等道德的價值，也是很多的。

這樣，體育對於人的精神，是有很好的影響的；就女子而言，尤其能够使其性情圓滿，格外美化，所以這一點也應該略加說明的。古諺所謂『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身體』的確可以表一面的真理的。身體常受精神的影響，精神也被身體的狀態所左右，心身的相關，是非常明瞭的。

女子大抵是感情的，而其感情，又往往有從極端趨於極端的傾向。像那沈思，悲哀，憂鬱的性質，在女子很是顯著，然達於極端便成爲歇斯的里的，有害身心。然能够實行體育，卽能強健身體，而且養成天真爛漫的快樂精神，所以於女子更屬必要。

東洋的女子，素來富於從順，貞節等德性，這固然是好的，然其弊就在缺乏果敢和判斷力等。又厚於愛情及同情，而薄於權利義務的觀念，不主張自己的權利，更不重責任。團體的共同心也極缺乏。

今後的女子，對於此等各方面，是應該增加重大的責任的。此等德性，無論在家司家事，在社會就職業，都極關重要；不但是女子個人的利益，就是對於增進一家的幸福，和社會的進步，也有極大的影響。女子要發展此等德性，是不可不藉體育的。實在因爲體育能够格外發揮女子本來的美點，而補足他面的缺點，使其性情益加圓滿而美化。

四　女子體育的方針

（1）女子體育的本旨　女子體育的本旨，即在留意於解剖上，生理上，心理上的特質，身體的育成和精神的修養，並進而完成其爲人及爲母的天職。男女的體型和內臟各異，前者是活動型，後者是靜止型。又從生理的機能看來，男子的新陳代謝是消費的，女子則爲蓄積的。如月經，姙娠，分娩，乳哺等，是女子特有的現象，男子所沒有的。至於心理的特質，也各各不同。這種的不同，起於男女間一次的性徵及二次的性徵的差異，所以女子的體育也不可不從這里出發。

（2）女子體育與運動的特質　女子的運動，因爲其性的特質，體格，體質等的不同，和男子的運動，應該有差異的地方，現在略述於下：

（甲）女子的運動是靜止的。男子的身體構造，是活動型，而其心臟肺臟等又強，所以頗適於移動的各種運動，而在女子却不適當。就是男子長於跑，跳等運動，進步很速；女子則反之，於走，滑等運動較有興味。要之，女子的運動，不得不說比男子爲靜止的。

（乙）女子的運動是消極的。男子和女子，雖同習一樣的運動，但往往男子活潑，女子柔和。例如，就行進而言，男子的步法，兩足充分屈伸，而且呈敏速的活氣，女子的雙足，則屈伸的度少，演出柔緩的步法。所以男子的運動是積極的，女子的運動是消極的。

（丙）女子的運動是水平的。女子長於使用小筋的巧緻運動，男子則反之，審於使用大筋的強力的運動。所以男子以跳高，懸垂等運動爲宜；女子在這方面便不適當，不如上下肢的輕快運動及平均穩適的全身調和運動，更爲有益。因此，男子的運動可以稱爲垂直的，女子的運動，可以稱爲水平的。

（丁）女子的運動是曲線的。男子的運動是直線的，反之，女子的運動是曲線的。所以男子的運動雄大，女子的運動優美，無論在何種運動，都可以看出這關係，其中如進行遊戲，尤爲顯著。

以上不過舉出女子身體運動上比較的特質；但這種特質，無論

在體操時，教練時，或遊戲競技時，都有關係。總而言之，女子的運動，是以輕快，巧妙，柔軟為特色的。

（3）女子體育的兩大區分　一般的說，男女間的體育，雖在同年齡，其種類及方法，也應該各異。但在女子，尤應該以某時期為界限，對於其時期的先後分出區別。所謂某時期，即指那從少女期進於處女期的時期而言；就年齡說，即在十二三歲到十五六歲之間。今依年齡區別女子的一生如次：

幼兒期
- （1）乳兒期——從生後到一周歲
- （2）小兒期——從一周歲到六歲

少女期
- （1）前期——從六歲到九歲
- （2）後期——從九歲到十四歲

處女期——從十四歲到二十歲

壯年期——從二十歲到四十五歲

老年期——四十五歲以後

以上所謂女子的五期，不過是大體的區別；其中女子的身心，以十四歲為界，其前後便有極大的差異。所以女子的體育，也應該以此年齡為界，與男子的體育大異其趣。

關於身體的方面，在十歲以下，男女本是共同的發育的，然從十二三歲起，女子便急速的成長，其身長及體重，便凌駕同年齡的男子。乳房隆起，軀幹加長，骨盤增大，身體各部，因皮下脂肪而呈圓狀，漸次表現第二次的特徵。內臟諸機關，——尤其是生殖機關，顯著的發達，所以見月經來潮，筋肉及骨骼，成薄弱的狀態，心臟尤其容易疲勞。機能感覺發生變調，呈頭痛，頭眩，不眠等異狀的很多。

又精神的方面也有很著的差異。感情的變化更快，或陷於空想，就於靜坐及憂鬱。在這時代，每每拘泥於瑣細的事情，猜忌心疾妬心強，且富於虛榮心及競爭心，好為無益的煩悶，因之容易患病。

此等不過一例；總之，一達此期，身體上精神上都大生變動。所以在少女期以前的體育，男女沒有分別的必要；至於這時期以後的體育，便該留意於女子身心的特性和個人的發育成長，適宜施行，否則不免要失敗的。

附註　本篇摘譯日本家事研究雜誌雜賀三省氏原著。



從體育上看來的美人

謝似顏

北京女高師魯也參兄來信問我們關於體育的意見。我就提出了一個人體美的議案。可惜文字太簡單，也參兄覺誤解我的意思，寫了一封長篇大論的信，來糾正我的過失。我衷心感謝，不消說得。現在把他的原信抄錄如下，作爲參考，并望讀者諸君，勿再誤會我的意思。『……關於體育之主張，是不是「美育即體育」，或「體育即美育」，閱似顏兄之信，似以後者爲接近。中國人對於美的觀念，多半錯誤，配有糾正之必要。雖如似顏兄所云。至於體育即美育的意見，弟以爲雖無錯誤，然不可過於狹解。往日希臘體育之目的，純以美之表現爲國家最高之目標，但此必須均實了解的。希臘之審美，重心在內而不在外，至於美爲他人鑑賞之具，乃希臘體育到末運之時，所謂歐林比亞之閉鎖，就是審美由鑑賞之結果，以致運動爲職業化，專門化，致體育墮落於不可收拾之境的主要原因，亦應爲我們主張體育的背影之警戒了。』似顏兄以爲何如？日本芳原華山曾發表過體育即美育一篇論文，末後結論，「什麼叫做體育，就是以肉體爲健康化，藝術化的大原則。」這種主張，我是贊成的。所以體育即美育，應作如是廣義的解釋才行。至於某代某，我是絕對不贊成的。以麵包代飯可以的，以沙代米如何？就是麵包可以代飯，而飯之能存在，與飯之價値絲毫無損。似顏兄，據我的意見，審美仍當爲體育的一部分則可，爲體育之全體則不可，林氏的審美的體操，也只是占體操四分之一；所以體育即美育，就把他趕快地下一決定，恐怕不容易如

此主張能……』也參兒的話，句句很精采，但與我稍有意思出入者：就是他的辭美，重心在內而不在外；我是內外並重的。其餘的都贊成之至。我太大膽，不得也參兒的同意，竟把他的信發表了，所想我爲幸。并望海內研究體育和美育的同志的賜教。

怎樣叫做『美人』？怎樣的人才配受『美人』的尊號？這個難題目，恐怕誰也做不出答案來。何以呢？因爲美的標準，無論那一種族，各各不同，甚至於完全相反的。譬如猶太民族，以肥胖爲唯一的美人，所以女子競食牛乳牛酪等特別飲料。印度人也以肥胖，顏部圓，眼睛大，乳房下垂爲美人。更可怪的，黑人種以黑色低鼻爲美人；我們看了他們的美人的條件，豈不連肚子都要笑破嗎？但這還是種族的不同；更有同一種族中，因時間的差異，美人的標準也大變特變。譬如青史流傳的楊貴妃，難道不是稱爲絕世美人？我們若用現在人眼光看起來，楊妃決不能算天字第一號的美人，可以斷言。有什麼證據呢？

(1)唐書本傳上說，『太眞姿質豐艷，』足見楊妃是一位脂肪很豐滿的多稲型的女性。依生理學上說，凡是脂肪豐滿的人，燃燒作用利害的緣故，最怕是天熱。所以貴妃一到夏天，就同玄宗皇帝到驪山溫泉宮去洗澡。

(2)日本奈良朝，很渴慕唐朝的文化，因此連美人的標準，也模做大國風度；所以當時日本圖畫家所畫的美人，都是我們現在所稱爲『湯團姑娘』『蘿蔔美人』。

到了後來，美人標準思想大變。你看，西廂記的鶯鶯，紅樓夢的黛玉，那個不是弱不勝衣，臨風要倒的楊柳美人？從此看來，美人的標準，種族時代果然不同，甚至於個人也是各異。那麼，體育上看出來的美人，恐怕也逃不了個人各自發揮主觀罷了。不是的。我們用體育眼光看人的美和美的人，以健康美精神美爲基本單位，決不肯鑑賞病的美和美的病。體育的眼光看美人，有四種特長：

(A)不要把愛美二字起了滲透作用。換一句說，須用客觀美的判斷，不須用主觀愛的評論。俗語說得好：『情人眼裏出西施，』就是把愛和美攪作一團，所批評出來的美人，全然靠不住。

(B)一般生殖器崇拜教的教徒，見了女子，常常起一種劣等感覺的實感，不肯起一種高等感覺的美感。這高下等的區別，並不是心理學上的分類，那是從倫理學社會學的見解所得評價的結果的分類。所謂美感，完全脫離利害關係以外的感覺。所謂實感怎樣呢？見了一塊好風景的地方，不去贊賞他的美，肚子裏儘管打算在

道里建築一所別墅見了一個美婦人，不去贊賞他的美麗，儘管打量把那個女子作我的夫人。

(C)我們批評人的美醜，並不是一副標緻的顏部，一雙柔軟的手，乃是全身的姿勢動作的優美。這種優美，是她們好運動，講衛生，有修養的表現，決不是僥倖而得的。

(D)體育上的美人，決不是杭州孔鳳春的胭脂，和上海廣生行的雪花膏等裝飾美，化裝美，那是精神身體平均發達的健康美。

以上四種條件，是我們用體育上審美人體的要素。至於障阻人體美的原因，依孤陋寡聞的我，祇想出了四個，也列舉如下：

(A)文學　我國文學，較各科爲發達；可惜一般文人學士所歌咏的詩集，十之八九，很歡喜描寫病的狀態。蘇東坡是一位脊柱後屈症的人，因他文字做得華麗，竟把他的脊柱後屈的醜態號稱仙骨；一直到了現在，這種觀念還是不改。

(B)彫刻　希臘的神，是與心身健全的人一樣的，這叫做神人同形說(Anthropomorphism)。西洋的白衣天使，也是腦背筋上生一對翼翅，從天上飛下。可是我們東方的彫刻，三眼的伽藍，千手的觀音，面目猙獰的金剛，一團脂肪的彌勒佛，凡所謂神，都是奇形怪狀，與我們凡人特異。我國小學校，十有六七都在庵廟寺觀，使兒童長大在這種非體育美的環境中，那得不染非非之思！

(C)歷史　古代希臘，氣候非常溫和，所以他們祇要下身穿一件 Chiton，外邊祇用一件長方形的外套 (Himation)。加以每四年內要行國家的大祭(Olympic game)把各州的勇士，聚在一處來競技，所以他們很有賞鑑人體美的際會。我們東方是沒有的；東方人對於美的思想，與其說是在人體中，還不如說他在乎自然界中。

(D)宗教　我國的宗教，最占勢力的，要算儒佛兩教。儒教雖然有射御寓於六藝之中，不是積極提倡體育，乃是應時勢的要求。孔老先生抑制好勇的子路，贊嘆短命的顏回，而且對於表情方面，更是竭力壓制；所以說『剛毅木訥近仁。』又說『巧言令色鮮矣仁。』梁漱溟先生解釋這兩句說，我們都可以看出這仁與不仁的分別：一個通身充滿了眞實情感，而理智少暢遂的樣子，一個是臉上頭露出了理智的慧巧伶俐，而情感實不眞實了。(魯先生在內而不在外，大概同梁先生一樣的見解。)若是這話梁先生果然解釋得不錯，孔子的主張果然如此，那我也不敢附和。何以呢？我們人類的顏部，有所謂表情筋；喜怒哀樂存於中，自然而然很明瞭的發現於外。這是無可遮飾的。可是我國信仰儒教的門徒，都是行中規，言

中矩，橫草不踏，豎草不拔的道學先生，一副冷冰冰的面孔，眞是距人於千里之外。常教育的人們更不宜嚴肅無趣，索然寡歡的對待兒童。我們宗法社會裏的少年老成，就是受了剛毅木訥的教訓，排斥好巧言令色的行爲。最迷於儒教的程明道，端坐如泥塑人；你想個個人都像泥菩薩，請問這個社會還有生氣嗎？沒有眞實情感而祇有慧巧伶俐的滑頭，我們果然竭力排斥；但是非禮勿動，非禮勿言，學得像泥塑人，我們豈敢贊同？我們所要求的，乃是——內有眞實情感，外有活潑動作；決不是祇有眞實情感，而不露慧巧伶俐就算滿足。譬如鄉間農夫，眞實情感雖然發現他的優美心情，但是他的表情動作，恰恰與慧巧伶俐反對。這還是從好一面的說話，若是從不好想起來，眞是不勝危險。本來很天眞爛熳的兒童，沒有什麼機械，到了後來，覺成矯術百出的老姦巨滑。梁漱溟先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名著中說，中國人太不肯爭權奪利，至理名言，也用不着我來贅恭維。諸君！我們的表情筋，恐怕也是人類的特權；其他動物雖有也很微弱。我們不要把這樣特權喪失了。儒教壓制表情不用說，佛教更是排斥人體美；所以現世爲無明之果，五體爲貪慾之塊。西方的耶教，雖然也是重魂靈賤肉體的宗教，但對於女子，不如我們東方看作面如菩薩心如夜叉的一種魔鬼，更不如孔子視女子與小人並論爲難養的惡黨之一。

以上四種原因，都已說過；我國人所嗜好，非體育上的美人，乃病的美人，簡直可以得着亡國滅種的結果。西班牙曾做過第一等國，現代很是衰落；原因雖有種種，有識者說他們嗜好婦人以指細爲美人唯一的要素，所以國家弄到今日這樣田地。哈哈，一指之粗細，竟關一國之盛衰，豈非過甚其辭而何？不是的，不是的；你細細想一想：要指細，定要全身都細；要全身都細，不去運動可想而知；不運動，能率不向上更可想而知。不但能率不向上，生出來的子女，當然很弱。因次代國民的不強健，怪不得赫赫盛強的西班牙，從天字第一號的國家降到第三。哼哼，不要油嘴滑舌祇會說別人，不顧着自己。我們中華民族，也是嗜好那『上邊是紅袖鶯綃玉筍長，下邊是碧裙鸞繡金蓮小』的民族。你大概知道我國古代『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這齣把戲，古代的思想，覺以匹夫的嗜好爲轉移；我們現在既號稱共和，當然以公衆的傾向爲變遷，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這種傾向，我們不要再向病的道路尋死去，我們一定大聲疾呼，的向後轉……轉……轉，轉到體育上的活路來！

我講了一大塊話，到底體育上看出來的美人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分作兩種：（一）外面形式；（二）內面表現。我且先講形式上的

美人。

(1)統一(Unity) 分裂支離,當然不是美;美一定要統一的。所謂統一,便是多數部分歸着於一。換言之,就是各色各樣的有機的要他一致。你看,人體的模型,中央有軀幹,下有兩脚,上有兩手,重力上很是安定;這個軀幹,下肢上肢總合起來,頂上再安置一個頭。所以人體的物的勢力集中於頭,頭可以說是體力的中心。這件事似乎不甚稀奇,其實很是古怪。何以除了人類以外的動物,沒有直立的呢?人類的上肢,很逍遙自在,使重心在乎軀幹內;支住這軀幹的,祇有下肢。你看,動物的身體,單單用四肢支持,就算了事,他的關係何等簡單?我們人類就不然;下肢支持軀幹,上肢附屬於軀幹,把這種種合起來,安置一個頭。這樣有機的組織,各種各樣的一致,動物不能够這樣的。所以人體有統一的美。

(2)變化(Variation) 分裂支離,固不是美;但是太簡單也不是美。因爲過於簡單,就是單調(Monotony),次要打破這種單調,使他變化於統一的裏面。所以統一是各樣的一致,變化是一致的各樣。譬如胸和腹,粗心一看,其形很相類似,而類似之中,有好些變化。上膊與上腿如此,前膊與下腿也是如此。其他如掌與蹠,指與趾,無論那種,都表現變化的美。若是這等東西沒一點兒變化,像機械的一般,雖然統一,恐怕也沒有什麼美的可言。動物的所以不及大美,沒有這變化也是主要原因。有人對於變化,因其類似之故,稱爲相似形的部分之反覆(Repetition of Homologous Parts)。

(3)齊整(Regularity) 變化這樣東西,很容易陷於不規則;要救這個弊病,就是齊整。上面說過胸與腹,上肢與下肢之間,雖然相同而有變化的美;但同時不要忘了齊整的美。那種胸有胸形,腹有腹形,都有一種正規則的存在。所謂曲線美,其要素就是指齊整的美而言。

(4)權衡(Proportion) 一部分的大小,和他部分的大小相配,是人體美當中最重要的東西。人體的權衡,大則論身長身幅的相配,小則頭和身長,軀幹和下肢,下肢和上肢的相配,此中很有微妙的數字關係可以表現。現在且把 Zeising 的權衡論介紹一下:

(1)頭同頭以下到臍爲止的比較,和頭以下到臍爲止同臍以下到膝以下爲止的比較相等。

(2)臍以上同臍以下的比較,和臍以下同全身長的比較相等。

臍以上 : 臍以下 = 臍以下 : 全身

$a : b = b : c \quad b^2 = ac \quad b = \sqrt{ac}$

Zoising 自己號為黃金律；他的法則，對於身體各部分權衡的說明，雖有些牽強附會，但是身體上有很精密的權衡，我們可以確實斷定了。

(5)對稱(Symmetry)　中央一根軸，左右相等的，叫作對稱；幾何學上的上下相等的，也叫作對稱。但我們現在人體中的對稱，祇限定左右對稱，是直的，不是橫的。我上面說過，權衡可以稱為縱的美，對稱可以稱為橫的美。從鼻到臍，用一根直線當軸，我們的身體，左右比較起來，其形全然相等，並沒一些兒差異，左眼同右眼，左耳同右耳，左手同右手，左脚同右脚相等；一言以蔽之，左體同右體全然相等。

以上的話，還是不很明瞭，Max Schasler 的美學中定人體美分為三種，建築，彫刻，圖畫，我把他引申一下。

(1)建築上的美人　建築物要廣要高，我們的身體也要高大。那種矮小的身體，無論他如何統一，變化，齊整，權衡，對稱，決不能做第一流的美人。美國，瑞典，日本的女子，因提倡體育，一年一年的高大起來，我國的女子，因不好運動，不講衛生，一代一代矮小下去。同胞呵！我們快快注意呀！

(2)彫刻上的美人　高大雖然要緊，但瘦得祇有一副骨骼

和一張皮膚，同肥得祇有一團脂肪的，也不是美人。

(3)圖畫上的美人　圖畫上的美人，換一句說，就是膚色。無論他如何鳳眼，蛾眉，但皮膚的色澤青而帶白，一見了像生肺病的樣子，也不是美人。

對於形式上的美人，我們總算已經明白了。但是表現方面，比形式方面更是重要；換一句說，就是人格上的美人。

我們看了他人顏部上喜怒憂樂的表情，依這等對象的特質，感動我們特定的生命；因這感動的生命，把那對象移入，這時候對象的生命，是我們對象生命的一部分，這就是我們自我的生命，就是人格的生命。美的觀照物象，這物象的特質，必然性的喚起我們生命的，我們全人格要求他一致，不許有矛盾。總之，美醜的裏面，完完全全歸於善惡的對立。換言之，性情不善的人，決不是美人，我們心中的喜怒哀樂，我們的面上都發現出來，但我們所謂表現，不止如此。我們的人格，是生命一般的活動。我們對於對象的時候，不止喜怒哀樂，那是要發揚高尚人格的喜怒哀樂，排斥那非人格的喜怒哀樂。換一句說，我們的生命的表皮上浮出來的喜怒哀樂，那是我們人格作為根柢，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喜怒哀樂。孟子說得好，「心中正則眸子瞭焉，心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我們須要自把心的中

正能够在形式上表現出來的美人，這才是達到我們所謂內有眞實質以外有活潑動作的眞美人。譬如見了一枚高尚純潔的男女裸體畫，我們對於一個很雄壯健偉的男性及一個優柔秀麗的女性的生命，被我們所發見，一方面欽羨他們的幸福，他方面起了我們的同感，就認定這幅畫是美的。若是老頑固指裸體畫當作卑賤的春宮，罵為敗壞風俗的東西，他自身把人格的本質，已自面上嘴頭裏中心起了矛盾。他老先生起了下流的實感，那種高尚純潔的美感的境界，連做夢也入不進去，怪不得他要拍桌大罵了。又如我們見了耶穌上十字架的磔刑圖，起了我們到了極度的同情心；他頭上的荊冠，和全身的血液，我們禁不住悲從中來，悽慘感想。但何以這樣悽慘不快的圖畫，竟有人掛在中堂作為美術品呢？因這幅磔刑圖，不快之中，有一種要素含在裏面。我們找不出形容他的字，祇好用一個美字來代替了。耶穌對於人類無限的愛心，沸點以上的神性，抱着不能搖動更變的自負，臨死不屈於不義的人格，這種表現，那是我們人類最高度的人格，恐怕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能夢見的。我們要哭要笑，切不要面上心中起了矛盾。普通人以為哭是痛苦，笑是快樂的表現，其實不然。我們若是抱定不會更變的高尚人格，遇着痛苦的時候，索性痛痛快快號啕大哭一場，是一件人生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古時有修養的人，甚至於臨刑，還是神色不變，說笑自若的態度。那種脅肩諂笑的痛苦，就是面上心中起了矛盾的現象。枝枝節節，說不了許多；總而言之，利己，虛榮，懶惰，局小，偏見，所有慾，權勢慾等等惡德藏在內部，縱然形式方面，長得閉月羞花，沈魚落雁的美人，有了那樣卑鄙齷齪的性情，也祇博得『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一句判斷罷了。總括一句說，我們體育上的所謂美人，那是精神上身體上健康的美人。

這篇東西，若是把權衡論以及男女比較異點說起來，恐怕長得不得了，不得已祇有如此收場了。倘有誤處，請賜教為幸！

如果個人沒有食物時，他便失却了他的生命；如果個人沒有生殖的權利時，種族便要失却了因他所給與的生命了。同樣，如果個人因了喫得過多而死時，受苦的祇是他自己；如果過度的濫用性的本能時，受苦的却在種族了。——愛倫凱



男女同學與戀愛的指導

晏始

中學以上的男女同學，在今日已經沒有人能夠反對了。從前雖有江蘇議員提出禁止的議案，終於受輿論劇烈的攻擊，不能成立。但無論什麼事情初次試行的時候，終不免使人懷疑，而且終不免要發生可以使人懷疑的事故。何況在素來男女隔絕最嚴的中國社會中，一旦藩籬盡撤，使許多甫經成年或尚未成年正在要求異性最強烈時代的男女學子，朝夕相見，硯席與共，當然免不了種種越分的舉動；如本誌前號渭川君所記北京暑期學校及本誌號蘅荷女士所記上海T校等男女同學的狀況，在反對男女同學的人見了，當然要當作反對的口實，卽如並不從根本上反對男女同學的渭川君，似乎也不免覺得有點懷疑。然而在我們看來，這實在萬不能免的一種結果，因爲數千年來，對於男女交際間的訓練，太缺乏了。

我國從前的所謂男女有別，在一般老先生，都當作可誇的禮教的；然而我們如果就其內容加以深沈的考察，便可曉得這男女有別的禮教，實在是表示民族的不進化，就是他們暗示着男女之間，除了肉的關係以外，更無他事了。

直到現在，我國多數國民的腦筋中，還盤踞着這樣的舊觀念。今日的青年學生，既然從他們的父祖承襲了這種精神的財產，當然不容易立刻蕩盡；雖然他們略略受過一點新式的教育，可惜他們的教師，祇給了他

們一點歷史，地理，理科等知識，却不會把男女關係應該怎樣的道理正正經經詳詳細細的教授他們，仍舊任他們自己去暗中摸索，要望不發生今日的所謂流弊，又怎能做得到呢？

或許有人會這樣想：今日的青年男女，既然沒有知道正當的男女關係，不如暫時隔絕，待到他們十分知道了之後，再來實行，也不爲遲。然而這正如學習游泳的人，惟恐進水中試行游泳，不免要溺死，祇拿了幾種講游泳術的書本，在地上實習；可說是一種可笑的計畫。此外另有許多人，以爲男女同學，爲女子求學便利起見，不該反對；至於男女同學間發生不正當的舉動，完全爲了負責管理的人，不能嚴加約束的緣故，所以要防免這種流弊，祇有從嚴監視的一法。從實際上考察起來，現在實行男女同學的學校，大約都是採取這種處置法的。我們且不說這種處置法的是否合理，與從前的主張男女有別有無區別，但由少數人約束多數人，並且要約束要求異性最強烈時代的青年，把這種要求壓抑下去，恐怕無論如何有權力的人也做不到罷。與其這樣，還不如直捷痛快的禁止男女同學適當一點。

那麼，這事應該怎樣處置纔是呢？

要解答這問題，必先問我們是否承認戀愛生活是人間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仍然抱着視戀愛爲不道德的舊見解，便應該實行禁止男女同學纔好。否則我們如果承認戀愛神聖論的新說，便該竭力使男女學生知道戀愛爲什麼是神聖，是怎樣的神聖，怎樣纔可使之神聖。實行的方法，就是一方面隨時把戀愛的原理，教示學生，一方面使學生將戀愛的事實，完全公開，毫不隱飾，隨時由教師加以適當的指導，他人互爲嚴正的批判；如果他們的戀愛確係正當，就不妨訂爲婚姻。如此正大光明的做去，那些鬼鬼祟祟的舉動，便可不禁而自息。

這種辦法，在男女社交素來公開的歐美諸國，雖然沒有，然在中國可說非常重要的。

然有人以爲照這樣辦法，一般學生，將專心去講求戀愛，置學業於不顧了。這話或者也有一部分理由；然試問，如果嚴厲的約束學生，能夠禁止他們不去講求戀愛麼？再進一步，即使男女不同學，他們便不講戀愛麼？如果『知好色慕少艾』並非出於人情之外的事，即使隔絕男女，仍然難以抑制的，無非換正大光明的行爲爲鬼鬼祟祟的舉動罷了。況且求知的欲望和求愛的欲望，都是人類本來所具有，決不會有此長彼消的道理，這類的憂慮，仍不過是杞憂而已。總之，我們若承認男女關係是正當的，便該引導他們到正當的途上去，否則不如直截了當的實行隔絕，何必去博開放女禁的美名呢？

新學說與舊禮教

健孟

當『戀愛自由』『社交公開』這類名詞傳入中國的時候，其正確的解釋，本也相隨而來；但多數人只看了這類名詞的表面，不去細審內中的含義，因此對於這潔白無瑕的名詞，無端加上了許多的罪名和過失。

近年來因報紙的行銷漸廣，於是某人與某人幽會，或某人隨某人潛逃的消息，也得廣傳於社會了。——在他國報章，這雖不關涉大衆的私人行爲，不到引起重大問題時，本來是不載的；然中國的報紙却專喜記載這類的新聞，因此也就使我們常常覺得這些消息的太多了。

幽會，潛逃這一類事情——在『戀愛自由』這種名詞不曾介紹到中國以前，本是很多，不是今日纔有，然許多憎惡這些名詞而不知意義的先生們，好似從前沒有過這一類的事情似的，將所有的罪惡，無端都歸在『戀愛』等的提倡，以爲這都是受了新名詞的指導和激盪所致。

有些論事比較的仔細的人們，不說幽會潛逃是『戀愛自由，社交公開』一類名詞的本身的罪惡了，他們却說陷於這樣歧途的青年，是因爲不曾了解這類名詞的真義，以爲私自會合，背地逃走，便是『戀愛自由』的意思，所以演出這種不正當的行爲來。

其實，戀愛自由與社交公開的意思，並不是教人幽會，潛逃，這已很明瞭的，閉着眼亂說的先生們，將這類事情歸咎於新名詞的提倡固然不對，就是說這類事情由於誤解這種名詞的緣故，我覺得也不盡然。

我以爲幽會，潛逃的事情，完全是中國式戀愛的舊形式，與新名詞的提倡或誤解都是無關，他們如果受到新名詞的提倡的影響，無論怎樣誤解，——即使果真把戀愛自由解作教他們一見生情，社交公開是隨便結合——他們應該知道這類新名詞既已爲近人所提倡，一見生情隨便結合的事，在今日已爲新道德所應許了，那麼，他們應該公然約會，公然同住了，還要幽會潛逃做什麼呢？所以我說這類事情全是中國舊社會中型成的行爲，與新學說及新道德的提倡完全無關，如果會受着影響，便應當改變樣式了。

然而一班老先生們，對於這種自古已有的舊形式，却嘆世風日下，新分子對於這類現象，雖並不失望，却也不免慨嘆幾聲在這過渡時代中名詞誤解的危險，我却想竭力說明這種幽會潛逃的行爲，是中國式的舊

行為，與新倫理觀的提倡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我們若進一步說，男女關係之所以要瞞人，是施行者本身的志願呢，還是外界迫壓有以使然？近來所提倡的新倫理觀是想解放舊禮教的迫壓的，可知近來有些審約潛過的事，正是受舊禮教束縛的餘毒，不是新名詞造成的過失了。

道德的保守本能

克士

奧國諾爾鐸著的倫理的生物學，開首曾引一段摩蒲斯（Möbius）動物心理的試驗說，將一個水族培養器中間用一片玻璃隔開，一面養一尾派克（Pike，一種食肉的鱸魚），一面養一尾探區（Tench，一種鯉魚。）那鱸一瞥見鯉，即猛力進攻，但不知中間有玻璃片隔着，劇烈的碰了一頭，依然折回，鼻上却受了重創。接着再去攻擊，結果也是一樣，除却損傷他的嘴面之外，毫無所得。最後，一個模糊的觀念，遂映照到他的鹵鈍的心上，覺得有什麼不知不見的力，保護着那尾鯉魚，要攻擊他是不能的了；因此他遂不再去攻擊他。後來試驗者將玻璃隔板抽去，使兩種魚類同游一處，那無保護的探區，這時候已陷於危險之地，然派克全不知道。他在當初固未肯着見有玻璃片隔着，現在也不覺着這已經除去。他只知道探區是攻擊不得的，否則便要重創。玻璃片雖然已不在了，但探區的週圍，終於像有甲冑護着，使派克不敢襲擊了。

諾爾鐸引這一段動物心理的試驗來說明人類從因襲的制度下面生活下來，造成的那種性情，與派克實在相像，對於因襲的道德律，猶如一種不可見不可知的甲冑，盲目的發生畏懼。這種性情，即使不是完全壞，但許多謬誤也從這里發生。

我們不能在這里明說道德律的來源是怎樣，而且來源也不是只出於一途的：所謂『應該』『不該』的誡令，從前或者關係於羣衆的生存，或者因保全大衆的的安寧，或者只是少數強者造作出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有些則竟由於人的愚昧，但相沿既久，這種『應該』『不該』的呼聲，使人們聽了，不再去問一問這教條從何而來，有什麼意義沒有？他們猶如信雷聲是神的聲音，災害是天的降罰，不敢有所疑惑。

我們現在不說別的，就中國古代傳習下來的男女二重道德的慣習而言，有許多偏頗到極端的話，現在還在那里保守不退。多數人讀了儒家的書，聽了儒家兩性的倫理

觀以後，思想完全失其活用，以爲古代因襲下來的道德律都是神聖的，有與那舊道德抵觸的便都不是。雖然有許多二重道德標準的倫理觀偏頗達於極端，但頑古的人看來，以爲當然如此，並無不平，所以對於這種偏見的人，我們知道不可理喻的了。

有些受過耶教的教訓的人，對於中國儒家的男女道德觀往往表示不滿意，加以反對，這固然也未始不是一種革新的動機。但可惜這些人所以反對儒家倫理觀的理由，並不是由於自己獨立的思想，往往用了耶教倫理來攻擊儒家的倫理說，換一句話，便是以別一種已成的倫理標準爲標準，來平衡取捨他種的倫理說罷了。而固執成見，兩者實在是一樣的。

已成的兩性倫理標準，各國都是如此，沒有完全公平的。我以爲要謀這種改革，非徹底的加以研究，把兩性倫理完全建設在平等的基礎上，并且將舊的不平等的道德律完全打破不可。這正足以顯人的一部分的才能，這樣的革新與思考是派克所不能的了。

勞動婦女與閑散婦女的裝束

高山

我這回從上海往北京，經過無錫，常州等處，沿途見人們忙迫的在田間操作，其中多數是女子，頭上裹着白的或藍色的布巾，穿着寬大的衣服，有的在那里鋤地，有的在那里刈麥，火車過去時，她們停了鋤頭，抬頭觀看，時常露着快樂的笑容，或用手指點車上，給她們的同伴們看。她們活潑，嬉笑的姿態告訴我們，好似有無限的快樂，從沒有什麼憂慮似的。不久車過，她們又低頭操作了。

過了浦口以後，火車到站上停息，常有女子托着雞蛋，荸薺，梨子之類，或拿着竹做的籃子，站在短柵外面高聲叫賣。但買主常有一種習氣，見有人在某一攤上買時，別人也擠向那里去買，別的攤上却沒有一人過問。女子不若男子能夠高叫「到這里來！到這里來買！」的搶生意，只有眼睛不時的瞥視那班買主，又看看自己托着的物品，現出失望的神氣罷了。

到了北京城內，情形可是不同了，常見有衣服更襤褸的婦女，領着小孩沿路撿拾布碎條；回頭看到有些坐在馬車汽車內的婦女，却異樣奇巧的裝飾着，相對之下，自然覺

得她們格外華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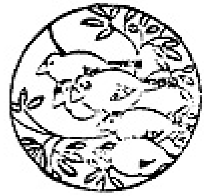
那些華麗的女子，身上穿着鮮艷光澤的衣服，足下穿着高跟的鞋子。不必說，她們穿的衣服，顏色定然十分顯艷，然而也並不在調和。其樣子尤其特別：身圍極小，緊緊的綁縛着身子，袖却極大，一舉手可以露出肘來。尤其奇異的，在她們的頭髮；她們有的把額上的髮弄得亂蓬蓬的，有的竟做得極高，好似一個鳥窠頂在前額的樣子。我當初以爲她們本是生成的鬈髮，後來纔知道不是；因爲她們前額的髮這樣亂，而後面梳的髮髻却光滑如漆。

原來要做成那種鳥窠髮，很不容易。蒙古人種的髮榦本來是圓的，很不容易蜷曲，非用一種烙鐵在火中烤的極熱，髮上烙過幾次，不能如此。可是人工製成的畢竟與天然的不同，歐洲人的鬈髮，因爲天生如此，常有幾縷作一順的蜷曲，所以卷曲中仍有條理，不像那被烙卷的髮，像亂松毛一般的紛亂，而且被烙之後，頭髮枯焦，光澤盡去，一看如有灰塵黏附在上面一般。

中國的服飾固然不好，應當加以改革，但改革時不可忘記了便利，適合，調和，自然，這幾點。中國婦女的頭髻，因爲梳裝費時，所以有人想把他剪去，現在用人工製成鳥窠式的額髮，時間反愈不經濟了。然而女子剪髮常常招人非難，對於烙髮，却並不見有人非議。至於衣服，袖子略大未嘗不好，但把身體束的太緊，便失了適合身體的效用。近年來女子雖流行束胸或穿小背心的習慣，但外面衣服還是廣博的，最近乃至於外衣也緊束如裏面的小背心一般了。

我們從這種裝束裏，可以看出人們多不喜歡表現自己的個性，却善能模仿別人的模型。如烙成曲髮及穿高跟鞋子，都是模仿西洋，但把西洋裝束中胸部寬大的幾點好處，却都捨去，並不採取了。

我們知道這種模仿新異的女子，多數是閑散階級，她們因閑暇無聊，所以大部分的心力，都消耗在裝束等事情上，她們可不知道裝束的原理，所以不免裝出令人生不愉快之感的形狀來。農家婦女因爲謀生活的工作忙碌，無暇顧到那種出奇鬬巧的裝束，服飾只求能適合身體便了，然而比之於閑散階級却自然得多了。



社會學的家庭觀

F. S. Bogardus 博士著

葉啓芳

一 家庭的歷史

我們從家庭的歷史及發展的思索，便可以得到一個社會制度中家庭和結婚的重要知識。在原人時代，母親爲家庭的中堅分子。父親常常出外游行，返家無定時，以外居的期間爲多。因爲嬰兒的弱小需助，就強令母親主持家庭生活。又因爲父親習慣於不規則，就強令母親做收穫，栽種，和發展粗朴的治田方式。父親一方面，則從事於狩獵，在一個很新興的生活裏度日子，而且接觸多數不同種類的經驗。

原人歷史中家庭的普通形式，就是家長多爲母而非父，這就是我們所稱爲『母系家庭』(Metronymic Family)了。兒女跟母親的姓氏，由母親傳授產業。例如北美許多的印第安族中，母系家庭是很發達的。烏拉圭的印第安人，就可以爲母系家庭的榜樣；他們各族中的政府，大部分操於女議員之手，而這種女議員，是由每族的男子舉出的。

但到了牧畜時代，父親就成爲家庭中的重要分子了。因爲獸羣的牧養，要倚賴廣大的土地；於是人民的小團體要互相分離，現出移民的情勢。爲母的和爲妻的，因她親屬的影響和權力而遷移；因爲她離開她的親屬的緣故，於是丈夫的權力遂超過其妻。

在牧畜情形之下，人們保有獸羣，管轄家庭財產的人，同時便管轄家庭自身。兒女承襲父親的姓氏及他的產業；長子常做家庭中的主權者。更因了戰事增加男子的勢力，超過婦女，戰爭俘擄的婦女，一任她們的捕獲者所支配，或爲奴，或爲妻妾。這種以男子爲首的家庭形式，雖然他或者不是妻子們的主權人，但他擁有超過妻子們的權力，我們稱之爲『父系』或『父權』家庭 (Patronymic or patriarchal family)。

早年社會史中有一種買妻的方法。被買的妻妾，也如戰時被擄的婦女，一樣受她們的買主支配。因爲上述這幾個方法和其他各種方法的緣故，父權家庭漸漸普遍。我們可以在古希伯來族中找出他的適例。舊約供給我們許多父權家庭，如亞伯拉罕的家庭，以撒的家庭，和雅各的家庭的記述。

古希伯來家庭可注意的地方，就是給與兒童以比較的良好注意。『敬爾父母，那就爾可以延長爾的生命於神所賜爾的地上。』這實是希伯來家庭的根本原理而留給世界的——世界的大收穫。因爲在近代家庭中已不認識這個原理了，國家因之危險，進步因之阻滯。

過於注重父母的管理，便會引導到祖先崇拜。由這種原理而言，生人的幸福，完全倚靠死去祖先的良好意志。一個人想證實個人的快樂，最要的責任，是『光大門閭』『繼繩祖武』。所以由中國對於家庭的堅固性和祖先崇拜的特別注意等事實，便可爲其民族長壽的部分解釋。

古羅馬也有祖先崇拜。紀元前七世紀的羅馬家庭是父權的；他賴祖先崇拜的宗教基礎而支持自己。家庭生活以祖先神爲中心；家庭所居住的地方，顯然是一所神殿，而族的首領執有神的權柄以管理婦女及孩童。家中的父親雖有無上的權威，主治家庭中所有的人物，但是他不能常常任意妄行；他要受治於他所信仰的祖先的意志。

財產的管轄權，在家庭中年長的男子手中；財產的保有，是要專爲全家的利益的。早代的羅馬家庭中的年長男子，不能有隨便處置財產的意志。當他死的時候，財產就自然而然的遺給他的長子了。

結婚是實際上不可分離的，且更無所謂離婚。有人說，羅馬城開闢之後五百年中無一宗離婚事實。所以這種羅馬式的家庭生活便由偉大的堅固性而表出特殊性質。雖然羅馬家庭是父權的，婦女及孩童都是在服從的地位，雖然他沒有像希伯來家庭的提高到最好處，但仍是一種顯然的高級程序啊。

可是鐘的擺錘擺到極度，羅馬家庭便起始崩倒。而當這種分離達到最高程度，羅馬國命運因此決定。倘若羅馬繼續支持她的高級形式的家庭，她的歷史一定會和現在所傳的完全殊異。

羅馬家庭的頹廢有好幾個原因。家庭起始失去了他的宗教意義。當結婚成爲只是一種民事的契約 (Civic contract) 人們對於婚姻的觀察便漸漸不看重了。父親權力被毀了。處置財產的自

由意志設立了。父親起首有權把他的產業分給他的兒子們，由是他可以把產業遺下給他所歡喜的人。因此，家庭的產業破裂了，不能團結而分散了，家庭失了他的組織的權勢了。婦女也有權管理財產，到紀元前第二世紀時，且有權和她的丈夫離婚。婚姻可以自由的結合和分離；暫時的婚姻制度成爲普通了；兩性的關係由此而疏鬆；而性的不道德便繁盛起來。

高級婦女發明了解放的道理以後，她所視爲合適的便自由去做。婚姻的成立和廢除非常自由。男女的個人自由，超過於他們情慾的管轄以外。

我們現在可以把羅馬家庭生活的頹廢歸納爲三個主因：(1)宗教信仰的崩頹，是一個家庭分離的主要元素，這種他們所曾實行和傳佈的不當的事情，實由於淺見的頑固。(2)惡行的習慣，尤其是性的惡行；性的惡行在古羅馬的青年男子中是很普通的，而且也爲少女們所忽視，關於眞正戀愛和家庭生活却都漫不經心。(3)經濟情形的變遷，如商務和工業的振興，及城市的發展，都傾向於推翻以家庭爲重要本位的社會組織。

基督教表出第二種影響，因爲他有力的感得家庭是一個社會的組織，自從基督教侵入西方，他便起始重建歐洲的家庭。

(1)基督教重把宗教的供給放入家庭內。他認結婚神聖而反對以結婚祇爲民事的契約的觀念；他把宗教的本性給與婚姻，因而令婚姻重新堅固。

(2)基督教反對離婚。當教會握有西歐權力時，便發生了一種改變，卽是經過法律的離婚，再不發生價值了。但他承認合法的分居以代替離婚。教會對於離婚，取嚴厲的反對態度。

(3)基督教提高婦人的地位，而且爲兒女的幸福得一種新趣味。基督教用一種半父權的形式，代替了古代父權形式的家庭，在這種半父權家庭中，父和夫的地位，不致過分崇高，如在希伯來希臘及古羅馬的家庭一樣，他把重要的管理權分配於家內各人。這種制度，直至十九世紀後期仍存在於西方文化中。在古代家庭組織的重建，基督教雖然只是設立了半父權家庭，但他已在社會已完成一個不可思議的服務了。

文藝復興時期，教會與國家分離了，而且教會權力繼續的薄弱下去。於是家庭又重新喪失了他宗教制度的意義。當許多人對於婚姻祇取一種民事的契約的態度時，離婚的路重新開闢。

十九世紀之初，所謂個人主義的運動，非常發展。這種個人主義的興起，是隨社會生活一部分威權的傾覆而生的；父權制度的家

庭，亦同時開始傾覆，而且婚姻關係的任何部分，都可按着他或她的個人希望而解除婚約的思想漸漸發達。

十九世紀初期的經濟變遷，也嚴重的影響家庭境況。在家庭工業制度之下，（以十八世紀爲最高度，）家庭是工業的本位；所有製造品都成於家庭，而所有家人，都是民治的互相工作，互相幫助。但自蒸汽能力和機械的發明，及工場制度的發達，無論如何，都傾向於毀壞家庭的經濟本位。家人們的各男女，甚至男童和女童，都捨棄了家庭到工場裏去工作。家庭的經濟本位破壞，而家庭中各分子相互的攝力，亦於是瓦解。

刺激前世紀西方文化的第二種偉大影響，就是財富的無限增加。財富的管有，可以令人們不懷種種恐怖，甚至沒有宗教的恐怖；他使人有自利的感想。換一句說，財富的增加可以令道德標準低降，和婚姻關係常常疏弛。

復次十九世紀是一個增加社會不安的世紀。家庭也感到了這種不安了；到二十世紀初期，他還找着了自己是在社會變遷和昏亂之中。

現在我們要依着順序爲婚姻的詳細討論了。婚姻是一種承認男女成爲家庭的手續，即夫婦互存於神聖的關係內。這種手續，爲社會所嘉納，宗教所容許，實在呢，他可以在宗教的庇護下而產生。社會制度的婚姻，是有重要的背景的。

我們地球上有幾處確定部分，是實行一妻多夫制（Polyandry）的。在這種婚姻形式中，一個婦女同時可以有幾個丈夫。例如在西藏可以找出這種形式；西藏的生活情況，是極艱難的，所以要兩個或幾個男子才可以供給一個家庭。這種婚姻形式，實在是比較的不適合和少見的。

在各時代中，也有一種很少流行的婚制，這就是所謂一夫多妻制（Polygyny）。這種形式是一個丈夫可以有幾個妻妾。一夫多妻制和奴隸制度，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戰時被虜的婦女，就成爲她們虜掠者的妻妾和奴隸。一個酋長可以買十二個婦女做他的妻妾，如同他買某種個人私產一樣。

不等到人類社會能够積有財富，一夫多妻制是不會發達的，至少也要一個男子可以積有供給幾個家庭的經濟。所以土耳其和埃及的法律是准一夫多妻的，但仍是少部分人實行；這少部分人就是富有財產者。

一夫多妻制是基於男性的低下和退化的衝動；這種制度的存在，實在是高級愛情發達的一種犧牲品。他是建立在婦女的提縮

和服從的上面，他不准對於婦女有高尚的感情。在這種制度之下，兒童們和老年的父母都蒙着重大的疏忽。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Polyandry and Polygamy)這兩個名詞，常常指出是在 Polygamy 這個字之下；以字義言之，Polygamy 是『多婚』(Much Married)的意義。

一夫一妻制，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的婚姻，隨時隨地都算是最高尚的婚姻形式。在西方文化中，一夫一妻，是由習慣，宗教，和法律所已經裁可的。一夫一妻制社會的進步，現在已爲吾人所公認；很多著作家已爲之表明，而科學的考察者，亦同意於以下幾宗事。

（1）一夫一妻能令兒女的保護得安全堅固。在一夫一妻制下，父母都合力以注意於他們的兒女。父母在一夫一妻制之下聽受訓練以保護他的兒女，比那些在別種婚姻制度下的家庭，實在是偉大而且良好。

（2）祇有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始能發生高尚的愛情，高尚的愛他心，高尚的不自私心。若在一夫多妻制，父親決不能專心於他的每個兒女和他的每個妻子，因爲他實際上是數個家庭的首領；所以完全的父誼，很少存在於一夫多妻制之中。但在一夫一妻制之下便不同了；父母都通常的犧牲了他們很多自私的欲望而

相互注意保護其兒女。

（3）一夫一妻制，比他種制度爲更能堅固的造成無限和偉大的家庭；父母間的愛情，父母與子女間的愛情，和子女間的愛情，都非常完滿。法親和血親都很簡單，不紊亂，很少固定的和煩惱的阻力的原因；家庭攝力非常宏偉。故就其結果言，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趨於增加社會自身的團結和吸引。

（4）一夫一妻制，不止是加惠於兒女生命的保存，而且加惠於父母。祇有在一夫一妻制度下，大部分的老年父母始爲他們的兒女所養護。若在一夫多妻制下，年老的妻，常常爲少年的婦女所排斥；她就常常在悲苦中度過她的一生。父親也很少爲他的兒女所養護，因爲一夫多妻的家庭，父子之間，常常很少愛情密切的機會。所以在一夫一妻制度下的父母，常常接受兒女的良好『反哺』；而在一夫多妻制度下的父母，年老時就常常要勉強面對着生疏無友的境況了。

要而言之，一夫一妻制對於社會的相互動作中，貢獻了這種崇高的機會，他比別種婚姻制度更爲適合於發生多量愛情的，不自私的形式，而且設立了社會生活的最高形式的基礎。

（未完）



女子的和平運動（續）

瑞典愛倫凱著

沈澤民

瑞典人發現他們有一個法蘭特立加布蘭默爾（Fredrike Bremer）首倡女子和平會，覺得是應該自豪的。她在前世紀中葉，曾渡海到美國，和彼邦最明達的男女人士相來往，就此在她那婦女解放的奮鬬中得到一個新的覺悟。

她的建議，發表在一八五四年八月的太晤士報上。在她的緒言中，她預言『將來要有一個全世界的大戰，殺人如麻，國境為墟，人類受其荼毒，像一個流血不止的創口一樣。』她說，在那時，女子的社會的精神和母性的情感，將使她們起來協作，彌補戰爭的惡果，建立起『一個和平，豐饒，幸福的新時代來，等到戰爭的火焰已經熄滅，瘡痍的時代已經過去以後，這新的時代便要自己擴張到全世界了。』

假使一般女子早能把布蘭默爾的大覺悟宣揚出去，世界也不會仍是今日的世界了！

但是洪水已來之後，再講什麼或許要怎樣，不過是廢話能了。現在最緊要的是，洪水以後，女子該做些什麼。大戰終了以後，女子們還是跪在那舊日的偶像前面，承認，因為她們不能鑄造她們的運命，所以只得承受她們的運命麼？她們還是要生下兒子來，讓他們的肢體被更新式的戰爭兇器撕裂得粉碎，他們的腦漿塗遍沙磧麼？她們那征服全世界的狂慾有沒有消滅，她們的腦筋有沒有改變？她們是否仍像男子的一樣，相信她們一民族有用暴力以臣服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天賦權利麼？或者，至少是在那個被稱為『母性的民族』的國家中的女子，經過這次戰爭，可曾發生了新的世界觀麼？她們有沒有明白，當一個種族進化到高一層的文化的時候，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勢必至於合成

異曾同義的名辭麼？但是最緊要的還是要問經過了這一次戰爭可怕的痛苦，婦女們究竟有沒有覺悟到，假如要救免她們的女兒在異日也受這同樣的恐怖，是不是必須個個女子都去加入婦女運動而尤應注意於參政運動麼？

婦女若是繼續相信『戰爭不能消滅，』就是證明她們自己並不要戰爭消滅。在沒有人相信『奴隸制』和『瘟疫』會消滅以前，他們是不會自己消滅的，對於貧窮和戰爭也是一樣：除非到心裏熱烈的覺得一刻也不能讓他們繼續存在的時候，他們也是不會自己消滅的。教會若是多一天把奴隸制，虎列拉症，貧窮，和戰爭，認為『上帝的意志』而使一般人受其盡惡，那麼這些東西將多一天作祟於人間了。

所以，婦女和平運動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把一切關於戰爭的不可不有，戰爭使人生了向上的影響，戰爭是美，是永在等等的話頭，從女子的嘴唇邊沉默下去，她們的嘴唇除非不開，要是張開來，就得大聲疾呼說，戰爭是人生中的巨害呵，假如要人類中存點人道，非除去這巨害不可！

將來，在男人與女人分道揚鑣的社會觀中間，一定要設法統一。在那一向只屬於女人的世界就是生產撫育教養小孩的世界，和

那只屬於男人的用他的能力去服務國家的志氣中間，一定要找出一個聯絡的機會來。但是這種事，當國家不肯停止擴張武力和用戰爭解決他的難題以前，是不能實現的。全社會的願求（不問在社會主義者視中或在反對社會主義的守舊派視中，）都是人所視為無上重要的東西。勞動者忠心於階級戰爭，國民盡瘁於對外戰爭，凡足以使男人的熱忱興奮到肯茹苦履危，犧牲生命以赴的事，都是他所認為比他自己的生命幸福更重要的事。

婦女的最大的禮物是為什麼而貢獻的？不是一個計劃，一個理想，或一個國家。婦女甘受一切犧牲，就為的是種族！所以由男子觀察今日有思想的女子，以為是她的個人主義或自私心在阻礙着她為社會國家——男子的創造品——而犧牲，那就錯了。女子不是因為缺乏團結感情的緣故，所以社會對於她們不若對於男子一樣的重要。不，這是因為女子有一個更大的——對種族的團結感情在心裏，所以覺得國家不配自立為目標，而用了那種被誤認為能加增國家幸福而實是摧殘個人的生命與幸福的手段去衛護他。今日最高明的女子，不是因為缺乏社會的和民族的感情，才反對戰爭，而主張平和。這些女子是一個大隊的先驅者，這大隊中有女子也有男子，他們都在準備着，要在戰爭終了以後徹底革新

國家對於個人的權利，國家對於個人的義務，和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相互間的權利和義務的觀念。

正因爲她們的社會事業是擁護生命，所以女子們現在明白覺悟過來，當國家尙在倚着佔有統治者地位的男子的口和筆宣傳一種結果能製造今日我們所親見的大禍的政治哲學的時候，她們的育養兒女，和一切與男子們共負的提高種族的工作——種族衛生，啓導民衆，和道德革新——都是枉費心血了！現在這場大禍，尙在蔓延，因爲各國的政治領袖尙都執迷不悟於他們所自信的對於國家的安全，權力，和光榮有利益的方針，所以悲觀者常有歐洲毀滅的恐懼。

女子將來對於平和的態度，當然是要看這次媾和的條約而定了。假如平和不過是休戰，而雙方仍是磨拳擦掌地在準備第二次的戰爭，那麼女子在大戰時所曾顯示的愛國熱狂仍將發洩出來，激勵失敗者復仇，逼迫一切國家再競爭於戰備。假如一仗打過，有一國大得其利，那麼對於戰爭的信仰將更堅了，暴力將被起光榮的法服，一切屬於男性的性質將壓倒女性而飛揚跋扈了。世界各處的男子，不幸也有幾個女子在內，現在都在傳佈着那德國時人用下面那幾句話所宣傳的主義：

武裝，武裝——

劍在那里——人在那里！

男子們打仗的時候，

婦人們不許多嘴！

或者有人要用瑞典某著作家的句子：『我們現在再住到原始價值的時代去了。同時住在更眞實的價值的時代，卽住在男性意志，男性威力，無我，獻身的時代。』這個著作家，忘却了他所謂眞實價值中的最後兩種性質，是不論在怎樣的時代永永是女子的性質的。他又說明道：『婦人的爭選舉權而得了勝利，若和猛攻而得一座礮台，一個州縣相比，算得什麼呢！』

要在我們這『男性的復興』(Masculine renaissance) 的花園裏找一朵好花，我相信這個瑞典國裏生出來的獃子也算得是最好的一朵了！我舉出男子中這個蠢例來，只因爲甚至女子中間也有幾個人正在用同樣的口吻說話。在瑞典，她們不但歌頌戰爭，並且參加過那幸而不曾成功的煽動瑞典也去參戰的企圖。

當然的，許多男子和女子都相信人們的厭戰心理能使他們願意讓女子跑進政治生活去，使政治有趨平和而遠戰爭的傾向。但

是美國有幾個產酒的州，不是因爲女子都主張禁酒所以反對女子參政麼？假如這次和約的結果是繼續競爭武備，軍國主義依舊氣燄冲天，那麼，素來對於產生軍械有興趣的男子，必然是愈加拚命反對女子參政的。

當然的，因爲大戰期內各國女子的愛國，犧牲，耐勞，勇敢，大量，有能力，能組織，都受到最好的讚揚，所以男子們愈難找出理由來反對她們參政。女子在戰爭中，和男子同樣的忍受，同樣的工作，已經做給男子們看了。在法國已經有人說過．法國兵士的孀婦應該得到參政權，並且有許多人都說戰事一過，女子參政問題的解決已經不遠了。例如有一個英國人說：

女子參政問題，此後將平穩解決，不再是本國的紛爭不決的問題了。當這次大難突發之際，她們的愛國，犧牲，和她們的組織力，都遠出我們意料之外，所以把男女平權去報酬她們的公民責任，正是自然的結果。當然，這不過就最顯見者而言，此外應當解決的難題一定不少。

一個法國的著作家說道：『大戰以後所要解決的兩個最大問題！便是禁酒和女子參政。』

普魯士議會中一個社會民主黨員曾說：『在未來的選舉制改革案中，婦女亦不得不參加了！』

可是我却不相信這次戰爭直接釀出德國婦女得參政權的結果。但看他們男權的哲學還是那麼強盛，女性的地位還是那麼輕微，雖有她們對於大戰的貢獻，而要使德國的守舊派給與女子們在戰時所請求的選舉權恐怕未必成呢。

反是，在英國，一般女子參政者當大戰開始時雖然暫時擱起她們的要求，而大戰後，一定可望成功；這是因爲這個問題，在戰前本已將近結束了。然而假如女人不能在歐在美在世界上任何強國之內，都有投票權，女子參政總還不能決定世界的和戰問題。

所以，假如要此項戰爭能有助於女子參政，只有希望未來的和約是一個正義戰勝武力的和約，假如這個希望不能達到，那麼這個『男權』世界一定還要宰制『女性』到若干時候。

但是，就算女子得到了選舉票，也須一般女子不受國家主義的熱狂所拘囚，方能對於人類進化有些價值呵。我覺得一個德國著作家有一句話說得眞好：『要是有婦女運動，一定須是平和主義的運動，不然，我寧可不要他。』

我眞疑惑，不知道一般婦女，獲得了參政權以後，能不能根據政見去反對戰爭和一切關於戰爭的事？有沒有挺身主張非戰的勇

氣？

堂堂皇皇的懺悔者——敢逸逆潮流獨行其是的人——是素來很少的。只看這次大戰時婦女們簡直和男子們一樣隨波浮沉。她們固曾對於敵國的傷兵和俘虜坦白地表示過同情；法國和德國的女子固曾被國人責備，以為對敵國的兵士太表示了好感；但是同是這些女子，聽說自己國內有了短處却要大怒，聽見敵國有了不幸便要樂觀得不可思議了！上自皇后，下至女學生，差不多個個如此。當俄國，芬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各省的俄人正在水深火熱的時候，俄國的皇后都瓦格兒(Dowager)宣言道：

我們的最後勝利真是人情天理呢。你不見戰爭已把俄國的人民結成了一個分不開的整體麼？戰爭一天繼續，俄王國土之下的政黨和民族再也不會分出界限來了。守舊派和工黨攜手同進；波蘭人，芬蘭人，和猶太人，都變成俄國人了。這次的戰爭要到什麼時候才了結，誰也不敢說，可是有一件事是我們可以深信的——勝利一定屬於正義的擁護者，決不屬於那些背盟棄約的敵人和袖手旁觀的中立國。

這正是各國國家主義女子的代表人物。最小的獨木舟自己以為是大船，因為他在愛國狂的行潦中航行呵。

不但如此，即使是中立國裏思想最進步的女子，能自認她們的中立是最高尚態度的，也少得很呢。

瑞典的守舊派，激烈派，和國家主義派女子，件件事總是幫助德國的。民主派，平和派，和國際主義派女子，則又相反，凡屬英法兩國做出來的事，他們覺得沒有一件不對。在別的中立國裏，恐怕也不免是同樣的狀況。假如走到一個女子面前，問她：交戰國中關係同情的是那一邊？很少的人，肯像一個美國女子那樣回答的：

我們對德國，法國，英國，和比利時國都一視同仁。我們同情於那些在戰壕裏的人。那些生他們出來的母親。那些愛撫呵護他們長大來的父親。那些愛戀這些男人的女人。那些他們出戰時賸留在家裏的小孩子。那些苦惱着這次戰爭所加於她們身上的，貧苦的農婦。那些糧食斷絕的城市。那些身在沙場而心恨戰爭的男子。那無數因這戰爭而將終生流離顛沛的苦命人。那些被入寇的軍隊踐踏了田畝的無辜者。和那些被錯誤的愛國主義所壓迫而飲恨吞聲地去犧牲他們的性命的人。凡是這種人，我們是一概同情的呵！

但是可靠的平和，却只能從這種高尚的態度中出來！

假如我們不信抱這般信仰的人，是在日漸增多，便不若爽爽快

快的捨棄人生。我們一定得相信，在將來，英國著作家史文威支氏(H. M. Swanwich)的意見，一定要成為實事：

這次戰爭，使一切有思想的女子，傷心慘目到極點了。不過單靠本能是不夠的。她們總要和社會立在一種合理的關係上，方有把握。我輩中有幾個，覺得那班政客是在把我們當恭子呢，他們宣布那摧殘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小孩的特權。簡單些說，竟是要摧殘我們所保障的種族呢，而我們都只立在局外。

她希望男的平和主義者用這種態度擴充他們的隊伍，去和——

那些女子平和主義者，那些充滿了求平和生活，平和美，與平和勤績的女性的宏願的女子，能把向上的歡樂散佈到羣衆中間，能忍受爭自由與愛的艱難的女子，去合作；然後，和平運動方能達到世界上有史以來所未見的高潮。

我們一定得相信那個青年德國女子的話，她說：

有許多人曾以為，而且至今還以為，這次戰爭是不可不有的事。然而，我們姑且希望他們也在這樣想罷，『以後，可再不要有這許多的傷心，這許多的眼淚在地球面上了。』所以，我相信，大戰以後，和平運動將在德國大大發揚。誰比女人們更適宜做這椿事呢？你們做妻子，做母親，做姊妹的女子呵，你們的愛人已不在了，你們的獨子，或所有的兒子，都犧牲了，你們那親愛的弟兄，永不能再見了，想想將來！難道我們今天有一羣健康的孩子繞在膝下的年輕婦女，二十年之後，也要把他們犧牲出去麼？這種事一定不可以有的！因為假如這樣，誰還有心去養育她們的孩子呢？生下來去打仗麼？這事我就不懂。德意志的女子，是要生下許多孩子去填補許多空隙的，但不是為的戰爭呵，為的是一個永久的，祝福的和平。

再讓我們相信那個法國青年從戰壕裏給他巴黎朋友們的信中的話罷。

等到個個國家中的女子都覺醒了她們的社會能力和社會改造可能的時候，我們就不用再怕有甲國攻打乙國的事了。來日的陰霾漸漸散開了。假如我不幸而明天竟長辭此世，那麼，我也將挾了『各國的妻和母是都懂得她們的責任的』這信念，而含笑以死。每逢談起那些我們所留別在身後，並且在忍受着比我們所身受者更大的痛苦的女子們的時候，我總想使夥伴們相信：今後，國際一體的思想將更為世人所了解了，而尤其是女子。這種思想將要變成未來社會的礎石呢。

這個青年法國兵士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把此次戰爭所產生的偉大的新東西包括盡了。從前，『友愛』『一體』和『國際主義』等，都不過是些空的名辭。現在，他們才實現了。世界從來不曾像現在一樣偉大而交通密切。生命從來不曾像現在一樣有廣深的意義。因爲到了現在，大家都已覺得，個個人不但在他自己的狹小世界裏負有創造革新的責任，並且在全世界中，在把從來未有的大事和卑鄙齷齪的事以激勵我們的靈魂至於從來所未有的深切的世界中，也負着同樣的責任了。

未來的人道世界——正像未生的小孩子一樣——正在拍着子宮壁要出世呢，我們生當這種時代，要不走錯路，只有把這次的全世界大戰當做這新的人道世界誕生時的痛楚才行呵。

一九一四年，大戰剛爆發的時候，有人曾問愛倫凱女士說：『人類怎樣可以消弭戰呢？據你說，是可能的，但是用什麼方法呢？』一九一六年，『戰爭，平和，與將來』一書出現了，在這書裏，她詳詳細細地指示了永久和平的路，但是也簡單明瞭地揭出一個目標道：『只有女性能救免戰爭！』

在這書裏，她痛罵現在各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她的議論像泰山一般有斤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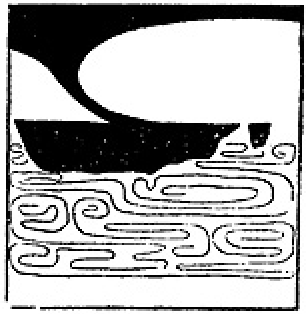
在這書裏，她也提供了一篇有力量的女子的和平運動指示前途的迷津了。『要是沒有婦女運動便也罷了，有之，則非是一個平和運動不可』這句話我們該猛省。

此篇譯自 Hildegard Norberg 的英譯的"War peace and Future" Putman and Sons Co 出版。

一九二三，二，二十九，譯者記。

聞了戰爭的血腥，
我的愛心殷殷。
不論怎樣的勝利，
我不覺得一點的歡欣。
我祇聽得從妻們母們的眼中，
像瀑布般流下的淚的聲音。
這是愛的哭泣呀。
唉，這哭泣——
爲什麼不打碎這世界化爲微塵！

——美國母親送兒子赴戰場的詩——



我的婚姻問題解決法

何心冷

一

民國四年，我在北京，和一個親戚——四歲就同人家訂婚的——YY女士發生戀愛，當時我寄居在她的家裏，因爲年紀相仿，性情融洽，所以在不知不覺中生出一種特異的情感來。雖然我們都了解這是兩性間天賦的一種本能，是一種正當的要求；可是在那充滿了舊思想的她的家長，一定要以爲是可羞的事情。我們爲環境束縛着，也不得不背着他們的眼，偷偷的發揮這與生俱來的愛到所愛的人的身上。這是何等痛苦的事！

因爲戀愛到了極點，便自然生出一種要求結合的欲望。可是在事實上，她的身體，已經和別人有了契約上的關係；倘使要解除婚約，在她和她的未婚夫的家長，因爲「場面」關係，也決計是做不到的。況且在她一方面，對於自己的家長也是「難於啓齒」，所以我們除了精神上的結合之外，其他是沒有希望的了。

民國七年，她要嫁了！在那婚期的前三個月，有人替我做媒，說的是一個高小畢業的TS女士。當時YY不知道怎麼得到了這個消息；知道我不肯答應，她便盡力的勸我締結這重婚姻。那時我心目中，祇有她一個，如果她不和我結婚，那麼我也祇有抱獨身主義，拚着過一世的岑寂生活了。最後她表示堅決的態度，如果我不和TS締結婚約，那麼她惟有自殺。這時我想如果她自殺，我也自然跟着她死；可是死了又怎麼樣？恐怕反而將我們純潔的戀愛湮沒了，給人家猜擬出種種的事來，在我們兩個人的名譽方面，無端去

留個污點。因此，我不得不勉強了自己的意志，在她未嫁之前，答應和TS訂婚。因爲她要看着我實行，所以我不得不在她的婚期以前，草草的行那和TS訂婚的手續，結果由我的伯父和TS的父親出面，締結這不自然的婚約。

我和TS訂婚之後，YY便嫁了。在舊禮教的範圍裏，已婚的女子，和別的男子發生戀愛是算犯極大的罪惡的；我既然愛她，也決不肯使她被人家輕視和譏笑，受那永久的無形的痛苦。所以從她嫁的那一天起面也不見，信也不通，寧可自己忍受那酸辛滋味，決不願她爲了我引起了家庭中的波瀾；於是用着强制的功夫硬着心腸和她斷絕。

二

TS和我訂婚的時候，她人在上海，自己並不曾知道；這個婚約的提議，是出於她的父親的意思。我起先因爲有YY的關係，不曾回復；後來有些親戚和我說：『你是一個沒有父母兄弟的人，怎麼能不娶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難道你還不知道嗎？』同時替TS來做媒的TC君也和我說：『人家將女兒許給你，是照應你，你怎麼能够不領這個情？』類似這種的話，一天總聽得不少；再加上YY的催促，我也不能不答應下來。其實我這時候的心裏，還不曾了解『結婚』是什麼？

這年TS到北京了；我也不曾瞧見她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只知道她在上海萬竹的女子部畢了業，預備進北京女子師範。

隔不多時，她的家庭裏——她的父親和母親——因爲她的婚姻問題發生了衝突：在她的母親的心裏，以爲應當將女兒配給一個有錢有勢的人，最好能在政界裏活動的，那麼，女兒一生可以享受榮華富貴，並且親戚中有了一個『官』也自增光不少咧。如今瞧見將女兒配給一個沒有父母兄弟的單身漢，家裏又沒有遺產可以坐享安樂，女兒的終身事小，自己的體面似乎太說不過去了。因此好幾次和她的父親吵鬧，——這是我從做媒的TC君處得來的消息。

三

因爲她家庭裏起了衝突，我認爲將來一定要減少我的家庭裏的樂趣和幸福，所以對於這件婚姻，開始表示不滿意，可是並沒有正式的發表。

民國八年，我因爲受了親戚的刺激，負氣離開北京，獨自到南邊

來。當我走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行踪，那麼，在TS的母親的心裏，自然格外覺得這重婚姻是不該締結的，因此她的家庭中，又起了衝突。

這時候黑暗的中國社會，被新思潮衝盪得有了一些兒的光明了！被無形的痛苦桎梏着的人們，漸漸的注意到自己，所受的痛苦應當排除；關於婚姻問題的討論，也是風起雲湧。於是我對於『結婚』的真意義，可以說是完全明白了。所以對於這沒有一絲兒戀愛的TS，更覺得沒有結婚的可能。但是有着婚約的關係，也不能貿貿然的取銷。所以我當時寫信給TS的父親，問他：『婚事究竟怎麼？』我記得他的回信，似乎說：『予雖愚邁，當不致貽人以口實(？)……』我又問他：『令愛的旨趣如何？』他回答：『……小女一志求學，並無何種旨趣……』我這時接到她的父親的信，依舊不足以使我生出和她結婚的要求來，所以我對於這件事，冷淡到了極點。

有時我也曾想：不必去管她，遇到和別人發生戀愛到有要求結合的必要時，便和別人實行『戀愛的結婚』；可是也不見得十分妥當。這麼想着，祇有先和她通信，用自己解決的方法來解決了。當時我寄了一封信到女高師——北京女師改高師了——誰知隔了三個月，這封信仍舊由郵局裏退了回來。於是我發生了兩種猜想：

(1)她定是個舊式的女子，所以不願和我通信。

(2)或者她竟不在校裏讀書，她父親的話，是欺騙我的。

這時候我便寫了一封信給她的父親，勸告他要給她一個受教育的機會。他的回信，不曾有詳細的答復，祇說：『尊長書椾，乃用白話，未免令人讀爲輕藐不敬……』的話。我想他這麼頑固，我還同他講得出什麼理來？

四

民國十年的冬天，在北京的一個親戚，寫信給我：『令岳因第二女公子吉期已定，欲將長女公子婚事儘先舉行。尊意以爲如何？』同時那做媒的TC君也有同樣的信來催促。我想我和TS絲毫沒有戀愛，那里說得到結婚。當時我回復TC君，感謝他的關照，並且請他向TS的父親代達我要求和她自由通信。一方面我又寫信給TS請她在兩個星期裏回覆我。居然她的回信來了！我纔知道她在附中裏，以前的信，實在沒有收到。

我和她繼續通了一年的信，不過是友誼上的關係，離開那『戀

愛』的目標着實的遠啊，我有兩次和她討論到婚姻問題；她主張在畢業之後結婚，可是她始終不肯談論到戀愛的問題上去。

那時我又發生兩種思想：

(1)她不知道『戀愛』是什麼嗎？——那麼我應當解釋給她聽，使她領悟。

(2)她也許知道『戀愛的結婚』是有幸福的，有樂趣的，只是她無從去發揮她的戀愛的本能吧？——在女子的習慣，也決不肯在她的丈夫面前表現她那熱烈的愛情的。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可以告訴她，我是不忌的。

所以我寫了封信，說明『戀愛是結婚的要素，』敎她多看婦女雜誌上關於戀愛的結婚的論文。并且因爲一般人結婚的儀式，大半都是無意識，太不經濟；又因爲舊家庭的組織，太沒有生趣。所以提出了『簡單的結婚式』和『理想中的家庭的裝備和布置，』去徵求她的同意。她寄來的回信說：

『……父親看了你寄給我的信，他非常不贊成。在信的後面，寫了好些話，大旨說：「婚姻問題，有父母，有媒妁，不用你們自己商量，……以後不要再和他通信！」這些話都是愛你，不要誤會！……我常常在同學Y女士家裏，你有信，寄在她家裏轉交給我好了。我這種舉動，不是怕父親，我是誰都不怕的；不過我不忍惹他生氣罷了。……』

從這封信上觀察起來，覺得她已經有對於我方面表示『愛』的流露，不過礙着頑固的家長的束縛罷了。那麼，我對於她還不至於絕望；只要我繼續進行，使她心裏的戀愛之苗一天天的滋長起來，也許將來可以造成一種愉快的家庭。萬一她對於我不能發生戀愛，或者是中途消滅，那麼，我爲我自己和她的畢生的幸福起見，只有宣告解除婚約的一個方法了。

五

我平日的主張，以爲：『兩性間的戀愛，雖然到了極點，並不是一定要以結婚爲歸宿；可是兩性的結合，却不能不以戀愛爲基礎。』因爲我確信可以維繫家庭間的樂趣的，除了戀愛之外，沒有別的東西。從前的家庭，絲毫沒有樂趣，即使夫婦和睦，也不過是大家敷衍場面，預備趁機會滿足他們性慾方面的要求的地步。在新婚時期，兩性間最初受到異性交接的快感，而發生衝動的情感，並不能算是戀愛。因爲這種衝動的情感，是單從性交上發生的，所以一到性慾厭倦的時候便消滅了！——倘使由戀愛而發生性慾的要

求的,那麼他的持久的力量至少比無戀愛的性交要經久些。——等到衝動的情感消滅的時候,那家庭中便沒有絲毫的樂趣了。

至於有些已婚的人們,感受到沒有戀愛的痛苦的,至少可以說有十分之六七大半的原因,都是因爲家庭中沒有生趣;家庭的所以沒有生趣,就因爲女子方面不能夠將戀愛的藝術表現出來。據我的觀察,中國的女子,並不是不會將熱烈的戀愛的藝術表現在她的丈夫面前,其實是不肯表現。所以不肯表現的原因有兩種:

(1)恐怕丈夫疑她『既然她對我這樣,恐怕她一定和別人也是這樣吧?』她爲免掉丈夫的猜疑,所以不表現出來。

(2)舊社會裏以『相敬如賓』爲夫婦間的『金科玉律』,所以有『上床夫妻,下床君子』的說法。那麼,女子不肯在人前向她的丈夫表現戀愛,實在是被舊禮教的『體面』束縛住了!

因爲有這兩種原因,女子對於她的丈夫,不得不『矯揉造作』裝出一種莊嚴的態度來。所以男子對於自己的妻子,常常不能滿意;那麼,只有想出方法來消磨那有餘的光陰,至少也可以使精神上得到一些眞正的愉快,比坐在枯寂的家庭裏要有趣得多咧。所以我又可以斷定說:

男子——大部分——的納妾,宿娼,狂嫖,濫賭,都是女子在家庭裏不肯表現戀愛促成的。女子的不肯表現戀愛,是舊禮教製造成功的。所以要社會多一個健全分子,便應當提倡『戀愛』;要使家庭中多一分生趣,更應當提倡『戀愛的結婚』。

我說,放蕩淫亂,是性慾的遊戲化;祇是過分重視戀愛外要素的性的結合(結婚)不過是性慾的形式化。前者不用說是畜生道;後者更是張了絞繩而行和姦凌辱者的虛僞。都是不可的。使性慾淨化而爲眞是人間的性的結合,一定要是性慾的人格化。於是尊貴的戀愛關係成功了。

——自廚川白村近代的戀愛觀——



六個男同學給我的信

荷荷

T|校是一個男女同學的學校；校中，共有學生一百二十餘人。這百餘人中，有女生二十餘人；我就是這二十餘人中之一了。我從去年六月纔進了T|校，在校的時期可說極短。可是校中的怪象，在這短促的時期中，我已經見得不少了。我現在不顧一一舉例，簡單說一句，就是T|校有一種風氣：男生以得與一女生戀愛自豪，女生以得與一男生戀愛爲榮。而所謂戀愛，據我所見，又夾着種不純粹的分子。我雖然也在這羣衆的當中，但我老實說一句，我却不斷隨便以『自由戀愛』『社交公開』等等名詞爲標榜，而任性妄爲；我是個純粹的求學的人，也是個頭腦比較清醒的人，所以我在這T|校裏半年餘來，對於他們和她們的舉動，都是裝聾做啞，一事不管。每日除上課以外，就溫習各科，或看看小說，讀讀報章，來過我學生的生活。然而在有這種趨勢的學校裏，究竟可以持續我這樣的生活麼？也有人引誘我想改變我平昔的生活麼？我敢大膽聲明：我決不願在鬧玩意兒的，無意識的波濤中蕩漾。我更輕視隨便以『自由戀愛』『社交公開』爲標榜而行事的人們。因爲我知道『戀愛』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決不是任何趨向的衝動所可濫用的。所以我

對於投函與我，表示和我要好的同學，我都拒絕他，并且大大的教訓他。茲將六封要求與我要好的信列在下面：

（一）

我最敬愛的同學尊鑒：

我在執筆的時候，心頭不住的跳躍，手裏不禁的顫動，似乎有東西扼住我的腕，而不教我寫給你的指示。然而我的手腕終歸因着我敬愛你的熱誠，而不得不『一吐爲快』了。同學呀！你是我最崇拜的人。你的才貌，可以冠蓋全班；你的勤學，可以作則全班；同學呀！你是我最敬愛的人。我很想與同學爲友，而得些箴言懿範。但不知同學因爲我的鄙陋，而擯斥我嗎？我想和藹的同學，一定也可以俯察我的愚衷哩。可敬愛的同學呀！請你允許我的請求而賜我教言罷！

你最忠心的同學CCS上。

（二）

我最欽佩的同學AL女士：

我每天看見你，心中就覺着有不可思議的感觸，在我的腦袋裏盤旋着，而久久不能消滅。這是什麼緣故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大概是受了女士的暗示罷！我現在二十歲了，從來沒有同女界交接過，而且也沒有可以交接的。可是自到斯校以來，心覺女士的『亭亭玉貌』既深印入我的腦筋中了。女士呀！你是我唯一的崇拜者。你肯我的崇拜嗎？但是無論女士打我，罵我，或教訓我，我心都極願意，而且『至死不渝』的崇拜者。女士，你肯道無用的同學崇拜嗎？請你回信給我知道罷！

最崇拜你的同學KS上。

（三）

AL同學青及：

僕有數言，久欲申之於同學之前，顧膽怯力弱，訥訥而不能出諸口。蓋知不情之請，不但予人以難信，抑亦予人以鄙棄也。雖然，苟茹焉而不吐，則又不快，甚或湮塞乎胸臆，輾轉乎床褥，而莫所措若手。然則曷若冒不韙而一言，俾久鬱胸憶之積緒得以一快乎？吾是以屏我氣息，鼓我勇力，而爲同學進一言。苟得同學憐而察之，則又僕之大幸矣。

夫吾何以有言於同學？蓋同學者，一最美麗，最聰穎，最勤奮，最溫柔之人，而又最足令人愛戀者也。同學乎！余傾倒於同學者非一日矣。輾轉反側，甚至夢寐以求。而畫餅充飢，腸之轆轆究如是也。嗚呼！同學！亦知有愚魯之同學爲同學顛倒者乎？雖然，以同學之尊貴，余又安敢冒瀆同學，惟以一己之私衷有不得已言者耳。故余於同學，

不敢有若何妄想；惟願將一片之熱誠傾之於同學之前，使同學亦知愚魯如余者亦有一片之悃忱也。至若同學之責余，罵余，或打余，余亦甘心，蓋久鬱胸臆之積緒既藉以一快也。然而亦冤屈余之熱誠矣。諒慈惠如同學者當亦能見諒及此也。

同學DSK上。

(四)

AL同學大鑒：

昨日選擧班長之事，竟至出於舞弊，殊屬可恨！以堂堂專門學校中而有此習，不能不爲中國前途悲也！且吾人在校，求學而已矣；乃科學之不求而惟斤斤於此，余又不得不一嘆中國人好高務遠之心理也！余雖不敏，余實恥之。不知高明之同學亦獨見及此否？想明察若同學者，當亦洞見之矣！雖然，學校中之舞弊，吾人置之可也；吾人惟求學焉斯得矣。余雖愚魯，余甚願與高明之同學共勉斯旨，不知同學以爲然否？想高明之同學當亦表同情也。同學天資聰穎，科學道德皆冠全班，敢請時賜教言，以開茅塞，則幸甚矣！專此上。

同學NDB上。

(五)

AL同學靑及：

頃自友人李君處得悉同學以鋼琴著名於SN學校，羨何可極。同學道德學問，既冠儕輩，而鋼琴妙曲，猶不肯輕易一試，何其韜晦之若是？老子謂『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同學其近夫乎！余不敏，曾學鋼琴數年，但恨天資魯鈍，殊無進益。今同學既審於此，其亦肯一教余乎？苟蒙青睞，行當執鞭以從。惟祈裁奪是幸！

同學JMS上。

(六)

我最愛慕的同學AL女史：

我在未執筆以先，心中不住的遊移着。因爲我從來同同學沒有通信過，我知道，這次寫給你，你一定驚詫的。但是我先聲明一下：我寫這封信，不是一時的衝動所引起，是從我數月來的天眞所激起的。所以我也就大着胆和同學講幾句了。

同學呀，我在投考時看見同學，心中就不覺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在我腦筋裏盤旋着。進了這個學校以後，這不可思議的東西，也一天一天增長起來了。我有時雖極力捺住我的『奇思』的增長，但是薄弱的身心，如何敵得過『奇思』的澎漲力呢？同學呀！我捺不住這個奇思了；我任他澎漲而犧牲一切了；我把奇思的澎漲力發向同學了！同學呀！你是我最愛的人，也是我心中的唯一安慰者。我

願犧牲一切以愛你，我更願犧一切以得你的安慰。同學呀！請你准我犧一切以愛你罷！請你准我犧一切以得你的安慰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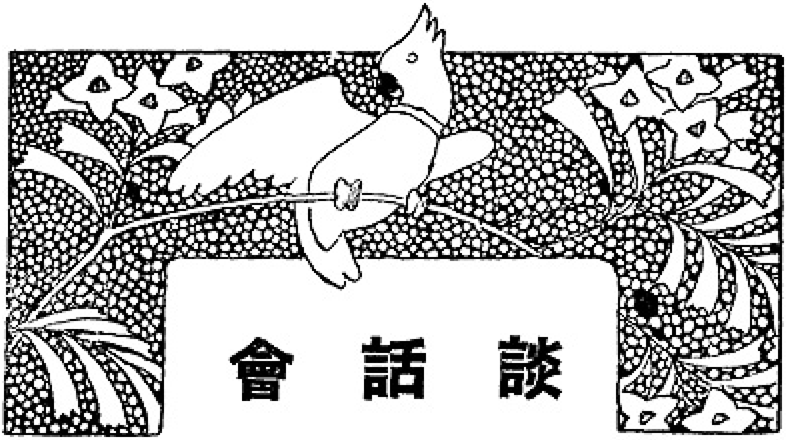
受着奇思驅使的同學|LKA|上。

以上六封信，想讀者也讀得太麻煩了。我本來不想發表的；因為道六封信一發表，第一着，我的本身就未免為同學們說笑；第二，寫信給我的同學們的名譽上亦大有關係。但是我覺得在寫信給我的同學們的心理上，很有研究的地方；而且我把寫信給我的同學們的名字都改署了縮寫的西名，即使後來發表，也不過他們自己知道，其他的同學是決不知道的。所以我就大膽宣布出來，不計自己的名譽，不避讀者的厭煩，來請諸君研究。至若鄙人對於這六封信，却也有幾句要說的，茲特寫在下面：

我每接着這六封信中之一時，心中就不住的懷疑，再三再四的考察，鄭重的研究他的心理；覺着差不多每封信都以自己的熱誠來感動我；但是他們的心理究竟怎樣呢？我敢說一句：他們是受了T|校的風氣所支配，不過是輕率的，無慎重研究過，而翏然傾其愛慕心的。為甚麼呢？因為我在校裏，從沒有同人講過話，從來也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怎樣可以同我通信呢？即使他們所說的是一片的真誠，也不過是由於我的外貌所感動罷，至於我心怎樣，我決其必不知道的。同學們呀！我是惟一的『戀愛的自由者』我不是『濫用的自由戀愛者』更不是隨着這T|校的風氣而飄蕩的人。因為我知道戀愛是人生應該決定的三大事之一，決不是鬧玩意兒的，也不是任何風氣所可推移的。前程無量的青年同學們！還是靜着心讀自己的書罷！這種惡風氣中是不應該徘徊的呵！

像那上面的情形是時常聽到的，數年前有一女學生數日中疊連接到男子的來信有二十餘封之多，其中有些話，比前面幾封信中的態度還要進步得多。後來被一記者知道，在報上加以嚴厲的訓斥。又前次聞一個女朋友說，也曾收到過這類信。可知曾收到過這宗信的人必定很多，只是她們多不敢發表，恐怕招人怨恨，加以謗毀。

但這種舉動，我們不願嚴加責備，因為這都是出於男女從來少交際的緣故。在幽暗地方生長慣的草木，一旦移植日光之下，難免不枯萎的；在弱的體質，被風一吹，就會得感冒的。男女隔離既久，一旦解放出來，受不起異性的衝動時，於是情不自禁了。但這決不是自己的過失，只要多受風吹日曬，身體強實之後，自然不這樣了。——健孟附誌。



這不是好現象嗎

欽文

我的朋友唐之美女士，是個省立第一女子中學的畢業生，在縣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校裏擔任教科已經二年了，成績優良，學生信服。她近來感慨到現在中國女權的不振，女子在法律上得不到和男子同樣的地位，恰巧北京的女子參政協進會成立了，她就託人報名加入，並且從事籌設分會，已經有了頭緒。她的同志欽佩她做事熱心，並且很有毅力，都擬推舉她當分會長。但是她不曾專門研究過法律，覺着參政的能力不夠，現在已經辭去教席，就擬到北京國立法政專門學校求學了。

反對女子參政的人說：「臨渴掘井，」「上轎穿耳朵，」像唐之美女士這種女子去參政，結果也可想見了；當今參政的女子能有幾人不是這樣的呢？「女子參政，女子參政！」只是引起她們想做女議員，女官吏的虛榮心罷了。』

我想，只要有政須參，女子參政是應有，必有的事；參政的能力不夠，雖然「臨渴掘井，」「上轎穿耳朵，」像唐之美女士的感到需要才去學習，卻是眞正的求學。既然有了這種女子，日後女大政治家不難在中國產生，過渡時代的劣點當然難免，一時能否得到結果，何必疑議？就是只是引起了她們想做議員，官吏的虛榮心，也無反對的必要，因爲男子的參政原來也是這樣。

不過我總要這樣說：『無論男女，參政並不是頂緊要的事』

葬

南人

母親已死了五年，父親滿想把她的棺槨從早安葬。屢次說：『這事舒齊後，免得將來子孫蠻受累，我也可算對得起他們。』

原來南潯地方，把做墳看做一件很大的事情；中等家庭，至少須費一千元，否則寧可聽其暴露。我家雖不是中等；然也勉強裝着中等的面子，如果不是這樣，是要貽笑親戚的。因此，籌了款子，好容易把一塊地買到，又經堪輿先生說：『這地尚算不錯，』於是衆無異言。

風水是最重要的，那位堪輿家王管櫃下鄉了好幾次，纔得定局。於是擇定正月十六動工做墳，廿七午刻安葬。

揀定了日子，當然不能改動的。我的哥哥，先於十四日回家，預備一切；又託了一位姓張的，籌備做墳的事務，因為他對於這些事情，是很有經驗的。我在學校裏教書，沒有閒工夫去幫忙；但是我的哥哥來信說：『工作必須監督；且另外事務，均未舒齊，須弟早日到家，襄理一二。』我立刻寫了一封回信，說明校裏事務實在太多，一時不克抽身的原委，還說了許多抱歉的話。到了廿六，我纔不能不請假歸家；因為我父親早經叮囑我說：『若異的忙，廿七安葬時，一定要到的。』這天晚上六時到家，眼見忙碌的情形，心中好生奇異。父親對我說：『現在一切事情，都已由你哥哥辦舒齊了。』說時，表示對我不滿意的樣子。後來父親同哥哥討論次日安葬時，應該先葬後拜，或先拜後葬，費了好多時候，仍未解決這個重大的問題。

次晨六時，家人都早起身，我也當然不得不作木偶式的服從。後來親戚紛紛到齊；十點鐘，四隻船一齊到鄉：一隻大船載着母親的棺，一隻平船載着三哥的棺，一隻小船載着客人，還有一隻小船，載了那位堪輿先生及那位姓張的。

到了鄉下，因為那個好時辰還未到，衆人只得立待。我的從兄，向各方面鄉鄰去送糕，這是安葬時的規矩。好容易時辰到了，於是吹打的吹打，跪拜的跪拜，燃爆竹的燃爆竹，搶糕喫的搶糕喫，（安葬時鄉下人都來搶糕喫，這也是風俗，）衆聲雜作，鬧得不亦樂乎。那時兩個棺纔慢慢兒推了進去，還經了堪輿先生的測量，方把穴門封閉。

午後一點鐘回家，客人們紛紛上岸，備了六七桌筵席，給他們喫，直到三四點鐘，事情方算了結。

第二天送糕的事情又來了；什麼阿貓阿

狗，都要請他喫糕。聽說此次裝了五六百塊糕還嫌不够。我因假期已滿，須要回校，只得放棄責任了。

最後我的父親對親戚們說：『四寶（我的乳名）眞是戇大，對於這些事情，一些兒都不懂的。』

奇異的聯想

冷觀

我的朋友N君，有一天和一位前輩先生閒談。這老人家問他兩親還健在否？他回答說，『都亡過了』又問他父親死的時候，他有幾歲了？他說，『五歲』『母親呢』？『在我二十歲時候死的。』這位老人家忽然接着問道，『你現在打算給你母親請旌麼？』他老實的回答說，『我沒有這個意思。』

後來N君對我說，『我的母親，並不爲了希望褒揚纔守節；現在這樣的政府，也不配褒揚我的母親。但我却想不到，這位老人家竟會聯想到這上面去。』

這叫做婚姻大事

黃子心

瞎子先生說那幾個八字都不合，這一個倒還好，再去問問菩薩看。一問之下，『上上大吉』『呀，阿彌陀佛！好極了！』

於是，就請間壁王伯伯做男媒，對門李媽媽做女媒。

揀過日子，預備納采——『啊！禮欠厚，那人家，好刻薄！』——嫌長嫌短，還請媒人爭個明白。

再揀個黃道日子，打算迎娶——先前又要送些禮物——『呵！禮又欠豈若不加些，不上轎！不上轎！』——說說罵罵，挨了又挨，總不免捱過來了。

一羣叫化子，擁着一頂紅轎，簾幕封得緊緊的；幾個擡着飛跑，好像掠奪來的贓物一樣，橫衝直撞的過去。劈劈拍拍——蓬——嘣——花轎到門了，就帝帝帶帶……哩哩……喇喇……的出來拜菩薩，拜祖宗，……還要說幾句：『長發其祥』『早生貴子』……的話兒——交拜過後，送入洞房，像菩薩一般的坐着，從此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一擁而入的來看新娘了，笑的也有，說的也有。還要轉團圓呀，看老壽星呀，……奇形怪狀，鬧個不休，最後夜已深了，一對不相識的人，便上床睡覺，又有什麼吵房呀捉奸呀，終夜

擾擾，惹人厭惡，還說是一件有趣高興的事呢！

唉！這算什麼一回事，人格在那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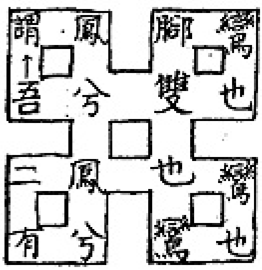
一個專門學生的求婚文

—記者

本社前接到署名江西萍鄉中學畢業生湖南群治法政專門學生李奕君來稿一篇，囑我們在本誌上發表。當時我們看了，大家都覺得這實在是絕世的奇文；因為積稿過多，直到現在，纔有機會發表，這是我們對於著者和讀者都覺得非常抱歉的。

李君的原文分為『鸞』『凰』『和』『鳴』四大部分；他自己在封面上註明，『本書目錄(鸞)求婚啓，(凰)結婚約，(和)人口表，(鳴)奩業册。』此外幷有聯語一，圖五，一幷錄入文中，圈點也悉仍其舊。

(圖一)



(原註) 圖為四耳 文為四言句 縱為四平線 橫為四直行

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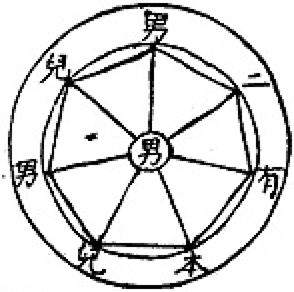
(從吾讀起)

李奕
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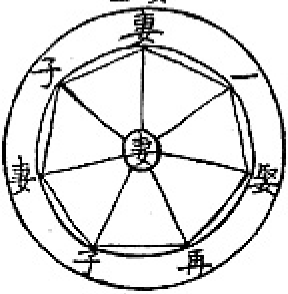
如讀不成函請飭皆

(原註) 本孔明八陣圖而作
曲八字圖

其一 (圖二)



其二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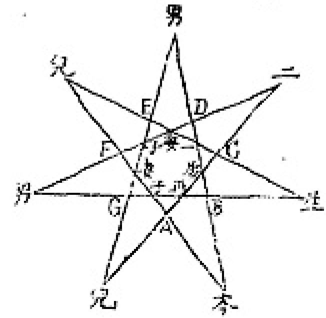


圖內(男)(妻)二字亦不可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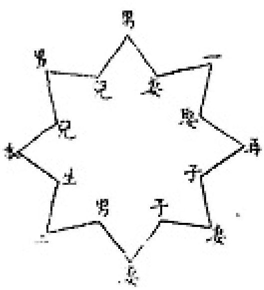
（原註）均係幾何畫

其三　益加金美

（圖四）



（圖五）



（原註）此圖易繪從[illegible]圓滿矣　其四

按，圖一本在卷首。圖二——四，都在卷末；三和四是畫在紅紙上面的。紅紙下面

有李君照相；照相左右有字兩行如下：

一　求婚人　湘鄉中學校畢業生　湖南羣治法政專門學生　湖湘學友會月刊編輯代　李奕（原名一

贊成人　李澤　湖南羣治法政專門學生
杜克剛　同上
李百鶚　同上湘鄉中學校畢業生

●鸞（約五百言）The Book of Matrimony

敬啓者。某、萍北小子。向稱不學無術。隨西大氏。久名從見寡聞。以故前當幼年之時。即或早婚之典。雖靜琴瑟之好。實傷男女之神。此蓋父母命令。既往誠不容咎。而家庭專制。近來急宜革除者也。若夫某之對待中國者。早已勸其讀書。某之篤取荊室也。時常教以習業。主張剪髮。放迎放足。亦云細有改易新會之思想。發揚女界之精神矣。無如家處窮野。衆醉而夢不醒。人禁隨俗。少見則怪必多。謀婦女之解放。勢猶登山。言毛髮之利害。難如超海。費十載之功夫。鮮一分之成績。只掌不鳴。徒抱半世之長恨。一呼莫諾。眞爲多士之大恐。此誠李某之所痛疾將効賈生之爲流涕者矣。茲有要者、某今命運多舛。嘆家身之少德。境遇不佳。悲室人之短命。父母奉養。不能雞其逆禮。女童教育。豈可托乎他人。是宜再擇良妻。然后共勝重任。旁求賢婦而始同造幸福也。獨有人間天公。欲作合巧之月老。衆勸我應續娶。愿爲圓夷之年少。祇因性不文明。所以善爲辭却。某北上國都。南旅省垣。僅見世界之進化日新而月不同。闢貧婦女之程度遠高而近較低。故特敬修蕪函。用意求婚其新如有親愛同胞。賜蟻不鄙其奮志年齡適當。氣相學。不論宗教無分階級。志願與某通信。談之道和諧。鳳之鳴者請即注意左列之條約。留心後陳之冊。表應可文明結婚能如布羅米士 Proteus. 之合鳩李

下。Julia，斷爽黑暗奔淫。不似王孫文君之從司馬氏也。豈不盡美極可流芳識啓。

●鳳（共分八項）　即男女同樂夫婦共和。V. Important.

男　自由結婚。以文字像片爲介紹物。自得介紹物之日始。兩星期內。親筆覆決。

女　淸白身家。簡儉嫁奩。無論東西婦女。東以中華爲主。西以英美爲主。（鄙人對於日用百科均事研究。惟於音樂一科能唱而不能彈琴。非性之不相近。特未嘗練習耳。缺點一。）

同樂　讀書作文。祇求淸順。窮髮放脚。更喜天足。

夫婦　皆有職業。可以發達工商之利權。能操家政。可以作爲鄉里之範模。結婚後。共表決。擇定日期。敦請證人。舉行婚禮。始得合枕。

共和　未行婚禮前。如有意見不合。可以宣言脫離。既行婚禮後。則當同力求福。兩心無怨。天長地久。憂與樂共。惟女子既有普通學識。應用職業。自當適可而止。不必得隴望蜀。離棄家庭。遠游外地。

●和（共有六人）　即父母本人子女。

父　年五十。淸優元。曾任廣東鹽經歷。民國歷充萍鄉中校教員。計十餘年。現充縣教育會會長。

母　年四九。稍府經歷五品銜王晨五公之次女。持家端嚴。處世勤儉。

某　年廿六。萍鄉中學校畢業。湖南蔡治法政學校學生。兄弟無。

子二　長年九。次年六。

女一　年三。

○亡妻易氏賢、短命而死、全家悲之、撰有墓誌銘、載之碑石、惟不願剪髮、加以足小、不通詩書、最大之缺點也、

●鳴（共分三項）　即法理情。

法　大而言之。中華民國。（實一分子）

理　小而言之。經史良田。（共約六百畝）全體產業可值五千元

情　中而言之。有衣食住。

○總而言之。布衣蔬菜。根香詩書味長。

Enough and Enough.

○萍鄉過江邊李奕。

（聯語）　男兒男兒。本生二男。妻子妻子。再娶一妻。

○重大品　『此書頗含有雜誌。性質以其內容有文圖冊表對聯啓約種種件項』（此三行附在原稿底頁）



美國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

克士

美國婦女的選舉運動已告成功，她們的地位是在日漸征進之中，將來一切生活上的改善，有毅力的婦女，當然是不肯放棄的了。但是雖在近年，美國婦女的地位實遠不及男子，在法律上尤其容易看出，我們現在便將該國婦女在法律上的情形約略告知讀者。

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外三事，即結婚，離婚及財產權的法律。對於男女兩造的利害怎樣。

現在先說結婚：婦女訂婚，法律上規定最小的的年齡，美國各州不同，在亞拉巴馬，亞爾凱賽，亞里濛那，喬及亞，衣阿華，北加羅林那，得撒，佛吉尼，法定的訂婚年齡為十四歲；但在那時與人訂婚必須得父母或保護人的同意，直到十八歲為止。

在加立福尼，干薩斯，費內，明納梭達，新墨西哥，北達哥塔，呵利根，南達哥塔，華盛頓，及威士干遜的法定年齡均為十五歲，也均須父母及保護人的同意；只有明納梭達備在法定年齡內須得父母或保護人的同意，其他各州均須到十八歲。

哥羅羅對於訂婚年齡並沒有一定法律限制，訂婚必得父母或保護人的同意而後可，如果沒有上項的人，那麼這事的職任便在審判官了。

哥內的吉及地爾華兩州，及哥崙布區域內，法律也不制定有一

定的訂婚年齡，只是年紀小時都須得父母或保護人的同意罷了。弗羅里達的情形亦是如此，只是須得父母或保護人的同意的年齡，限於女子二十一歲以內。

衣達阿州如女子年齡在十八歲以下，與人訂婚也須得同意。奕倫諾，印第安諾，蒙太那，納密拉斯加，納伐大，阿哈阿及阿克明各州，須得父母同意的年齡為十六歲，南加羅里那，則須得父母同意一層沒有明白的規定。

仟的伊及魯西安納的年齡限制均為十二歲，但須得父母同意的年齡不同，在仟的伊為二十一歲，在魯西納則為十八歲。在馬理蘭，如女子年齡在十八歲以下，沒有兩個證人和父母或保護人的同意，訂婚便不許可。

馬薩諸塞，米西更，密士失必，米梭里，紐約西，阿拉阿馬，烏太及注滿的各處，凡女子在十八歲以下，都須得父母或保護人的同意。紐約規定須得父母等同意的年齡亦為十八歲，如在這時候結婚，法律上不生效力。賓夕佛尼亞女子在二十一歲以下須得父母等同意。羅特島法律上不說起年齡的制限，另外有保護規定。

這類關於婚姻的規定，歸綱敍述起來很繁瑣，現在僅說了一個大略，且轉過來說離婚法律上的規定。美國離婚法律，各州也很不一致，有一州，如南加羅里那，竟不設如何則許可離婚的條件。在別的各州間，認為可以離婚的根本條件，大致如下。

(一)認房事不能為離婚條件的三十八州。

(二)有意遺棄，四十四州。

(三)決定犯重罪而遭監禁，四十二州。

(四)與人姦通，四十七州。

(五)習慣的飲酒，三十七州。

(六)虐待，四十二州。

(七)無理由的不給予生活上的需要，二十五州。

別種認為離婚的理由的還有種種，只是比較的不普遍；例如：一，夫或妻從前的婚姻關係並未斷絕。二，癲狂。三，欺詐的訂婚。此外認為可以離婚而不廣行的條件，各州計算起來，大約還有二三十的樣子。

美國的離婚法既這樣不同，有些事故，在這州裏不成立為可離婚的理由，而在別州可以成立。因此遇有要離婚而發生的原因在本州不成立為離婚條件的時候，那麼，未始不可以因為這個緣故，移居到可以成立為離婚條件的地方去提出。

可是這也有一定限制，並非一到那里，該地法院即時受理詞訟

的，必須先居住若干時之後方可。這移住時候，也各州不同，有幾州只消六個月——這是最短的時期，——此外也有一年，二年，三年或長到五年的。大概規定一年以上的地方最多，三年五年的都只一州。唯有西安納州則不准別處的公民移住到那里去離婚；地爾華州也有限制，遇移住進來的公民，提出在原居住地所發生的離婚事件時，如這事件在原處不成立的，他也不受理。但有些事件，如姦通的公認爲罪惡則有三十八州之多。

我們約略一看美國的離婚法律，雖然各州不盡相同，但男女間的地位，比中國平等得多。而且事實上，離婚事件多數是由女子方面提出的。對於這現象，美國有許多人很是擔心，以爲這種破裂現象不是好的朕兆。但別有許多人的意見，說美國離婚的增多，尤其是女子提出離婚的增多，不外三個原因：一是因爲婦女的經濟解放，二是因爲自由精神的發展，三是因爲倫理觀及宗教觀念的重新估定。所以據這班樂觀的人判斷，該國離婚的增加並非壞景象，也不是因配合失當的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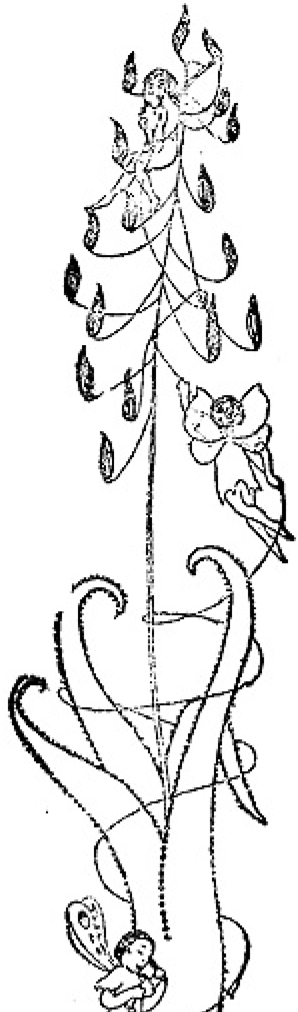
但這宗辯論，不是我們要討論的目的，現在且說美國婦女法律上的財產權的問題。

美國婦女對於產業上的權利，早已得到相當的地位，立息且彼格（Lichtenberger）曾這樣說：

「在今日之下，這是合衆國全國的通例，大凡結婚婦女，可以收受，領取，保管，支配，處理，抵讞，售賣及讓渡，或遺贈她的個人的產業，有自主的權柄，不必商同丈夫或得丈夫的同意了。在合衆國內，法律已經到了那倫理情操的高點，認公平二字，是不能因性別而分高下了。」

可見美國婦女的財產權已很平等了，只是兒童保護權大概尚多屬於父親，在母親的比較的很少。但廣泛的說起來，保護人是由法律規定，指定之權是在法庭。

總之，美國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日漸與男子趨於平等，我們看了立息且彼格的話可以想見了。雖然有許多地方還多有不及男子處；婦女的特有權利，如生產時候的保險制度，也還落他國之後。這制度的目的，是作工的婦女分娩前後，爲勢不能不停止工作，這時工資既沒有收入，應當如何規定經濟補助的辦法，——但現在已有許多人注意這事，近年女子參政運動又告了成功，女子在立法上的勢力逐漸擴大，這種關於自身的利益的問題，當然不難從早改善了。



美國勞動階級的婦女

黃卓

婦女在工業中，向來是很重要的。從古代民族的歷史上我們就可以知道：從前的工業裏面的重要部分，都是由婦女執行的，男子不過僅僅的從事於戰爭以及漁獵等事。到了十九世紀，經濟生活發生了許多的變遷，因此婦女在工業中的地位也就改變了。這種變遷，對於婦女自然是有很多的利益，可是同時也產生了很多妨礙社會幸福的危險。一般影響婦女勞動的情形和那些影響兒童勞動的情形是一樣的。婦女在一種很不衛生的狀況下，一天作七八小時的工；這不獨是於她們自己的身體有損，並且社會也受同樣的損失。

在十九世紀以前，婦女多半是在家庭裏面工作的。那時她們並不是什麼工資勞動者，不過終日爲家事忙碌而已。到了該世紀的初葉，許多在家裏做的工作，都轉移到工廠裏面去了。自一八一五到一八三〇年，人們的經濟生活，大大的改變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紡織工業變成了工廠制度。這個時代的末葉，在美國的勞

動供給中，婦女工資勞動者，已經正式的成了一部分。

婦女進到工資勞動者的階級裏面來，是一種漸進的程序；在過去的幾十年，她們只能在少數指定的工業中勞動。後來她們的人數增加了，所以她們的活動有受約束的必要。工業中雇用很多的婦女勞動者，有一種破壞家庭的趨勢。一般被雇的婦女們，終日在外面做工，家事完全不能管理。已婚的婦女，其弊尤甚，因爲她們的兒女沒有受哺養的機會，每日在街市上玩耍，染得許多的惡習；後來到了成人時代，一定不能爲社會服務。

許多雇用婦女勞動者的工業，性質都是不適宜於婦女的身體的。有些工作，要她們站立七八小時，或是要她們在污穢的房子裏坐七八小時；這種工作都能使她們的身體衰弱，致使她們的兒女們不能有健全的身體。並且工業中有了婦女勞動者，男子的工資就有減少的趨勢。因爲婦女的工業發生了這些新的現象，所以社會不得不想法子維持她們的幸福，剷除這些從着婦女勞動發生的弊病。

婦女勞動的數目

現在美國贏利的職業中，大約有八百萬婦女勞動者。這就是說，全國的工資勞動者中，有五分之一是婦女；也可以說全國十歲以上的婦女中，有百分之二十三是工資勞動者。過去的四十餘年中，她們的數目，是大大的增加了。她們增加的速率，比較男子還要快得多。從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二〇年，男子勞動者增加的速率是全國男子的百分之三，婦女卻增加了百分之九。

這種比例的大小，各處不同。美國東部的製造區域中，如馬薩諸塞及羅德島二省，這種比例是特別的大，差不多百分之三十的十歲以上的婦女，都是從事於贏利的職業；可是在南部各省，差不多佔有百分之五十。總之，美國婦女們從事於工業者，較多於其他各國。

婦女勞動者從事的職業

不獨婦女勞動者的數目大大的增加，並且雇用婦女的職業的數目也增加了。一八四〇年，墨迪尼女士（Miss Harriet Martineau）遊歷美國的時候，她就據她所知道的，只有七種職業收容婦女的——教員，縫紉，寄宿舍，棉業，排字，釘書，和家事。雖然那時婦女的職業，或比她說的多幾種，然而他們的數目是很少的。自從那時以後，她們的職業就大大的變化，而且加增了。據政府最近的調

查，全國的四百二十八種職業中有三百八十五種雇用婦女勞動者。在美國的一百十六種主要的職業中除了司機人動機人火夫，海陸軍，鉛字匠，警察及街市勞動者以外沒有一種不用婦女的。

婦女超過男子的唯一的職業，就是家庭和私人服務；這種職業中三分之二是婦女三分之一是男子。在專門的服務中因爲婦女當教師者很多所以每五個男子有四個婦女。傳教師中三分之一是婦女製造業中六分之一是婦女。轉運工人中婦女佔全數二十五分之一，可是礦業中只有千分之一是婦女。

婦女的工資

婦女的工資，有兩個重要方面要討論的：(一)她們和男子的工資的關係；(二)工資不足。美國全部只有幾種工業中婦女和男子的工資是相等的。在幾種高級專門的職業和那些依結果而報酬的工業中二者的工資才是一樣。以外其他的工業中，男子的工資大大的超過婦女的工資。據各方面的調查美國的西北部，男子每年的收入要比婦女多出百分之七十。製造所中的男子的工資，二倍於婦女所得的，至於那些有組織的男子勞動者，工資簡直差不多要三倍於婦女所得的。支加哥的肉食製造業中，男子每日所得的工資比婦女的工資多出一元五角。

婦女的工資不足以維持生活，已經被許多調查證實了。據美國各省的特別調查，婦女的工資遠低於她們的生計維持費。一九一八——一九年馬薩諸塞省最小限度工資委員會(Minimum Wage Commission)的報告說在罐頭業中百分之八十九的婦女勞動者每週所得的工資還不到九圓。可是在同時代中，每個婦女每週的生活費至少要十二圓五角，否則他的身體必受損失。最近的調查，美國中部干薩斯城中(Kansas)婦女所得的工資，只有馬省工資委員會所視爲最小限度的工資的三分之二。上次華盛頓城的調查，已經證明出來許多在旅館，酒店和醫院中服務的婦女勞動者，所得的工資決不足以使她們維持生活和免去一切不道德的行爲。由此，我們就可以曉得美國的婦女勞動界實在是不能維持她們的生計。

低微工資的影響

美國的婦女，有五分之一是工資勞動者，並且她們中間大部分的工資不能維持她們的生活，所以此事對於社會的影響實在是很大的。低微的工資的結果，就是使人們生存在一種有傷身體的

狀況中。滋養食品的省節，不清潔的居屋的生活，衣服的缺乏，醫藥的缺乏，這一切的事情都能漸漸損害婦女工資勞動者的身體。一般青年的婦女，因為每日必須做七八小時的工作，所以對於自己的事情沒有機會去照顧。

低微工資和不道德行為的關係很密切，這是誰都承認的，我也不必多說。雖然有時他不是這個行為的唯一的原因，至少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中之一種。因為她們所得的工資太少，不足使她們滿足普通愉快的欲望，所以她們的抵抗力就漸漸的懦弱；只要外界的引誘的勢力稍為強一點，她們就被他克服了。

由此可知，不獨為了婦女勞動者的身體和道德方面的原因，應當設法保護她們；就是從社會全體的幸福方面看來，也是應當如此。所以社會的急務，就是減少她們工作時間，剷除一切有損於身體和道德的情形，並還要使她們有一種較高的工資，維持她們的身體的健康。

婦女工資低微的原因

婦女工資低微的原因，不是倫理的，而是經濟的。詳細分析出來，大約有七種；茲分述如下。

（一）在工業範圍內，婦女比較是一種新的原素，自從十九世紀以來，她們的勞動供給已經超過了需求，所以工資不得不低廉。

（二）現時的工業中有許多是不適合婦女的。如轉運，開礦業是。她們的身體既然沒有男子那樣強壯，所以常因疾病而耗費許多的時間。並且近來許多已婚的婦女都到工業裏面來謀生活。可是婦女所能加入的工業是比較男子的要少些，所以競爭時常發生，工資或隨之減少。

（三）普通一般的婦女，大都沒有男子那樣容易遷移，不能時常從此處遷到彼處，所以她們前進的機會也比較男子要少些。她們因為家事的緣故，有時不能分身；比較野蠻的地方，她們就不能去；比較危險的工作，她們也不能加入。除此以外，還有各種習慣和傳說，常常限制她們的自由，使她們不能尋求新的職業。這種事情，又是使她們在那些可以加入的工業中發生競爭。

（四）一個婦女跑到工業裏面來作工，普通總是不希望終身在這裏面作工的。所以她也不大願犧牲很久的時間操練自己，使她能在工業中有最高限度的功能。普通的男子，大都是希望長久在工業中作工，並且還希望增加他的能力，以後升到較高的位置上去，所以他的興趣是很大，容易受引誘。婦女卻不然；她既然不願意

長久工作，所以沒有什麼興趣，因之能力也不及男子。能力既然不及男子，工資自然是比男子的少些。

（五）婦女勞動者中，有一部分不完全是依賴工資而生活的；所以她們很願爲一種很低的工資而工作。有許多是住在家裏的，可以不必從工資中抽出一部分來付給房租與膳費。還有些婦女常常受親友的資助的。許多農人的妻子和女兒出來作工，目的就是想賺幾個零用錢。這些不是爲生計問題而作工的婦女，並不知道她們對於一般爲生計問題而作工的姊妹們是有很大的影響；因爲她們既然到工廠裏面來作工，後者就不得和她們競爭。其結果，就是後者大大吃苦，因爲一方面因競爭而工錢減低，同時她們又還是要完全靠這種工資而生活。

（六）婦女雖然要求增加工資，可是她們又沒有組織和合作的能力爲她們的後盾。男子所以能獲得較高的工資和較好的工作條件，大都是因爲他們有組織，有團結的緣故。因爲她們在工業中的資格是比較的淺，所以她們的組織力沒有男子那樣強大，利益也隨之而較少。並且前面已經說過，婦女在工業中的時期沒有男子那樣長久，所以她們沒有組織的機會，縱有也是很困難的。加以她們所加入的職業，多半是時季的職業，因此組織一事更是困難，她們既然不願意永久在工業中作工，所以組織的引誘力不大強壯。

（七）直到近年以來，婦女才開始在政治上活動。她們以前都是在男子的掌握之中，依賴男子而生活；可是一般男子的自私心太盛，在實際上對於她們沒有好大的利益。因此，她們如果要男子承認她們的工資勞動者的資格和受一種合理的待遇，不是一時可以達到的。一直要等到她們在政治範圍中的勢力增加了，她們關於較高的工資和較好的條件的要求，才能發生效力。

婦女和男子的競爭

婦女和男子在工業中的競爭已經達到了那種程度，還是不容易決定的。在幾種比較輕便的職業裏面，如簿記，速寫，店夥等，婦女已經有了奪得男子的地位的趨勢，這是無疑的。在那些最需要婦女勞動的工業中，工廠裏面的男子的位置，常常是被婦女所佔領；我們有時發現一種反常的狀態，那就是男子管理家務或是閒居，而婦女却是每日在工廠裏作工，謀一家的生活。至於婦女在工業中取得允當的地位，那就更平常了；那些在變遷的環境中發達的新工業，多半是雇用婦女在一般由家庭工業變爲工廠制度的工

業中，婦女的數目更是大大的超過男子雖然在某種工業中婦女佔取了男子的地位，可是同時因爲新發明和新方法的結果，男子又增加了許多新的活動。所以我們不必爲男子憂慮，婦女決不會過度的奪得男子的位置。

現在唯一的危險，就是工業中的婦女過多，工資的水平線必會減低，家庭的收入也就受很大的影響。婦女的工作大半都很平常其中並不要什麼很大的預備的因爲她們甘願爲一種很低的工資而工作，所以競爭的壓力也就一天重似一天。婦女工資較低於男子工資的結果，就是勞動市價的低落。因此，男子維持她們的較高的工資成了一種很困難的事情；在那些競爭劇烈的地方尤甚。婦女加入工業，男子的工資就隨之減低，其結果，男子和婦女同時工作所得工資的總數，還是等於男子一人工作，婦女在家中管理家務時的收入。所以從收入方面看來，婦女的工作的結果等於零，倒不如自己管理家務，教養兒童還好得多呢！

關於勞動的立法

自從婦女加入工業範圍裏面以來，美國政府已經通過很多的議案，改良她們的工作狀況和條件。這些議案中的大多數，都是關於工作時間的減少，夜工的剷除，工資的增加，以及條件的改良等項。

因爲過長的工作時間，對於婦女們的身體，有大大的防礙，所以現在有些省分，正在盡力減少她們的工作時間，由政府明令各工廠遵行。其中有幾省已經由十一小時減到九小時或八小時；許多的工業，都被包括在這種限制之內。華盛頓政府，近來也通過一條法律，限該區域內的婦女，每日只能作工八小時，每週四十八小時。以外還有幾省正在嚴厲的禁止婦女夜工。至機械保險，空氣流通以及其他的衛生等項，已經在各省施行。雖然各處施行這些法律的遲速不能一致，可是這種趨勢是一致的。現在各省都有各省的調查和監視者，所以這種保護立法是一天進步一天。

關於婦女工資勞動者最近的立法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小限度工資律首先通過這條法律的就是美國東部的馬薩諸塞省，（一九一二年頒布的）次年又有八省通過同樣的法律，還有幾省組織了一種委員會專門調查研究這個問題。考查的結果，就是許多婦女們所得的工資，簡直不能維持她們的快樂生活。這不獨是她們個人的不幸，對於社會的安全也有莫大的影響。布蘭迪君（Mr. Brandies）在美國大理院爲最小限度工資律辯護的時

候，祝禁止雇主給與婦女們以低於生活維持費的工資的理由有三：(一)工資不足使婦女們維持健康的身體，不獨是對於她們身體有礙，並且還能使她們發生不道德的行爲破壞社會順序。(二)婦女是應當受社會保護的，所以政府必須看顧她們，使她們不得爲不滿足的工資而工作。(三)政府如果要美滿的保護她們，只有不許她們領受不能維持生活的工資。

關於最小限度工資的學說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那就是：每種工業必須能自給；這就是說凡是不能給勞動者以合適的工資的工業，不是社會所應有的，所以爲維持社會幸福起見，這種工業必須剷除。

雖然美國各省的最小限度工資律差不多是一樣的，可是實行這種法律的範圍的大小各省却不一定。有幾省僅僅把他限制於某種特別或指定的工業，有幾省是把他施之於一切的工業。我們很希望將來各省施行這種法律的範圍都能一致。

結論

這雖然是一種關於美國的調查，我覺得他對於中國也有很大的關係。因爲近年以來，中國的工業是在由手工工業變爲機械工業的時代。國內各大都市中，婦女勞動數目也一天多似一天。有些工廠裏面婦女有時每日竟工作至十二小時之多；這種事情，是社會健康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其中尤其重要的就是所謂血汗制度(Sweating System)一般青年的婦女們每日在一種極汚穢的房間裏作十二小時的苦工，所得的工資不過一毛多錢。西洋婦女的身體比較我們中國的婦女們自然是強健得多，然而她們還只作八小時的工，何況身體素來就很懦弱的中國婦女們，每日作工十二小時，其影響於國家社會自然是更大了。深望社會上一般研究勞動問題的同志們，對於婦女勞動大大的注意。

北美女議員當選

近聞北美合衆國下議院又有一婦女被選，她名諾倫夫人(Mrs. Mae Ellen Nolan)爲加利福尼亞人。她的丈夫本該院議員，死後遂舉她繼任。她的丈夫是議員，父親又是一個行政官，所以她對於法律是很熟悉的。不但如此，她又是一個最關心勞動問題的人，她將來對於這問題必有一番貢獻無疑。

朝鮮婦女狀況

彌弼

一 勞動婦女

朝鮮的經濟狀態，自被日本併合以後，始得漸次發達，於商工業，林業，礦業，水產業各方面，都可看出很快的進步；然在大體上朝鮮總是個農業國，財源的大部分在農產物。要成爲工業國，前途卻還遼遠呢。就家族制度的發達起來，從畜牧時代到農業時代，婦女的權利大概很強。因爲從田園勞動以至機織等種種工藝，都靠着婦女的手來做，她們實在握有物質的經濟者的實力。農業國的朝鮮就完全保着這樣的風習。婦女的勞動非常劇烈，因此婦女的權力也非常擴大，他的勞動幾乎超過男子。生着美髯的男子，悠然含長煙斗，綴白布，反戴了帽子，在那邊的通衢，這邊的街角，石上閒坐。尤其在夏日的時候，男子們或在木陰，或在草上，枕石晝寢；而婦女卻拚命的流着汗勞動。所以社會上表面的地位雖是男尊女卑，事實上卻是女尊男卑，這全是婦女的實力使然的。朝鮮有名的事業是洗濯，但是有水處必有婦女。換句話說：原野中如果坐着婦女，就可以想像這里一定有水的，這所說的水不論是川，是池，婦女總是做着洗濯的事情。這種洗濯是頗奇異的事，把水浸過的布帛，置在石上，用長一二尺，粗一二寸的棒搗着，發出一種清越的節調，很是可聽。

我們雖然不能說朝鮮地方水田盡歸男子耕作，旱田盡歸婦女耕作，然耕種旱田的，好像祇有婦女，就是降雨的時候，也可以看見田間有婦女的蹤跡。這種說法在我們好像無足爲奇，然在朝鮮，降雨的時候卻從來不出外勞動的。他們並不是怕雨，因爲他們素來以被雨淋爲不祥的緣故，這固然也因爲沒有傘的關係，但雨時決不外出的。因此，在降雨時，無論如何，田中從沒見到男子，祇有婦女在那里工作能了。在家則忙於家事，出外則勉力務農，這樣的勞動

實在可說很難的。所以她們權力的強大，不得不說是當然了。然而她們所以能够擔當得這樣的勞動，也由於她們體格上很有可以注目的地方。

二　婦女的體格

朝鮮婦女的體格，實在偉大得很。脚步的運動方法和男子一樣，是指向外大踏步前進。婦女的服裝，下面着褲，上繫闊布，恰如裙子一樣，下裾頗廣，所以雖然大踏步走，不會絆住。上衣有很輕快的小袖，而因了短衫的短，兩乳自然外露。勞動婦女往往將大而且黑的乳呈露着，不以爲恥。

朝鮮婦女體格的好，有一個原因，就是從小頭上戴重物的習慣。把非常重的水瓶很妥穩的戴在頭上，不須用手來扶一扶，因着腰部巧妙的調節而步行。這習慣常能保身體的垂直，所以雖然年紀七八十歲頭滿白髮的老婦，一個也沒有曲着腰的。但頭戴重物的習慣，對於身體的發育，當然有害，所以這是可以不必學的。不過體格的強健，不但能很擔得起勞動，並且能使生產更容易，於兒童的體格上，也大有關係的。

朝鮮地方的人，生成的兔脣和盲啞的很少，也是大可研究的。這

個緣故全在乎沒有血族結婚。兔脣和盲啞，多從血族結婚而來。但在近時，朝鮮盲啞兒的數目已經漸多，其原因則在於花柳病，而血族結婚則仍是嚴重禁止。

朝鮮人的禁止血族結婚，不必說，是崇奉儒教的結果。在朝鮮最普遍的家庭讀物童蒙先習書上，已經說到血族結婚的應該絕對避免。同本的同姓，無論如何遠族，決不結婚。所謂同本，是說祖先的同一。在朝鮮同姓的非常之多，像姓李，姓金，姓朴的都是，然而同姓不是同本。同是李氏，朝鮮王是完山李氏，李完用是牛峯李氏，李夏榮是慶州李氏，這就是異本同姓。至於同祖先同姓氏的決不通婚，這事能使生出來的兒童的血純潔，於強健國民體格上是很可留意的。

三　結婚

以儒教爲根本的東洋結婚習俗，於不經媒妁男女不相知的事，是守爲金科玉律，而自由結婚則視爲罪惡的。中國日本朝鮮全然是一樣。戀愛的事情，出之於口，便以爲可恥。朝鮮的結婚，並不依男女雙方的意志，爲父母的絕對權。雙方的父母，可以隨意規定，換句話說，就是任意使之配合。在日本還有男女見面的事，在朝鮮是沒

有的。這簡直同閉着眼抽籤一樣。而且父母的規定，子女不論怎麼不能提出異議。

嫁娶的選擇權固在雙方的父母，但最初的過渡是由於職業的媒人或朋友或親族，這是同中國日本一樣的。他們選擇的條件，第一是要避血族結婚。血統既正，更加以雙方父母的承諾，從男家將『四柱』送到女家。這『四柱』和中國所謂『八字』相像，便是本人出生的年月日時四個干支，像寅年卯月子日丑時等。男的四柱送到女家，由女家把女的四柱一起託星家或巫女占合，名爲『宮合』。女家於宮合以後，將女的四柱送往男家，乃預備婚約。

婚約訂定以後，纔行結婚式。但訂婚時，男家須先付金錢，名爲財禮，至五年或三年後結婚。這時大多數是交換婚約的證文。若其間一方的本人死去時，卽使女的清淨無垢，男的不曾接觸過異性，也祇得做寡婦，做鰥夫了。但男子可以更娶新妻，而女子則在世上不能再嫁人。要是再嫁人就只能以再婚者的資格去嫁了。豈不可憐？

朝鮮的財禮金，爲數很大，至少也要一二百圓。但下級勞動者，也有少至三十圓內外的。北朝鮮地方求妻很難，沒有錢的只好一生獨身。但貧困者也有用勞動代財禮的方法；譬如聘妻時須財禮一百圓，男子在訂婚約後到女家去，替她們作工三五年，期滿便可娶女子歸家。

朝鮮的婚期很早，近來晚婚的風氣漸漸通行，但在鄉村中還有可驚的早婚。從前的婚期，以十五歲前後爲普通。在普通學校的上級生（年齡十五六歲）結婚的已經不少。平安北道一帶，早婚者多，更有女子比男子大五六歲的風氣。男小女大就是多悍婦及多姦通的原因。

四　貞操

朝鮮極重處女的貞操，實際上處女也都能夠嚴守貞操的。這因爲結婚年齡極早，青春期的獨身生活很短，一面也因爲社會的制裁過嚴。有許多地方處女若有不端的行爲，父母便勸令自殺。

女子中極端的甚至以見外人爲恥辱。這好像由於女子的自制力，其實都是父母或社會不許處女自由，不把她當人看待的緣故。然出嫁以後，不守貞操的却非常之多，寡婦或退婚的婦女更甚。這是把貞操的解釋看作太狹的緣故，而結婚年齡的男少女長，也是一因；至於無理解的强制結婚，更不必說是重要原因了。

因爲强制結婚，夫婦間便不起戀愛，所以結婚以後有婦的夫與有夫的婦，便容易對他人發生戀愛了。這時候若在日本是必出於

情死的，但在朝鮮可以說是沒有情死，大概都出於謀殺本夫的手段。

以上所述是第三階級婦女的狀況，至於朝鮮第一二階級的婦女，則完全是男子的玩弄物，不過生子的機械。婦女僅僅以物質的虛榮為慰藉。其人生生活第一步的結婚已在前面講過，是無理解的。家庭情形，從外間看來好像極平穩無事的樣子，但沒有和藹的氣象。男女的區別極其嚴重，有極端的形式。看他們房子的結構有內與外的區別。婦女在內房，除主人以外，一切男子禁止出入。若有其他男子闖入內房，一被察覺，便作盜賊處罰。

五 教育

朝鮮目下的婦女教育，比男子教育差得遠，統計起來比中國日本更甚。中國日本男女教育程度的相差，多歸罪於學制的不良；而在朝鮮，則多由於家庭的無理解。把婦女當作機械看的東洋風，因仍不改；把婦女關在家中，使之煮燒洗濯裁縫，作為她們的本分，而有相當資產的人家，都把教育看作無關重要。一方面有參加朝鮮獨立運動的婦女，一方面還有甘於極端無理解的買賣婚的女子，智識相差甚遠。

其中有一位開城的金定惠女士，可算是鶴立雞群了。金定惠現在為五十餘歲的老人，因朝鮮早婚的習慣，在十二歲的時候已經做了人家的妻子；不幸在十四歲的時候，丈夫死去而成寡婦，遵着烈女不事二夫的格言，守亡夫的遺產過活。等到中年的時候，頗有以餘生委之教育事業的思想，遂分出丈夫的遺產，經營私立女學校。等到前數年的時候，更得到開城富翁金元培君每年一萬圓的補助，所辦女學乃更有起色。這不但女士苦節十數年，以纖弱婦女而從事教育的大事業；在朝鮮，舉國蔑視婦女教育之中，竟有人能出來獨力經營女學，為婦女們求前途的發展，也是可使人佩服的！

其他有高等女子普通學校，有外國人經營的女學校，但其數總不能與男學校相比。走到各地方的普通學校去一看，女生的數目也遠比男生少，因此招生的時候，男生常有溢額而不得不拒絕的盛況，女生則僅僅充數。她們大都在所謂「書堂」的村夫子處學了一年光景的諺讀，就算教育已畢。因此，無論如何，要朝鮮家庭的改善是不可能的。婦女的教育，無論為朝鮮為全人類，都不可不說是刻下的急務。在婦女不能得到人類平等的待遇，而始終為男子的玩物，被看作機械的時候，根本的發展是很少希望的。

（從村上寬家庭中的新婦女摘譯）



菲律濱婦女概況

林建邦 自菲律濱寄稿

菲律濱婦女之解放，雖不能與歐美並駕齊驅，然在亞東諸國，當首屈一指。茲述其概況如下，以供我國婦女界之借鏡焉。

一 教育

菲律濱教育之發達，不僅限於男子，女子方面，尤為可驚，全島學校，除少數私立女校外，（此種學校，均為西班牙所設立，其教育全用女僧，校舍優美，費用甚巨，非中等以上家庭之女子，頗難入學。）餘均男女同學。女子教育，皆注意於家事一科，初小女生，除基本科外，第一年即習簡易編物，二年普通縫紉，三年普通縫紉及高等品縫紉，至第四年，則加授家事及烹飪。高小普通科注重家政，縫紉，烹飪等科，其家事分科，除英文，算術外，授以倫理，女紅，家政，烹飪，衛生，俾知管理家庭之法。中等學校，普通科無工藝課程。師範學校，各科均男女並收，惟家事科（Domestic Science）則全收女生，定期四年；其宗旨在培養家事教員，故其科目均與家事有關聯者。如英文，縫紉，（此科限於二年內製成衣服二十一套，一為自己，一為父母，一為將來之丈夫，一為將來之兒女，當均製完，乃許卒業。）烹飪，織物，小兒及病人之食餌法，飲食論，花邊，養生論，家政等。餘如英文，圖畫，博物學，生理學，衛生學，教育學，教授法，教授實習等，則與男生同科。至菲律濱大學為全島最高之教育機關，組織完備，除農林外，各科均有女生。女生成績，非但不遜於男生，且有過之。菲大學生，現有

五千餘名，女生居五分之一。據一九一八年之調查，全島學生共七十八萬九千四十六名，其中男生四十七萬二千七百六十二名，女生三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四名。是可見菲島婦女在教育上之地位矣。各省女生宿舍，類皆優美，（馬尼拉女生寄宿舍，高樓四層，內容之設備，如會客室，圖書館，遊戲場，以及音樂手工練習室等，均極完美，建築費達菲銀三十萬元，）導以高尚生活，俾日趨於文明軌道。菲律濱進步之速，非偶然也。

二　職業

菲律濱近來最可使人注意之事，即婦女職工發達是也。茲略述之：

（一）律師　律師職業，似皆屬於男子，然菲律濱則覺有參加其中，執是業者，皆畢業於法律專科，熟諳法理。

（二）教師　菲島學校，自中小以至高等專門，其教師類皆青年女子，中學以下更多。因婦女心細，其誘掖啓發，較男子尤為熱心。

（三）醫生　菲政府對於衛生之事，極爲注意，女醫生亦數見不鮮。看護一道，本所專長，凡公立私立醫院，皆有白衣帽之看護婦。病人不願入院，亦可請其來家看護。其辛金每日自三元至五元不等。

（四）書記司庫　凡大公司關於書記司庫之職，恆僱婦女任之，以其能細心妥帖也。故婦女之操此業者，爲數甚多。

（五）商店執事　各種商店夥伴，女子甚多。是因女子之性質溫和柔順，販賣時必無忤顧客者。即電話，郵局，亦多用女子。其他如捲煙業，戲園售票，洗衣，編帽，織席等，不可勝數。菲律濱婦女職業之發達，於此可以見。

三　社交

菲律濱婦女，浸染歐風，故於交際一事，極爲注重。述之如下：

（一）同學間之交際　菲島各校，自小學以至大學，皆男女並收，同班上課，同場遊戲，故男女同學交際之機會甚多。每屆散課，則結伴歸家，若遇休假日，則男女數人，常約野宴。憶四年前肄業失里曼學校(Silliman Institute)時，苟逢假日，恆約男女朋友，裹糧攜具，入幽林中，拾枝燒火爲炊，席地而食，縱情談笑，其樂融融。菲島學校，每至假期，則女生恆各製一精美紙盒，內貯糖菓或裝飾品，並藏作者之名片。開會時，請各校男生蒞會，將女生所製紙盒，羅列案上，供衆觀覽。後乃逐一拍賣，聽多數人議價爭購，擇其出價最高者售之。故每盒價至數十元乃至百元以上者有之。凡購得者，得與該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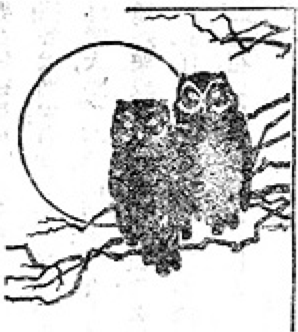
並坐談笑，及各盒售畢，則奏樂跳舞，至夜闌始散。學校以其所得之資，作爲校中經費或旅行費之用。此種娛樂，英文謂之 Social Box。（凡女生有情人者，恆以其盒之狀態色彩，預先告之，故拍賣時可出重價購回，而不至落於他人之手。）除上列諸端外，尚有園藝勝會，每年一次，於學期終行之，其用意與成績展覽會略同。除陳列各生手植菜蔬及花邊刺繡等外，並由女生烹調各種食物以享客，至晚間卽繼之以跳舞，故青年男女之蒞會者踵相接焉。

（二）普通社會之交際　菲島各埠，盛行跳舞會，故中等家庭，每遇佳期節日，則開跳舞會，宴請賓客。會中布置，極爲華麗，男女來賓，列坐於室之四隅，主席夫婦，當賓客咸集時，則命奏樂，開始跳舞。賓客中有不相識者，主席必爲之介紹，一經介紹，卽可接手而跳。青年男女，於跳舞場中，互相戀愛而定終身佳緣者，蓋數見不鮮也。菲律濱各大商埠，每歲例舉行嘉年華會 (Carnival) 一次，期約九日。會場廣大，點綴華美，除科學，衛生，教育，製造，實業等陳列館外，尚有種種娛樂，或雜技，或音樂，或跳舞。夜間，電燈輝煌奪目；紅男綠女，雜遝往來，有穿色衣，有戴假面，奇形怪狀，無一不備。遊人恆手執紙包，中貯紙花，（以色紙爲之，形圓而小，重量一啓羅，值銀八角，）逢人便撒一握；名媛淑女，受者尤多。受者不得含怒，或亦撒紙花報之。有素不相識，因紙花之介紹，而結爲朋友者，比比皆是。菲地風俗，每年六月廿四日，有所謂珊瑚 (San Juan) 節者。一屆是日，男女老少，多穿紅衣，招朋呼侶，游泳海邊，或駕小舟，攜帶食物，盡日始歸。凡至海濱者，不論爲舊友，爲新交，或全不相識，均可拍水相戲。一般青年男女，興高采烈，更無論矣。菲島社交如此自由，然罕聞有非禮越軌之舉動，殆亦習慣使然也。

四　婚姻

菲島男女交際，既極發達，故其婚嫁，絕對自由。未結婚前，往往先結交數年，雙方觀察。在此期中，男子恆到女家存問，父母知爲其兒女之戀愛者，常託故內避，俾得促膝談心，且許星期假日，同出外散步。彼此接觸既久，品性，學問，自互相審知，故結婚後，均多圓滿，離婚一事，實所罕見。婚禮大都行於教堂或法庭。

除以上所述者外，其足供吾人之研究者尚多，如婦女聯合會，對於社會上之貢獻，尤爲卓然。他日有暇，當再述之。



青年的悲哀

孫席珍

這正是立秋天氣。秋風在一角無精打采地吹笛；槐花落了滿地。碧綠的柳條中映出一帶巍峩的洋樓，白堊紅磚，無知地默默地站着。下面一帶長廊，鬧嚷嚷地圍着許多男女學生，其間也隔着些小孩的叫聲。獨其中有一個白衣少年，倚着闌干，低着頭正自出神，雙眸凝注着地下，風打着他鬆鬆的髮，掩蓋過眉目，使他那靈敏的流俐的眼覺着迷離。既而擡起頭來，看着她癡憨地微微一笑。

她是一個極溫柔美麗的少女；她覺得他的兩眼正注視着她，薔薇般的臉上，便微微透出羞意。那衣裳，那散亂的鬢髮，從她無論什麼地方都能使人聯想到醫學校的學生去。她寂靜地立着，似乎欲言又止；從她的沈默的清淒的微笑中可以看出她心裏含蓄着的歷歷的愁恨。

她穿着素潔的衣裳，映着她淡紅色的面龐，分外覺得可愛。她的娉婷綽約的姿態，孤高的性情，看了真要愛死人的！他正是時時這樣的想着。他自今年夏天初次見她之後，就不是從前的他了，已成了死心塌地的愛她的人了。他每每禁止自己想起她，因為一想起了她，便會感着一種隱微的肉體上的苦痛。但是他越加制止，越加覺得她的可愛，便越加要想。他本是幽靜聰穎的少年，天真爛漫地沒有一些拘束。他第一次見她後，眼裏便朦朧着她的愛影，終日惓惓不忘，曾仿日本短歌體寫成十二首小詩，在北京一家有名的報上發表，現在完全把他抄錄下來。

短歌十二首

一

爲了她，
曾把爹媽放到腦後了。

二

她白天泛游我的心淵，
晚上幽居我的夢中。

三

病倒在牀上。
該不再想她了，
但是我的心不答應哩！

四

玫瑰在我的手中，
只沒有人，
願意放她在髮髻上。

五

蜘蛛，
你織就了縷縷的情絲，
能把我和她粘上了嗎？

六

蟋蟀音樂師，
不要儘管嘲笑，
可憐是孤獨者呵！

七

會了白衣少女的笑語，
使我數次回頭。

八

她的心和我，
爲什麼始終，
隔着山河萬萬重？

九

離見江東父老了，
上了這樣長的征程，
也沒折一枝美麗的花兒來。

十

不管人家的笑罵，
爲了她我情願做傻子呵！

十一

杜鵑妹妹別哭了，
浮萍似的單身，
你要我歸到那里去？

十二

新雁排着字兒來了，
她爲什麼還不來呵！

驀地鐘聲頻頻地響起來，那些少年們都紛紛的擁進教室去，祇有他還癡癡地立着，似在想什麼似的。葉湘園從他的身後走來，在他肩上輕輕地拍了一下，笑着說，『茜英，還不上課去？在這里呆站着幹什麼？』他嚇了一驚，舉首一望，才見四傍的人都走了，恍如大夢初醒，羞澀地笑着向湘園說：『不幹什麼。』隨着慢慢地走進教室去了。教員已在點名：『劉森和，文絳英，郝子祥，高愛華，徐霏霏，蘇七娟，孫茜英……』這明明是點到他了，但他並未聽到，也不答應；引得大家都笑了。教員認識他，也給他畫到了。因爲他正坐在她的旁邊，時而沈思，時而微睇着她，她無意地玩弄她的裙子，但是這樣，使他的煩惱愈加深了，他平日很用心聽講，但是和她相遇後，便截然與前兩樣了：他只有沈思，只有微嘆，有時橫過臉向着窗外。

講的是九歌，正講到湘夫人一章，教員彷彿是輕視學生似的，挨次將『蘼蕪』二字問學生作怎麼解？有答的，有不答的，總是不中肯；輪到了他，覺不一思量，恍如沒聽到一般的搖了搖頭，教員似乎知道他的心事似的，只笑了笑。這已問到最後了，終於問她道：『密史徐，你知道？』她淡淡地回答：那是一種樹……』

『是的，那是一種蔓生的植物……』教員接着這樣往下說。

一點鐘很快的過去了，下了堂，長廊裏同學們的歡笑聲又佈滿了。院裏的景色如前一樣，槐花靜靜地睡在各處。榆柳各種樹木，蓊鬱葱蘢地圍繞着井的周圍。他走到井前，井上汲過的水未乾，滴滴地發出清涼的音調往下墜。她站在階上看他稀罕地向着自己笑。天色驟然陰黯，黑雲一重重的積壓起來；斜艄的天風吹過，帶着絲絲的秋意，已足令人寒噤而有餘。寒烟小院，頓覺蕭條。

『要下雨呢，』湘園走近他說，『咱們走吧。』

他似乎未曾聽得湘園的話，祇望着湘園癡癡地笑。

• • • • •

一天黃昏時分，漸覺清涼，微風颯颯，飄落槐花無數；拂過柳樹，柳絲輕輕搖曳，使人起一種縹緲神祕的感覺；細雨不住的灑着古牆，更添上無限涼意。不知從那里傳來了渦睡似的蕭聲，和着淒席的

古代歌聲，頓然使人感着嚴靜和岑寂。這時夜色已闌，他孤淒淒地獨坐在幽寂的室中；短燭熒然，不時被風掠過，大有欲滅之概。他順手翻開一卷石頭記，正至黛玉焚稿一段，回思起葬花詞裏『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之句，那不由主的眼淚，便串珠般的直滴下來。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祇常常這樣想：我的淚爲我的愛人流！爲人生流！更爲天下萬萬千千的癡男怨女流！

他的淚爲他的意中人——徐春霏而長流，這是真的，他時常想着，我們都是舊禮教樊籠裏的鳥，一層薄薄的幕，將我和她深深地隔開！世界上的女子儘多，我愛她，她不愛我的有幾多，我不愛她，她愛我的有幾多，我也不愛她，她也不愛我的有幾多，我也愛她，她也愛我而無從愛起的又有幾多。但像她那樣說不出的美，說不出的可愛的實在很少，我雖尚不知她現在是否成了『怨女，』但我不幸竟成了『癡男』了！因此他便時時流淚，他的詩句中也常常現出不少的淚字。

他是想研究文學的人，所以平常看書報時，總只看關於文學的一方面，其餘涉獵過便算了，而對於醫學和法律則竟視如仇敵。他平時常常想：『法律和醫學是最殘忍的人學的，人類的愛將爲他們而消滅了，如我這樣優柔懦弱的人，真沒有這種勇氣。』但他自遇着她之後，便完全和從前不同了。因爲她正是學醫的，而她的父親又是一個律師。他現在覺得醫學是最高尚最可愛的了，學醫是最美的——廣義的——最可愛的人學的。至於法律雖然不像醫學那麼可愛，至少總沒有從前那麼可惡了。這是他給他表姊姚貞的信裏說起過的。

他最愛的三部書：石頭記，茵夢湖，少年維特之煩惱。他看了這些書，他的淚會不斷地長流，他的心會永遠地嗚咽，他哭了：『世界上祇有你和我，除外你和我，不配和我們並排坐。偏偏多事的人們，硬地將我們雙雙拆！死時候，啊，死時候，剩我一身孤獨！黛玉啊！維特啊！雷印哈德啊！伊麗沙白啊！你們儘量的哭，儘量的流淚啊！你們流不盡的淚，我來替你們流吧！你們放不盡的哭聲，我來……』

他忽然覺得一陣頭暈，隨即斜倒在安樂椅上沈沈地睡着了。

・　・　・　・　・

再回溯上去：因爲這樣的長日，悶沈沈地住在北京城裏，感得沒有意思；正好什麼高等學校開辦了一所暑期學校，他便決意去報名，進去後能不能得到些益處，都非他所計及，無非去消磨消磨這

盛夏的無聊的光陰。

他既懷抱了這樣的思想去，所以一切都很隨便，加上他天真爛熳的稚氣，愈加覺得他成了個活潑的孩子了。他固然有幾分潔白可愛，因此全校的人差不多都認識他和他交談做伴的至少也占全校的三分之二。

他的同食同行同游的伴侶，就是劉森和，森和年歲雖然和他相仿，但還在初級中學裏讀書，不過他並不因此看輕他，減少他們的感情。全校的人都詫異地注意他們，有的人時常問：『你們倆從前是同學，還是同鄉？』

女友文絳英，高愛華，蘇七娟，和他都很相契的。她們雖然有時要罵他『淘氣的小孩子，』但他並不介意，只向着她們笑笑；她們要差他做點事，他也很柔順的替她們幹了。她們有時有些小的玩笑的爭執，他便替她們排解。每天下午本來沒有課的，但他和愛華，七娟等，因爲是在盛夏的中午，當不起渲中的烈日，往往不願意回家去，於是他們常常有接談的機會。但他和她們接交，完全是受他的潔白無瑕的心所驅使，並沒有傍的意思。她們覺得他可愛，有時不免作兒女之想，愛華對他更加情熱。他雖也十分友愛的對她們，但『夫婦』二字在他腦裏轉也不一轉；因爲他已有了意中人靜靜地

伏在他的心窩裏，所以他對她們只有熱烈的朋友的愛，並沒作旁的想。

青年人的心理大概是如此的：對一個人往往由艷羨而愛慕，而拜倒，而模仿。他不是超人，當然也和一般人相同。他因艷羨春雪而愛慕，而拜倒，現在是模仿春雪了。他模仿她的行爲，不愛管閒事，沈默，孤高，愛美等等。以後他又模仿她的服裝，乾淨潔白。他家本不以姹紫嫣紅，粉白黛綠爲美的，所以素淡純淨正合他的脾胃，模擬更加容易。

入了戀愛狀態的人，往往什麼都能改變；况且他到這里來原是無目的的，所以他選習功課竟與她完全相同。這或者覺是他倆所愛相同的地方，但不能不說這是相互的模仿。

他今年才十七歲，他的表姊婉貞長他四歲，他倆雖然相親相愛，至於無話不談，但並無愛情上的關係。他去歲負笈來京，經過許多挫折，未能如願，婉貞爲他幫許多忙，並且從浙江送他到上海。他來京後，兩人不時的通信，惟今年一暑假中，他未曾寫一個信給她。她着了急，三日間寄來兩封快信，一封掛號信，問他是否病了。他羞愧萬分，實在他因爲迷了春雪，所以懶得握筆。上面已說過他倆是總角交，無話不談的，他接到她的三封信後，當晚就忙忙寫回信。

正是新秋的脊戀的長夜，明月映照進紗牕來，室中愈覺着寂靜。寒蟬還在知知地叫，告訴他生命之將終結。五色鳳仙花灼灼地開着，室內供上一盆未放的秋海棠，桌上香煙繚繞的燃着。墨盆裏的水已乾涸了，他便添上些墨汁，按着紙，伏着書案，凝想了好一回，才提起筆來胡亂的寫：

親愛的表姊嫦貞：

我們別了足足一年了！我仍舊時常的牽掛你，並沒有把你忘了！這幾天沒有寫信給你，實在因為是……，唉，我不好說了！

但我倆是從小就在一起的，我們早已是無話不說的了；我現在就老實告訴你吧：我自去年你送我北上之後，學業雖然沒有什麼進步，生活雖然覺得孤單，但是這樣悲哀的當中，常常覺得快樂；瀟灑和疏闊自不必說。時間只是飛般的開牠前進的車，轉瞬又是暑假了！正是去年我倆同游西湖的時候了！西湖正對着我們微笑呢！但今年我只有一個人在北京了！因為白天閒得沒有事做，由朋友沈君曾君的介紹，教我到暑期學校去過一暑假，我想即使於正課中得不到絲毫益處，但比一個人悶悶地住起來總強得多了；有許多人一塊兒閒談玩耍，至少可以把這討厭的炎夏混過去了，所以我決意去；好在錢省得很，只要平時少訂份雜誌或者少看份報就够了。

你常這樣的說我：『你有幾分賈寶玉的脾氣，有許多人一塊團聚的時候，便覺得很高興；一旦雲散烟消，星移月走，便自己悲傷起來了。』你又說我『對女子有戀戀的眞情，』并且說我『將來遇着了意中人，必定很癡心繾綣的；』現在我果然給你言中了！這里的同學有說我像史湘雲，但我自己只願做林黛玉。我實在告訴你：我現在已愛上了一個這里的女同學，我現在差不多迷了，所以什麼人的信都少寫，連你都少寫給你，請你原諒我。

表姊！我告訴你：我看她眞是世界上惟一可愛的女子，對不起呵，我忘了你也是女子！但她眞是極可愛的女子呵！她有這樣大的魔力，能够使我迷醉於她，顛倒於她。她是如此的可愛呵，我愛她實在愛的厲害！

你知道她是誰呢？讓我來介紹給你：她姓徐，名叫素雪，你看，只要看了她的名字已經是可愛了！她現在暨學校裏讀書，今年才十九歲，你想她多麼聰明呀！至於她的性情呢，是多麼可愛，沈着而又孤高；她又是如此的美麗，便是玫瑰，香蘭，薔薇，遇着她都會減色；她的學問又是這樣的好，我見了她跪都不够呢！我在這里上國文課時，第一次看到她，她穿着嵌肩，挽着兩個髻兒，頭髮蓬

蓬鬆鬆的，覺着浪漫的美而使人可愛；她走路的時候，輕緩的脚步，婀娜的姿態，宛如在跳舞一般，我一見了她就醉了！表姊！現在的我已不是我自己的我了！已成了傾倒於她的癡人了！我甘願做她的保護者；她則同時也成了我的最心愛的保護者，並且她是我正在滋長的生涯中的一切愛慕與驚異的表現。

表姊！我雖然另外也有女友，我對她們也都懇摯的相待，但我對她們決沒有所希望；即如這里的女友蘇七娟，高愛華，她倆待我是如此的繾綣，我對她倆雖然也是很懇切的，但我對她們決沒有別的癡想。彷彿有人以為我是輕飄而多情的男子，其實我是最癡心的人。我現在還是一個純潔的少年，我老實告訴你，我除了徐春雪之外，決不再想別的女子做我永久的伴侶；假設，萬一，我的希望竟成泡影呢，我惟有矢志不再結婚罷了！這是眞心眞意赤裸裸的從心之深處說出來的話，不是隨便說說笑笑的。

女子都很可愛，除一小部分的人之外，你也是可愛，但實在說：對你並無要求做我終生伴侶之意，我們始終以誠相見，我也知你並不要我做你的夫或者你做我的妻的！是不是？

天上皎潔的月光，怪可愛的！我將沒有說完的話，告訴她轉告你好吧？

你親愛的表弟晳英。

因為他如此的愛戀着她，自私心不免連帶生起，漸漸有非和她做終生伴侶決不能休之勢；他對誰都沒有身體上的行為，愛情上的表示，但他因愛慕伊太深，幾令他陷入昏迷狀態，所以他對她由精神的愛慕漸漸連想到肉體上去。他漸漸覺着孤獨的悲哀和懷愴；有時確也覺着接吻和擁抱是不可免的，但他決不肯對別的女子愛情賤賣。他想眞正的戀愛應該靈肉一致的；我既終生只戀慕她一個女子，其餘的我原本想都不一想，睬也不一睬。

他和她接觸的機會要算是很多的了；因為他倆所選的功課，竟完全相同，除了她不上，他也覺得沒有意思不常去上的幾小時英文之外。

童枕石是暑期學校的主任，他談話中常常要計算日子，幷且說些『在這兒補習的時間已經去了一半了』的話，他聽了便不自主地會顫抖起來。他猛然的感覺着悲哀，『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他是這樣的想着，『在這里的日子已是不久，將如漂萍般的各自辭去，即徐春雪亦將擻然棄我去了。』讀了謝冰心的詩：

軌道旁的花兒和石子！
只這一秒的時間裏，
我和你，

是無限之生中的偶遇
也是無限之生中的永別，
再來時，
萬千同類中，
何處更尋你？

他的眼淚不禁撲簌簌地流下來了。他曾經千方百計的想，總是戰勝不過他潛蓄着的悲哀。有時雖用胡適之的努力歌中的一段自慰地讀着：

朋友，
你總沒有下手處嗎？
從下手處下手，
『幹』的一聲，
連環解了！

只是他心裏彷彿安着一塊大石似的，覺着人世的蒼涼和寂寞，孤單單地沒處歸宿。夏蟬在遠處樹梢上『毋遲了，毋遲了，』的緊緊地催逼他。槐樹柳樹，沒有聲息，但當風動時便發出幽靜調和的沙沙的聲音。

這天下午大雨傾盆，他心裏牽掛着春雪，七姆等和他說話，他只如春風過耳般，有時微吟着『唉——』的一聲。大家笑着問他：『孩子，茜英又在想什麼了？』他帶着慚愧的顏色，帶着很勉強的笑容說『沒有什麼。』

· · · · ·

西門頭是她的家，他有意地無意地經過這里至少不止一次了。在烈日炎炎的一天，他冒着暑曾又過訪一次。

城牆默默地站着，門兒悄悄地關着，藍油油的門，院中架上涼棚，遮住了天日，使他深深地覺着無限的神祕。戶外香草依依，屋內闃寂無聲，瀟灑的他，儘在那兒低徊，彷徨，顧盼頻頻，不忍舍去。驀地門開，突然間他心裏突突地發起跳來。討厭的人們，每人生着一雙尖銳而又可怕的眼睛，注視着這飄零的少年，那少年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樣子，表示出他的忐忑和惶懼。他怕人們的指摘，不敢抬起頭來窺裏直視，只微斜了眼瞅了一瞅，眼見那門內花草掩映，使他憶起了去年別後的江南的他的家。雖然他也並不管人們這樣的冷嘲熱罵，他只是這樣想，『不管人家的笑罵，爲了她我情願做傻子呵！』

夏的風拂過臉來，如替人們揮扇一般；小草時俛時仰，禁不住顫巍巍地點頭；天上的雲彩忽而遮住了太陽，覺着迷離的酸懷。

淚自長流，涓涓地滴，『我的眼淚怎麼這樣多呢？』再不說話只是酸悽。

他低頭微笑，仰首輕號，偶然抬起頭來，似乎看見她的影子站在他的面前：梨花般的面龐，跳舞般的姿態，音樂般的聲音，那不是她嗎？但是，他定睛細看，却如曇花一現，不別自去，孤另另地站着的只他一個人；彷佛大夢初醒，自己低聲歎氣。

車聲人聲嘈雜的極，不然他自己的心兒怦怦的跳聲也可以聽見。他舉起白色的衫袖揩揩眼淚，在熱烈的日光中，惘惘地步着歸塗。

・　・　・　・　・

時間走得這樣快，暑假果然快完了！同學們也漸漸少起來了！景象日趨蕭條。

一天下午，他獨坐在牆角邊籐蘿之下，想着這個院中，覺會弄到寂靜無人；望南走，順着腳步轉過來，見一帶教室內，也是空空落落，只放着幾頂桌子，幾張椅子，看了淒涼萬分。滿地下也只有樹影參差，苔痕濃淡，回想幾日前聚首之樂，淚遂不禁奪眶而出。隨手推進教室門去，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大書『潦倒一生』四字，他寫這幾個字，他的滿腔悲感都寄託在這里了！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祇有十一二個男女少年在這一間窗明几淨的室中坐着聽講，這已是最後之一課了！他也坐着在室中，但是他的心不知在什麼地方？他的悲哀蓬勃的如火燒一般，他的煩惱澎湃的如急流一般，他眼斜視着她，心中如刀割一樣不能形容的慘惻。『枉自纏綿綢繆』但是他不敢再往下想了。她也微笑着看他。

教員講完了，他似乎覺得并沒得着一點什麼。她挾着書跳跳跑跑的走出去，很快的回過頭來，向着他一笑。她如此的高興，或者是心裏有一個美的可愛的秘密存在着，但是他並不這樣想，他反而愈覺着悽愴，因爲他想這是她給他的暫時的慰安。

終於散學了！這是最後一課的第二天，便是舉行休學式的一日，也是最後一次的聚會；他勉強裝出高興的態度，但是畢竟是不自然的。

他目送着人們一個一個的走完了，只賸了她們幾個人了，過了一會，她也走了。他想這是暑假內最後一次的見面了，『別』的滋味如此的難受呵！

・　・　・　・　・

幾星期之後，有一個悲哀的少年，在那高等學校的院中，時而婷

立，時而徘徊。我們從那少年的淨白的衣裳憂鬱的面貌看去，知道他就是夏日在這里補課的茜英——院中的月色非常明朗，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聲。他慢步走到『好花隔籬』那個去處，祇見薜荔倒垂，花木俱已枯萎；再轉至當日的課室來，更是香草依然，門牕虛掩，他想：『幾天不到這里來，瞬息間人去房空，景象蕭條萬分，這不是我倆從前同聚的地方嗎？而今要我到那里去呢？她在一角嫦嬌的旁邊，我在老梧桐樹下，相去原是不遠呵，却深深地如隔着茫茫的大海。並且她的家是在川東，我的家是在江南，各如飛絮浮萍撒手自去，大地是如此的蒼茫，我倆要到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才能再會呢？莫非就成「無限之生中的偶遇，無限之生中的永別」了嗎？……呀！怎麼，我的她呢？……』他忽而嚎啕大哭，眼淚好像泉湧一般。

『我要回去嗎？我的家在那里呢？——江南的是我的家嗎？這樣渺渺的生命道中，我竟找不着一處暫時的歸宿，還不如去了生命走吧，這樣多麼清爽呵！

『雖然死了，淚還是要流的；流不盡的淚，何日才流得完呢？還不清的淚債，何日才還得清呢？我的她呵！孱弱渺小的我，急待你的援手哩！

『終生不過着她倒也罷了，造物不仁，偏偏的牽攏來，又離散。我的她，沒有你，我就會死了！我死了原也無足惜，但是你豈是如此忍心的嗎？……

『我也明明知道你的，但是……，呵，要我怎樣好呢？除外死，我沒有別的方法了！這樣的，若要我到那里是那里，我不甘如此的漂泊呵！

『夜已闌了，我想歸去，但是何處容我歸呢！』

愛情的酒是淚做的，這正是青年莫大的悲哀呀！

> 帶著青年軀體的變化和夢想，種族本能的奇異和強有力的衝激來到少年少女這里了。兩人身體上的異點，現在發出強音，在他們的願望裏，變成了神祕誘惑和迷離。雙方的不同點相結合，男女一體團結，這是大地終極的細絲密絞的堅核；更輕微於蛛網的細絲，或更輕軟於最柔軟的音波，炫耀着的，不單是可見的虹的顏色，是一切不可見的靈魂的長浪中的榮光。
>
> ——自斯托濮結婚的愛——



柯老頭兒

法國巴爾薩克(Honore de Balzac)作

馮璘

『柯里窩老頭兒，是個發過財的人，很愛他的兩個女兒，因爲要很光鮮的嫁她們，不惜盡其所有分別贈予了，自己落得很窮苦地流寓在一所學生寄宿舍裏，怕丟她們的臉，不敢去看望。後來病的很沉重，只有同寓的一個少年照應他；少年看出老頭兒漸漸不妥當，急忙叫寓裏僕人去告知他的兩女兒趕緊前來看視。但是只見送信去的人單身走回來：』

辣士帝納失聲道，『兩個女兒一個都不來嗎！讓我寫信給她們。』

老頭兒掙扎着坐了起來，應聲說，『不啊！一個也不會來的，她們各自有事情，沒事還須要睡睡覺呢，她們不來的了。我是知道的。想到死，也想不出孩子兒覺是些什麼東西。唉，朋友啊！勸你不要娶親，不要養孩子！你生她們，她們叫你死。你把她們弄到世上來，她們却把你由這世上趕出去。不啊，她們不會來的了！我十年前已經想到有今日了，我雖是這麼想，可不敢想居然眞有這麼一天的。』

說時，一雙老眼，紅眼眶邊都浸淫有淚，只沒落下來。又說道：

『唉！假使我依然還是有錢的人，假使我仍舊保留我財產，假使我不將自己財產分給她們兩人；她們必定來，必定頻頻地吻我的雙頰！我可以居一間大廈，可以有很講究的房舍，僕役們，和爐火供給我；她們也都含著淚，偕同丈夫及孩子來看我。這都是我所應該享有的。可是一件也沒有。有了銀子，什麼都有了，何況女兒。我的銀子呢？到那里去了啊？倘使我有財產存留着，她們必定贍養我，她們必定照顧我，我可以聽見她們，可以看望她們了。唉！我的少年啊，好少年啊，我願意做個窮苦無依的人；人人們大都恤老憐貧的，還可望得着人們的愛憐啊。不，不，我願意還是有錢者；我要見她們，有了銀子就看得見她們了。唉！誰想得到呢？她們竟有鐵石般的心腸啊！我過於疼愛她們了，所以她們恁般對待我。做父親的人，應該永久是

個有餘着，更應該駕御孩子們，如同控馭最惡劣的馬一樣。唉！我可在女兒面前下過跪了！好呀，那兩個沒人心的孩子！她們自以爲很正當地恁般待遇我，已經十年了。你可沒知道她們未嫁之先，是怎樣的小心侍奉我啊！——提起舊事，眞令人心痛死。——我每人給過差不多八萬金佛郎，她們不應該同着她們丈夫這般的虐待我！從前總是「父親這里來，父親這邊走」地那般親熱我；我的被鋪，也十有九天寄放在她們家裏的。而且我也曾陪着她們丈夫一桌子吃飯，他們也都很尊敬地看待我。我那時好像還有許多財產存留着的樣子，爲什麼呢？我沒有將「我所有財產完全都分給她們」的眞話告訴她們啊。我想每個女兒都給過八萬金佛郎的父親，是應該坐享侍奉的。她們雖然也曾假小心的侍奉過我；可是那般殷勤，都是爲的我的銀子啊。世界眞不好。我自己也看破了。她們設些圈套呵哄我，我也昏天黑地的任她們擺弄。到底她們也還肯承認是我的女兒啊，也還承認我是她們生身之父啊。我尙未曾完全糊塗死，這是我還可以記得淸淸楚楚的。那雖是爲的我的銀子，可是深深地印在我心坎裏了。我也曾看得出都是些虛假；然而溺愛的糊塗，是沒法可救藥的。我從前住在她們家裏時，沒有再比隨同她們一堆兒吃飯的快活了；我不知道怎麼樣說纔好。記得有些客人們，附着我女婿們耳朶悄問道，「上頭坐的那位先生是誰？」「那是有餘的人，財神爺，」「哦哦！」客人們說着，用尊敬斷人們的眼光注視我。……我眞曾得罪過她們麼？我恁般的疼愛，也儘夠贖我的過失了。畢竟又是誰錯，誰不錯呢？——我頭腦昏亂極了。——我現在所受，簡直不是生人所能堪；然而……我的好歐開啊！……與我大女兒亞楽達絲第一次說我辱滅她顏面的情況比較起來，可差的遠呢。那時的難堪，眞叫我髮指眥裂啊。我那時很願明白是什麼來由，但是思之再三，只明白這世上多我這麼一個人。第二天，我趕去黛芬那里，指望她慰藉慰藉我。誰知我不知怎樣又惹她對我生氣。我那時幾乎要瘋狂了。整整八日，不知要怎樣纔好。我不敢再去見她們，怕惹她們訴怨我。從此便被女兒們擯棄了。哎！上帝啊！你不是知道我所受的艱苦和魔難麼？你不是知道我精神上，心坎裏，所受的刃傷麼？你怎忍叫我在這風燭殘年，再生生的受今日痛苦啊！我所受過於疼愛的報應，已經受夠了。她們待我的慘毒甚於屠戶；對我愛情的酬報，也算過分了。可也是啊！世間的父親，何以要這般的傻呢？我怎樣的疼愛她們，只落得如今變作了她們的玩物。我的兩個女兒，簡直是我的罪業。她們小的時候，要想買點什麼，首飾啊，珍玩啊，只要侍女們一告訴我，我立刻買給她們。想她們好好地酬報

我。可恨她們仍舊不斷的批評我不是，居然漸漸的覺得我辱沒她們了。咳！這就是我們做父親的好好地疼愛子女的下場頭！我這一把年紀，還能去學堂從新學做人麼？——咳！上帝！我好難受啊！醫生！醫生！誰把我的頭打開，我或者會比較好受點。——女兒啊！女兒啊？亞萊達絲！黛芬！我要見見她們。叫巡捕去捉她們來，強迫地抓她們來，公道可以幫助我，天理，國法，什麼都應該幫助我。我實在受不住了！父親給孩子們蹂躪在脚底下，那還成個世界麼？這是很明白的，一切社會啊，世界啊，都是尊重父權的。倘若孩子們都不愛父親，那還有什麼世界和社會呢？！咳！見見她們，聽聽她們說話，就好了；只要看得見她們，無論她們說些什麼，我都願意聽。一聽見她們的語聲，我的病就可以輕減了。尤其是黛芬我所願見啊。但是她們來後，請你囑咐她們，不要用她們從前那種冷酷的樣子對待我。……歐開，好友啊！你何曾知道拿着金子變作銅的那種難堪呢？自從那日她們眼光中沒我之後，我蹲在此間，恍如陷落在冰窖裏一樣。整天只有耐着愁煩度日子，再愁煩些，也只好忍受啊！我漸自安於忍屈挨罵。……我怎般疼愛她們，反養成她們居然侮辱我。父親竟自無顏見女兒們了！我生養她們一場，她們連今天一點半點鐘的工夫，都抽不出來來看我嗎？我好渴啊，好餓啊，心裏燒的好難受啊，她們竟不來送我終麼？我自己覺得，現在已是快死的人了。她們難道不知道脚踏父屍的難堪麼？這般的作踐我，天上還有上帝呢！無論我們做父親的怎樣嬌縱，他總會替我們報仇的啊！噲！她們會來的啊！來啊！來啊！我的心肝寶貝！來吻吻我啊。這是最後一吻了，送你們爸爸的終罷！你爸爸求上帝默佑你們呢；說你們是很孝順的好孩子。你們實在是無罪的人。朋友啊！她們真是無罪的人。請你儘管對世上一般人說；叫人不要因我的緣故，不放心她們。以前種種，都是我的錯。我慣於在她們脚底受鞭笞，是我自己願意這樣的，誰也管不着；人世的公理，國法，也都管不到這上面來。上帝如果因為我降罰她們，那可算不得正直的上帝了。我自己不懂事，把自己的福利拋棄了。我情願受罪，單望她們好。這也難怪！世界上再好些的序秩和精神，每每為父權所破壞。我是造孽的人，我自然應該受罰啦。我女兒們的惡劣，都是我一人養成的。她們十五歲時，都有車坐遊玩好了；要什麼，有什麼，這都是我嬌縱養成的。我因為疼愛，就犯了嬌縱的罪。咳！聽見她們聲音就開心；她們來了，我就可以聽見了。是啊，她們一定會來的。法律上原有子女親視含殮的一條，法律自會幫助我去強迫她們來；況且只消花幾個車錢就來了，我願意出這個錢。請你寫信告訴她們，說我有好幾百萬銀子家私遺留給她們。是真的

啊！我不久便去與她倆做麵片湯的買賣，照我的計畫，這裏面很有好幾百萬銀子好賺呢。誰也不知這祕訣啊。這並非像小麥，和米粉那樣專在蓮脚上賺錢，哼！哼！麵片湯嗎！此中有百萬利可賺呢。你不可撒謊不說呀，你對她們說有百萬家私，好讓她們來；她們雖爲錢財來，我也情願甘受她們的哄騙，畢竟可以看見她們了。我要見我的女兒，女兒是我生的，我要她們來。』那老頭兒不斷的喘着說，並搖擺着紛亂如蓬的白髮，百般作態，做給歐開看。

歐開安慰他道：『老頭兒，睡睡罷，我立刻寫信告訴她們。倘若班雄歸後，她們仍然不來，我就自己去一趟。』

老頭兒嗚咽應道：『倘若她們仍然不來嗎？……那，我可已死了！很憤懣，很憤懣的死去！憤懣是我致命之傷啊。我此生的身世，現在很清白的表顯在我眼前。我眞是笨伯，她們並不愛我，這輩子她們也未曾愛過我。這不是很明顯的嗎，她們沒來，可見她們是決計不來的了。她們越是來的遲，越是不讓我快快活活的瞑目死去。我現在完全明白了。我這一生的痛苦和煩惱，她們一輩子也沒想到；更想不到我的生死了。連我是怎樣的疼愛她們，她們也並沒想到啊！是啊！我明白了，她們這輩子不過拿我最傷心的侮辱，來換去我所有的財產罷了。如果她們說，要挖去我的眼睛；我也只好說：「乖乖啊！你們挖罷。」我不是太蠢嗎？她們想世上的父親都像她們的父親一樣嗎；也得仔細斟酌斟酌呢。她們的孩子，總會替我報仇的啊。她們肯來，是爲她們自己的好啊。叫她們提防着她們將來臨死時罷。這是她們最大的罪惡。……去啊！去告訴她們，她們如果不來，便是弒父的畜生了。對着她們，像我這樣喊叫着說：「喻！萊絲，喻！黛芬，快去看看你父親啊！他從前怎樣的疼愛你們，如今是何等的可憐啊！」……唉！一個也不來！我就這樣，像狗一般死去嗎？想不到這孤悽兩字，是我疼愛她們一生的酬報。未免太無人道，太慘酷了，我可要嚴譴她們的。死了，半夜裏，也得把我自己棺材竪起來，咒駡她們出出氣。喻！朋友！我不該這樣嗎？她們太沒把我當人待了啊！哼！哼！呀！我說什麼？我不是對你們說黛芬會來的嗎？她是個好孩子，歐開，你也是個好孩子，你將來可以多疼疼她，將她當作你自己女兒看待。那一個，讓她自己作賤罷。她們的財產，怎樣呢！哎呀！上帝啊！我好難受啊！誰快快把我的頭斫去罷。只要留我一顆心就行了。』

歐開見老頭兒恁般喊寃顯苦的嚷叫，不禁駭怕起來，急忙叫道：『客利絲多夫快去找班雄，叫他趕忙替我雇一部快車子。』對老頭兒說道：『柯老頭兒，我親自去叫她們，我將她們帶來見你，就是了。』

柯里窩雙眼放光對歐開說道『叫巡捕去帶兵隊去武裝的捉她們來，非此不可呀。去啊！去投官府，告法庭，求他們派人擒捉了她們來，我非見見她們不甘心。』

『但是你要申斥她們。』

老頭兒很驚訝地答道『誰說的呀？你是知道我很愛她們，很寶貝她們的。倘若我能夠一看見她們，我的病必定痊好了。……去罷，我的好鄰居，去罷，我的好少年，你眞是慈善者；我要謝謝你，可是除了用臨死的口吻替你祝福外，我沒別的可以謝你呀。……唷！給我一點東西喝喝！我肺臟燒的好難受呀！……放點東西在我頭上。頂好是我女兒的手，一放上，定可以止痛啊。上帝啊，我死了，誰替她們掙產業呢？我還得去奧地薩替她們賣麵片湯去啊。』

歐開用左手將老頭兒抱住，右手拿着一盞湯喂他喝，說道：『老頭兒喝點罷。』

老頭兒緊握着歐開的手說道：『你必定很愛你的父母的，你！你知不知道我臨死也見不着我的女兒啊？沒一天不渴，但是沒一天喝的到，這就是我十年以來的痛苦啊。……我兩個女壻殺了我的兩個女兒了。是的，自從她們出嫁之後，我就沒有女兒了。……做父親的人們啊！快去議院請求規定一條婚姻的法律！最好是，倘若你們愛女兒，千萬不可嫁她啊？女壻們是屠殺女兒的大罪人，他們將她們不論什麼都剝去了。……再不要有婚娶啊！我們生了女兒，臨死反不能見見她們的面。……定一條父親臨死的法律，……這太可怕了！報仇呀！是我兩個女壻禁止她們來。……斬却他們啊！定雷士多死罪！定亞薩先死罪！他倆是我殺身的仇人！……唉！完了！完了！我死也見不着她們了！唷！棻絲！棻絲！黛芬！來呀！你爸爸要去……去了……』

『老頭兒，睡睡罷，安靜點，不要胡思亂想了。』

『見不着她們就這麼死嗎？』

『你可以見得着她們的。』

老頭兒很感動地應道：『當眞嗎？……我見見她們啊！我可以看見她們，聽聽她們說話。我死也瞑目了。……哼！我還是死的好，活着更難過，何苦來。……見見她們……摸摸她們衣角也是好的。……唉，我只想摸摸她們衫角，在她們是很不算一回事啊，我可心滿意足了。……讓我摸摸她們頭髮……髮……』

說時，老頭兒驀地往後一仰，頭靠在枕墊上，恍如受了當頭一棒似的；他一雙手在被面上亂摸彷彿撫摸她女兒的頭髮，喘了半天，很命掙出一句道：

「我給她們祝福……………福………」

巴爾薩克以一七九九年生於法蘭西之都爾(Tours)，一八五〇年死於巴黎。家人雖享有"de"字榮銜，然家境至窘，一無產業。巴爾薩克少時，在文多麥學校(College de Vendome)讀書，及長，爲環境所迫，乃走巴黎謀生計。初就律師家傭書，繼入掌管文册小吏家，任同一職務；而其志願，夙注向於文學，故當二十一歲時，曾草客靈威兒(Cromwell)悲劇一本，但未印行於世。自知非富有學識，難以自成一家；雖間嘗以假名投稿多種，然亦僅藉以弋取酬資而已。及一八二七——二九年亂黨(Les Chouans)，一八二九——三〇年婚姻生理學(La Physiologie du Mariage)，一九三〇年貓之屋(La Maison du Chat qui polote)先後刊行，傳誦一時。迨一八三一年煩惱之皮(La Peau de Chagrin)出版後，聲譽日隆。其後一八三三年路易郎白(Louis Lambert)，一八三三年康德愛雪(Eugenie Grandet)先後脫稿，遂致一時無兩之譽。然其時猶徒擁虛名耳，及與素所愛慕之德漢士嘉夫人(Madame de Hanska)結婚，境況乃較裕，卒以少年時勞瘁過甚，罹心疾死。

一八四二年時，巴爾薩克頗有意搜集己所爲文，及未刊行之稿，類集成編，命名曰宇宙觀(La Comedie Humaine)，計分八卷：曰燕居生活(Scenes de la vie privee)，曰城市生活(Scenes de la vie de province)，曰巴黎生活(Scenes de la vie parisienne)，曰武士生活(Scenes de la vie militaire)，曰鄉村生活(Scenes de la vie de campagne)，曰政治生活(Scenes de la vie Politique)，曰哲理研究(Etudes Philosophiques)，曰論理研究(Etudes Analytiques)。巴爾薩克嘗握管爲梨園寫劇本，一八五一年上演麥嘉德(Mercadet)一劇，傳演至今。

上文概略

美尤訶佰是默薩南農場的主人。他有三個兒子，叫做瑪克思，哥德弗里特，和保爾。又有一對雙生的女兒，叫做卡脫和格來太。保爾——本書的主人公——從小到大，度着憂苦的生活。他小時候，在家中操作最辛勤，卻是最受委屈。他的父親和兩兄都小覷他，關心他的，只有他母親藹爾思培思女士。他們從前有一所邸宅，名叫海侖南塞爾，簡稱白房子，是保爾出世時候，賣給陀格拉思的。有一回，他母親因爲家中經濟的窘迫，曾經帶着保爾往白房子去借錢。便在那里，保爾遇到他的教母陀格拉

憂愁夫人（續）

德國蘇台爾曼作
胡學志譯

第十三章

次日早晨，他一醒來，見他母親坐在他的牀旁。

『你已經起來麼？』他詫異的問。

『我睡不熟了，』她用了低音說，這聲音彷彿她請恕那所說的話似的。

『爲什麼呢？』他問。

她並不回答，卻撫摩他的頭髮，向他悲戚的微笑。他於是知道雙生兒已經告訴了那些事情，知道這是對於他的哀愁，不讓她安睡哩。

『這並沒有這樣壞，母親，』他安慰着說；『他們不過略略戲弄我罷了。』

『藹爾思培思也戲弄你麼？』她問，睜着大而焦躁的眼睛。

思夫人，和她的女兒蘿爾思培思姑娘。（因爲是他母親的教女，所以名字相同。）及至保爾十四歲，他和蘿爾思培思姑娘一同入堅信禮預備科讀書。兩人漸漸的親昵起來，於是情苗萌芽了。過了二年，他們同施堅信禮之後，他便做農人，和她不常見面。有一晚，也許是受了戀愛的驅使，他走到白房子左近，和她在月下叙話。兩人各訴心曲，互相撫慰了一番。後來，白房子裏開園讌會，保爾也接到邀請。他是素來不慣交際的，在許多少年和少女中間，便露出種種局促的樣子來。於是他覺得很苦痛，乘間偷偷的回家了。

『不，她沒有，』他答說，『但是——』他默然，轉向牆壁了。

『但是什麼？』他的母親問。

『我不知道，』他回答說，『但是這其間有個「但是」——』

『你大約冤枉她了，』他的母親說，『看啦，這是她着女孩們寄給你的。』她於是從衣袋裏掏出一件用薄紙當心裹着的長的物事。

這其間是一管笛子，用黑檀木做的，有着閃爍的銀的笛孔。

保爾且羞且喜的紅暈起來；然而他的喜悅立即消失了，待到他將這樂器看了一會之後，他柔聲的說道，『現在我應當把這個怎麼幹呢？』

『你應當學習吹法纔好，』他母親答說，起了驕傲的感觸。

『這太遲了，』他回答，悲戚的搖着頭；『我有那些別的事情須做啊。』他彷彿覺得有人教他從墳墓裏拉出一個死屍來似的。

『哪，你昨天似乎出了醜罷，』他的父親說，當他們在早餐桌上會見的時候。

他恬靜的自己微笑，他的父親便叫嚷的說些關於不知體統的話。

雙生兒有着大的夢幻的眼睛，當她們面面相覷時候，她們臉上

便浮出歡樂的徵兆來。她們至少是幸福的。

歡禮拜過去了。收獲毫無損害的登場——答謝保爾不倦的注意。這樣好的年成長久不曾有了。然而他的父親早已打量着怎樣將那餘利用作泥炭的投機。

他只是用了平時的態度說大話，要是陀格拉思先生對於事務留意的愈少，他在客棧裏誇說他的公司的發達便愈起勁了。

他有一回騙過了人，便不由的儘是說謊；而且愈說愈利害了。陀格拉思先生起初還可以多少忍耐些；然而終於侮蔑到他的名字，他便不能再容忍了。

是在八月底邊一個早晨，保爾，同密歇爾勞特什思在天井裏工作着，便看見他們鄰人的長的機樣，橫着田野走，直走向哈台霍甫（註二）來。

他喫驚了——這是不會豫示什麼吉兆的。

陀格拉思先生同他和靄的握手，然而從他那鐵一般灰色的濃厚的眉毛下面，射出凶兆的眼光來。

『你的父親在家麼？』他問，那聲音顯得憤怒而且威嚇。

『他在退隱室裏，』保爾頹喪着說『我引你到他那里去好麼？』

他的父親，一見這不期的來客，便倉皇的從那椅子上跳起；然而他立時定了神，用了誇張的聲口開始說道，『阿，你到這里來，眞是好的事情，先生；我正有要緊的話要對你說哩。』

『我也有要緊的話，』陀格拉思先生回嘴說，便將他那碩大的形體竪立他的身前。『這是怎麼說呀，我愛的朋友，你這樣侮蔑我的名字？』

『我——你的名字麼——先生？你是什麼意思？保爾出去。』

『他可以停在這里，』陀格拉思轉向保爾回嘴說。

『他應當出去，先生！』那老頭子叫着說。『我曉得我還是我自己家裏的主人呢，先生？』

保爾離了那屋子了。

在暗黑的廊下，他見到他的母親，她拱了兩手，用固定的眼光向門凝視着。她一見他便滴下眼淚，而且扭揑兩手了。

『他要使我們失掉我們唯一的朋友了，』她唏噓着說；於是她歪到他的兩臂中間，痙攣的戰慄着，當兩個男人威嚇的聲音落在她的耳朵上更響的時候。

『走開去，母親，』他催促着；『這激動的你太厲害了，無論怎樣，我們不能幫助這些事。』

她毫不抵抗的任他拉到她的臥房。

『給我一點醋罷，』她央求着，『我快要跌倒了。』

他依着她所求的辦，當他用醋擦她的顳顬時候，他便用了鬆弛的聲口對她講話。所以她不會聽到那兩個男人提高的聲音了。

忽然間，那門砰的關上了；暫時全都沈靜着——不舒的沈靜着；於是起了鏈索的聲響以及他父親因暴怒而廝啞的呼叫，

『塞爾旦——撲他呵！』

『為神的緣故呵，他縱着狗撲他啦！』保爾驚喊着，便奔到天井裏了。

他到時正看見塞爾旦一匹可怕的巨狗，撲向陀格拉思的頸項，一面他父親揮着馬鞭在他後面追。

塞歐爾勞特什思將兩手插在衣袋裏，只是看望着。

『父親，你做什麼呀？』他叫喊說，從他手裏搶過馬鞭來，打算向狗追去，然而他還未到得那番鬭的一簇，那匹畜生已經被巨漢的有力的手所扭倒，張着四爪攤在地上了。

血從陀格拉思的臂膀和頸項上流下來。他的怒氣似乎平息了。他只是靜靜的站着，用手帕揩揩兩手，又浮着和婉的微笑說道，

『這畜生該用性命來抵償纔是！』

『你受傷了，陀格拉思先生！』保爾揑着兩手叫。

『他當我的頸頸是一刀牛肉了，』他說。『同我走幾步過去幫幫我洗淨我自己，這纔我的女侍們不會過於喫驚了。』

『饒恕他罷，』保爾央求着，『他並不知道他幹着的事啦。』

『你敢不回來麼，你這壞猪？』他父親的聲音從天井裏尖利的叫。『我想你打算拉攏那「破聲的」(註二) 流氓呀！』

在他鄰人的揑緊的拳頭裏，有一種痙攣的牽掣；然而他抑制了自己，浮着勉強的微笑說道，

『回去罷；兒子應該和父親住在一起的。』

『但我想要謝罪啦，』保爾吃吃的說。

『這騙子，這流氓，』是從後邊聽得。

『回去罷，』陀格拉思咬着牙關說；『弄得他平靜些，否則他就自害自了。』

於是他為要不聽到罵辭，便起首儘力的用唇吹一支『進行曲，』用了神氣的腳步走過去了。

那老頭子瘋人一般的在天井裏發着火；他胡亂的拋石子，在空中揮車軸，又將他兩腳左右的踢着。

當他遇見保爾時候，他打算搯住他的喉管，但在這瞬間，他母親尖利的只一叫，便從門內奔出來，將自己投到他們之間。她用兩臂

抓住了保爾；她打算說話，然而對於她丈夫的恐懼堵住了她的舌頭。她只能看定他罷了。

「女人家呵！」他叫說，傲慢的一聳肩，便轉身去了；然而感情強制他向人出氣，他便走到密歇爾勞特什思跟前，那人正在緩緩的從新做活去。

「你這狗，你在這里張開嘴作什麼？」他呼喊着他。

「我在做活，先生，」他答說，便從那黑眉毛下面，給了他峻利的一瞥。

「什麼可以阻當我將你磨粉呢，你這狗？」那老頭子驚叫說，在他鼻梁下面揮着拳頭。

那僕人退縮了，這瞬間，他主人的兩拳都打在他的臉上。他踹躡的倒退——他那暗黑的臉上滿是血了；毫不作聲的他抓住了一柄斧頭。

然而這瞬間，那本來焦躁的看守着這情狀的保爾，從後面揑住了他的臂膀，從他的手裏奪了那件武器，便拋到井裏去了。

他的父親又想搤那僕人的喉管了，然而用了迅速的決斷，保爾便抱住了他的身子。雖然老頭子又是踢又是掙扎，他却聚集了所有的勇氣，在兩臂間挾了他到退閒室裏，從外邊鎖上了那邊的門。

「你對你父親幹了怎樣的事了？」他母親嗚咽的說。她早已看到這暴烈的事情，恐怖得失神了，因為她兒子會攻擊他的父親，這在她看來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她惱惱的仰看他，便悲戚的重述道，

「你對你父親幹了怎樣的事了？」

保爾俯身向她，吻着她的手說道，「要安靜，母親，我應當救他的命。」

「現在你已經將他關進麼？保爾，保爾！」

「他得在那里，停留到密歇爾去了為止，」他回答說，「不要給他開門，開了要闖出禍來。」

於是他走出到天井裏。那僕人倚在馬房的門旁，嗅着他的黑鬚，而且對着他惡意的睥睨。

「密歇爾勞特什思，」他向着他叫。

那人走近來了。他額上的血管已經脹的像青色線一般。他（保爾）不敢正看他。

「你的剩下的工資是五馬克和五十銅子。這里便是。五分鐘之內你須得出去纔是。」

那僕人給了他這樣陰險可怕的一瞥，至於保爾吃驚的想到：原來自己毫不懷疑的容忍這近旁的人這樣長久了；他於是定着睛

看他，因爲他每瞬間恐怕受他的攻擊。

然而那僕人默默的轉身而去，走到馬房裏，在那邊結束了他的包裹；兩分時之後便走出到大門口了。在這可怕的騷亂期間，他始終不曾發過一句話。

『這纔好了；現在看父親去罷，』保爾說，決定着去安受一切的打罵。

他開了門上的鎖，準備着他父親向他衝過來。

那老頭子在沙發的角裏，蜷伏的坐着，向前面凝視。他又並不動彈，當那時候，保爾來到他跟前，祈求的說道，

『我並不喜歡這麼幹，父親，然而只得這麼幹呵。』

他只是斜着眼給他糢然的一瞥；於是苦痛的說道，

『你可以隨意幹我，已經是個老頭子，最強壯的是你了。』

於是他又復歪下去了。

從那天起，保爾便是家中的主人了。

（註一）哈台霍甫的原義是『荒原的農場，』與哈台霍思——原義『荒原中的房屋』——有別。

（註二）『破誓的』是一種罵人的形容詞。

第十四章

從那時以來，三禮拜過去了。保爾囚犯一般的工作。雖然如此，他却感到奇異的不安。他有時候到家中，打算睡一晚，然而總是耐不住。他彷彿覺得牆壁在他上面擠進來。他於是到荒原上或者樹林裏遊散去，或者逗留在海侖南塞爾的左近。

『我倘若遇見薇爾思培思，我想我會羞愧到巴不得沈到地下去罷，』他自己說，可是他到處探望她，一看見一個女性的形相遠遠的向他走來，便又懼又喜的發顫了。

他並且起首忽略夜間的休息了。當家中全都睡熟了時候，他便偸偸的出去，時常到天明纔回來，以昏沈的頭和疲乏的手脚，再去工作去。

『我要去謝罪——謝罪，』他時常喃喃的自己說；當他的鐮刀在稻禾中間瑟瑟作響的時候，他便順着這聲音說，『謝罪呵——謝罪。』然而怎麼樣做去，在他全是茫然；他連陀格拉思可曾被狗咬傷得厲害不厲害，還沒有知道呢。

有一回，黃昏時候，他正在樹林的那邊徘徊着，看見密歇爾勞特什思從海侖南塞爾過來。他肩上負着一柄鋤頭，這上面掛一個包

裏。保爾定睛的看他；他準備他來打，然而那僕人單是送給他一回報然的斜視，便走開去了。

『那個人似乎正在想罪惡的事罷，』他想，目送着他。

陀格拉思已經將那停歇的工人雇用了，有一個小工這樣說；他的父親一聽到這消息，便笑着說道，『這正同僞君子一樣，——他對於我，要打量什麼好勾當了。』

他確實的知道，陀格拉思已經將案件『交給法律的手』(註一)了；誠然呵，他尋得了幾分滿意在這思想裏：就是他自己自然將受不公的判斷，後來過一天過一天那傳票沒有來，他便輕蔑的解釋道，

『那個閣人(註二)喜歡延宕呵。』

然而陀格拉思似乎全願意忘却他所受的凌辱；他甚至也不要索押借的資本。

保爾的靈魂充溢着感激，他愈是想不出表示感激的方法，他覺得羞愧便愈是深——他的不安便愈是煩擾他。

因此，有一夜，他又復不動的站在海侖南塞爾的園籬邊了。

早秋的霧浮在地面，枯槁的草微微的顫動。

白房子消失在夜色裏，只從一個窗內，爍着一片陰沈暗紅的光線。

『她是在那里；看護着她那病的母親；』保爾想。他因爲想不出別的方法叫她，便起首吹唇了。兩回，三回，他停着傾聽。沒有人走來，於是他的心中起了懸念了。

他用了摸索着的手，找尋籬笆上的缺口，就是從前藹爾思培思指示給他的，他一尋到道，便爬到裏面花園裏。樹枝撕破了他的衣服，當他在草叢中間，沿着地面匍匐着尋一條路徑的時候。終於他來到一塊寬曠的地方了。白色的石子，耀射暗淡的光線，這光線照爍的比病室裏的小燈更明亮。

他自己在一把長椅上就了坐，向那邊看望。他似乎看見一個人影在帷幔後面晃動着。

於是忽然間，周圍一切亮起來了；玫瑰樹在夜中看得見了；石子閃爍着，那住宅的屋山，剛纔在黑暗中聳出的，現在顯現於暗紅的顏色中間，彷彿黎明的光落到這上面似的。

他詫異的轉過頭來，他血管裏的血凝結了；火的紫色的焰光上射到暗黑的天空。火的邊端襯出黑雲來，白的火焰向上盤旋，在高高的上面射着輝煌的光線，彷彿天空中有北極光似的。

『父親的家燒着了！』

他的頭沈重的擱到長椅的背上；再一瞬間，他便挺起身子來他的兩膝發了抖，血在他的顳顬裏搏動。『阿，上去救出那可以救的！』他內中一個聲音叫；於是猛烈的奔竄，他穿出樹叢，爬過籬笆便沈落到那一邊的水溝裏。

火燒的農場閃耀到荒原上，像初升的太陽一般田稻的殘株晃耀着，黑色的樹林浸在紅色的火光裏。

住宅還沒有損害；那牆壁白石一般的晃耀，那窗戶紅玉一般的閃爍。天井明亮得如在日光下。那火燒的是倉屋——那充滿着收穫直到屋頂的倉屋。他的工作，他的幸福，他的希望，這樣的在煙霧和火焰裏失掉了。

他抖擻了精神，非常急速的，他奔過了荒原。當他走過樹林時候，他似乎看見一個人影掠過，這人影，當他一走近去便伏倒地上了。他沒有很留意。

『上去，上去救出那可以救的！』

騷雜的叫喊從天井裏招呼他。農僕們倉皇的四處奔竄，使女們扭捏着兩手，他的妹子們跑着叫喚他的名字。

村上的人們剛纔醒來了……大路上充塞着人們……水桶曳着上來，損壞的救火機也一路軋軋的來了。

『你們的主人在那里？』他向僕人們呼喊說。

『剛纔擠進去了；他折斷了腳了，』這便是回答。不幸中的不幸呵！

『任着倉屋燒罷，』他向着別的人們叫，他們全然慌亂着，正將小的水桶在火焰裏倒着。

『救救牲口——當心他們奔進火焰中間去。』

三四個人奔到馬房裏。

『你們別的人到屋裏去；不要搬出什麼東西來。』

『不要搬出什麼東西來，』他覆述說，攫奪着物件從幾個陌生人們的手裏，他們正將那些物件從屋子裏拿出來。

『我們却想保全這些東西啦。』

『救救房子呵！』

他奔上樓梯，他經過時，看見他的母親默然而且無淚的坐在他父親的近旁，那父親躺在沙發上欷歔着。

從一個天窗他跳到屋頂上。

『將皮帶給我。』

在一柄乾草叉上面他們遞給他皮帶的金屬的尖端，圓柱形的水便嘶嘶的落到火熱的磚上。

他騎着屋脊坐。他的衣服熱起來；從倉屋飛來的閃耀的火星，落到他的頭髮上。他的臉和兩手上滿是火灼的創傷了。

他全不覺得自身上發生的事，然而他却聞見周圍的一切——他的意識似乎兩重的了。

他看見可怕的火焰中間，稻束怎樣的飛揚到天空，又看見那些沈下到雄大的圈子裏；他看見馬和牛奔出到草地上來，在那邊籬笆之間，他們是安全的；他看見半身燒焦的狗，撕裂着他的鏈條。

『解了狗的鏈條罷，』他向下面叫。

他看見小而華美的火焰，在跳動的青色的光中的，從倉屋的頂跳舞到鄰近的小舍去。

『小舍燒着了！』他向下叫喊。『救出裏面的東西來！』

幾個人奔去，拖了車子出來。

同時圓柱形的水嘶嘶的在屋頂上面澆，流過了『垂木』，濺在磚牆上。在他的眼前小片的白雲升起，消失，重現於別的地方。

於是忽然間，他想到了『黑蘇賽』。她正站在小舍的最遠的角裏，埋在陳舊的廢物中間。

一陣苦痛貫穿了他的胸膛。她——就是他的心一向將希望放在她上面的她——現在覺將一樣的喪亡麼？

『救救機關車！』他向下叫喊。

然而沒有人懂得他。

救助『黑蘇賽』的熱望，將他制服的這樣有力，至於他一時甚至覺得只好犧牲房子了。

『打發一個人來代替我，』他俯向人羣叫，那羣人大半張着口遊閒的站着。

從村上來的一個勇敢的泥水匠爬了上來，拆去磚頭，給自己造了一條路，可以往屋脊上去。——保爾將皮帶交給他，便溜了下來，暗自詫異着他覺沒有折了手和脚。

於是他穿進小舍裏，從那邊，窒息的煙已經向他盤旋過來了。

從村上來的兩個小工，走來了。

『誰同着我來呵？』他叫喊着。

『向前來！』

向煙霧和火焰裏，他們走進去了。

『這里便是「把手」——捏住了——快出去！』

軋軋的啦啦的，機關車蹣跚的走出到天井裏了。在他和那些救她的人的後面，小舍的屋頂坍進來了。

天明了。灰色的曙光混合着殘址的煙從殘址中，隨處有火焰跳起來，又沈下去，立即就全熄了。

羣衆已經散了。沈重的靜寂壓在農場上面；只是從火災的場所，傳來微細的札札嘶嘶的聲息，彷彿那些火焰在熄滅之前再作一回切切的會談似的。

『這樣，』保爾說，『好了。』

住宅和馬房，以及所有的牲畜都救出了。倉屋和小舍橫在灰堆裏。

『現在我們正同二十年前一樣的窮了，』他沈思着，感到他的創傷，『倘若我不曾去遊散，大概這事情不會發生罷。』

當他走進蔓草繁生的亭屋時候，他便見他的母親，拱着兩手，蜷在一角裏。她臉頰上現着深的皺璇，她的眼睛注視着空間，彷彿她仍然看見火焰在前面舞着似的。

『母親，』他焦躁的說，因爲恐怕她要弄得發狂。

於是她點了幾回頭，說道，

『是的，是的；人生就是這樣呵。』

『這又會好起來的，母親，』他叫着說。

她看着他微笑，這微笑直沁到他的心房。

『剛纔你的父親趕我出來，』她說；『我懇求你不要也趕我呵。』

『母親，爲基督的緣故不要這樣的說呵！』

『哪，保爾，這當眞不是我的錯，』她說，用了祈求的表情仰看他，『我不曾拿燈到馬房裏去。』

『但是誰這麼說呢？』

『你的父親說這都是我的錯，並且叫我往魔鬼那里去。但是你不要傷害他，保爾，』她焦躁的祈求說，因爲看見他動氣了；『他受着這樣大的苦楚，不要再和他鬧罷。』

『醫生一點鐘之內就來，我已經請他去了。』

『往你父親這里去，保爾，去安慰他罷；哪，我本想自己去的，但是他趕我出來，』於是又復蜷屈着，她自己囁嚅的說道，

『他趕我出來——趕我出來。』

（註一）『交給法律的手』是一句習慣語，意思就是『準備法律解決。』

（註二）『閒人』這稱呼，含着冷嘲。

第十五章

不可言說的愁苦已經降到哈台霍甫了。那父親躺在退閒室裏

他的病牀上，呻吟，怨歎，而且咀咒他的生辰。他溫和些的時刻，便帶着淚眼，捏住他的妻的手，因着使她的命運結合於他那殘廢的生命，請求她寬恕，並且應許着使她將來又富饒又幸福。富饒——富饒過於一切的——

這是太遲了。他的溫和的話現在不能使她有什麼印象了。在她痛楚的心中，她已經聽得那就要接着這些話的不可免的怨詈了。她露着憂枯的臉頰和無光輝的眼睛，來去的走，從未發一點怨聲，在她的沈默裏，是加倍的可憐。

然而誰都沒有憐憫她——便是上帝和『運命之神』也沒有。她一天天的困乏起來；在她那蒼白色青筋脈的額上，似乎已經烙了『死』的印記，而她一霎子所懷慕的幸福，比以前更離得遠了。

那本來可以給她一些寬慰的唯一的人便是保爾，而他規避她，像罪犯一般。他早上不大敢和她握手，她一注視他，他便往下看了。如果她少些昏沈少些愁鬱，她也許會有什麼疑念罷，然而她愁苦中所覺着的只是她缺乏安慰。

有一回，暮色蒼茫中，他工作之後，照常的正在火刼場的殘址中間檢索着時候，她從他後面走來，坐在他近旁碎裂的基石上，打算開口講話，然而他規避她，同先前一樣。

「保爾，不要待我這樣惡，」她祈求的說，於是她的眼裏瀰滿着淚了。

「我沒有對你幹什麼，母親，」他咬着牙關說。

「保爾，你有些反對我罷？」

「沒有，母親。」

「你以爲起火是我的過失麼？」

於是他高聲的呼叫，抱了她的兩膝，便小孩似的哭了；但當她想要撫摩他的頭髮——他們之間通常所有的唯一的撫愛——那時候，他便跳起來，推她向後，叫道，

「不要接觸我，母親；我是够不上這樣的。」

於是他轉過背去，便走出到荒原上。

自火災後他清醒的第一瞬間以來，他就存着一個固定的觀念，不能擺脫；這固定的觀念，就是單獨『他』有這一切的罪。

「我如果不會去遊散，」他自己說——「我如果那時看守着這房屋，盡我的職務，這不幸的事就不會發生了。」他所有的秘密的企慕，現在在他看來，正像一種反對他父親的家的犯罪。

如耶穌在蓋思曑一樣，他同他自己的心戰爭，希求着贖罪和赦宥。然而無論那里，他的自疚總不讓他安寧。他的眼前，終日跳舞着

火焰，晚上他上牀去，凝視着幽暗時候便彷彿從每一罅隙間，伸出火的舌來彷彿那包圍他的不是夜色卻是黑的煙霧。

他還不曾想到起火的原因；那又復壓制他的憂愁，深重到沒有復仇思想的餘地了。生活的窘迫抑制了那些思想；付藥舖的錢還不容易湊集哩。他日夜默想盤算，定了大大的計畫，去籌集最是絕對需要的現款。他也寫信給他的哥哥們，問他們可否設法爲他以適中的利息，借幾百『泰斐』。他們非常悲切的回覆說他們自己已經負債累累，不能再去告貸了。哥德弗里特，那當教師的，不多時前的確已經和一個富有的年輕女士定了婚了，保爾從他的信裏知道要他向她的家族借一點款子並不難，但他以爲這樣的懇求是於他的地位的尊榮有損的；他說倘若他將那實際的景況宣布的過早，他怕敢和他的岳父商量事情呢。

雖然如此，那算得祝福的便是那成熟的收穫早已賣掉而且成交了，那番茄大部分還在地裏，因此他可以得到些現款，僅夠應付最切要的開銷了；然而老是企圖着的重造倉屋的事怎麽樣呢？

在殘址中間——在焦黑的棟梁與焦黑的牆壁之殘址中間——『黑蘇賽』挺了那爲黑的身子和細小的頸項站着，除了幾部淒涼的車子，這是從毀滅中救出的唯一的物事了。

孿生兒在這悲戚的期間已經失了她們許多的樂事，只在寂靜的屋角還是絮聒着嬉笑着，她們畏怯的走來走去。他的父親，當他初次在牀上挺直的坐起身，看見窗外那黑色的怪物晃耀着時候便捏緊拳頭，叫道，

『怎麽他們不任那件討厭東西燒掉呢？』

然而保爾心中愛她，卻更其深切了。『現在就是你回生的時候罷，』他說，便曳出輪子來，察看汽鍋的內部。晚上他起首用檸檬樹斷成小的模型，有一天他便寫信給哥德弗里特說：

『請從學校圖書室裏，尋出幾本講汽機的構造的書來寄給我。我彷彿覺得我家很依賴這些書似的。』

託哥德弗里特是枉然了。一則從圖書室裏取並非他自用的書是違反他的主意的；二則這些書於保爾不會有什麽益處，因爲他還不懂得物理的原理。於是他寫信給瑪克思。瑪克思立即寄給他一個重十磅的包件，內中是簇新的書籍，附着一張五十馬克的發票。他決意購置那些書，便緩緩的儲蓄起五十馬克。『於『黑蘇賽』是什麽都不會賞的，』他說。

然而他就要碰到引起不安的新的事故了。

一天早晨，一輛馬車向農場趕過來，車中坐着兩個不識的紳士，

同一個憲兵，有一個是安邊模樣的人，大約四十歲光景，鼻梁上架着金邊眼鏡，他自己報告，是區警察長。

保爾喫驚了，因爲他很覺得自己掩飾過許多事情。

區警察長先察看失火的場所，畫了屋基的略圖，問明了門窗本來在那里，然後他將所有的僕人叫出來，極仔細的盤問他們從起火的前一天直到那時刻他們做着什麼事。

保爾站在他近旁，臉色蒼白而且發着抖，待到區警察長遣散了僕人們來察問保爾自己時候，他便彷彿覺得世界的末日已經到了。

『起火的前一天你是在倉屋裏麼？』區警察長問。

『是的。』

『你吸煙麼？』

『沒有。』

『你記得你可曾用火，火柴或者這等東西不論怎樣的幹過什麼事麼？』

『阿不，我很當心，不至於這麼幹。』

『你最後在倉屋裏是什麼時候？』

『在晚上八點鐘。』

『你在那里做什麼？』

『我在鎖大門之前，照例的巡視一遍。』

『大門總是你自己鎖的麼？』

『是的，總是我。』

『那出事的晚上，你注意到什麼事麼？』

『不曾。』

『你看見有什麼人躲在鄰近地方麼？』

他電光般快的感到這麼一回事了。這瞬間他只記得，他所見的人影在起火時候消失在樹林裏。然而那不是在鄰近地方，於是深深的吸一口氣，他答道，『不曾。』

『阿，現在這可以說出來了，』他想，其次的質問就將使那夜間遊行的事，在白晝暴露罷——就將洩露他一向藏在心中的秘密罷。然而沒有。區警察長忽然中止了，停了一會說道，

『可不是有個僕人，叫做勞特什思的，替你家做活，直到不多時前爲止麼？』

『是的，』他答說，於是用驚愕的眼睛注視區警察長。這樣，勞特什思受了嫌疑了。

『爲什麼你停歇他呢？』

他細細的敍述那可怕的事故，然而很當心儘力的不使那在前的陀格拉思的一幕多顯露出來。現在因爲第一層的危險避免了，他又覺到舒泰了。

那書記急切的記錄下來，於是區警察長擡起眉毛，彷彿他已經明白了一切事似的。當保爾說完時候，他（區警察長）向憲兵打一個信號，那憲兵默默的回轉頭，便走向海倫南塞爾的路上去了。

『現在，你的父親呢，』區警察長說；『他的樣子可以受察問麼？』

『待我看來，』保爾說，於是他走進病室裏去。

他見他父親挺直的坐在牀上；他的眼睛閃耀着，他的臉色上有着凶惡抑制的憤怒之表示。

『任他們來罷，』他向保爾呼叫說；『還全是獃氣罷了——他們不敢控告眞正的「罪人」哩——但是任他們進來罷。』

他也敍述爭鬪的情形；然而正是保爾因爲羞愧而掩飾過的事——同陀格拉思的爭鬪，以及縱着狗咬的事——他在陌生人們的前面用了浮誇的口才儘講下去了。

區警察長沈思似的搔搔頭，他的書記便急切的將一切話記下來。

龔尤阿佑一到他須得說到他兒子的干涉那一刻，他便默然了。

他向他瞥了一眼，在這一眼裏閃着無限的輕蔑與憤怒。

『還有什麼？』區警察長問。

『我是個老頭子了，』他從牙齒間囁嚅的說道；『不要強制我招出我自己的醜事來。』區警察長滿意了。當他問那老頭子可曾疑到密歇爾勞特什思時候他便兀自神奇的冷笑，又喃喃的說道，

『他也許受人指使的罷，但是——』他停住了。

『但是？』

『這是可憐的事，先生，「公道」眼睛上包了一條繃帶了。』他嘲笑着答說。『我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區警察長和書記搖着頭面面相覷；於是審問終止了。

『密歇爾勞特什思可要受拘麼？』保爾問着那紳士們說，當他們上馬車之前。

『我們希望這事情已經辦了罷，』區警察長答說。『他酒的醉時候，露出各種可疑的隱情來，而且我們從你這里探知的案情，儘夠作爲證據，可以問庭起訴他了。自然有許多事情還待查明纔是呵。』

於是他們乘車去了。

保爾在馬車後面注視了好久。

區警察長的最後幾句話，已經從新引起他的憂慮來了，當禮拜連續的過着，開審前最初的手續施行着時候，他坐在家裏，興奮的抖着，正彷彿那判決書將要摧殘他——而且只有他——似的。

保爾，同着他的母親和妹子們，接了赴審的傳票；只有他父親這有一種選擇保留着，就是他也可以在家裏受末次立誓的審問，然而他申說着：他寧可倒斃在法庭裏，卻不願坐在家裏，而任着致指他財產的人漏了網。他這句話中的意思是說誰，他沒有說明——不過這並非被控的僕人，這一層他是使人懂得十分明白的。

開審的日子到了。保爾已經給他父親做了一把可移動的椅子，這還免得他走步了。他坐着這椅子，被擡到車子裏，便在一層乾草上輕輕的放下來。

那載着美尤阿伍的家族往市鎮去的，是一部淒涼的阢隉的車子，因為好些的車輛都已燒掉了。保爾儘力的將這車子弄得很舒適。在當作坐位的草薦上面，他已經鋪了一張舊的馬衣，這經過了許多年，破損而且褪色了。

貧困包圍着的，那家的主人，站在車子裏，呻呼而且罵人；他的妻儼然的坐在他前面，蒼白，苦惱而且頹喪，彷彿她是這車的「守神」似的。在中間，從兩雙浮蕩的眼睛裏，流露出永是茂盛的青春來，這便是在瓦礫堆上也會滋生的；而在前面，當作這部壞車子的御者，坐着保爾，悲戚的向前看，因為他羞愧着，以為不能給他親愛的人們乘坐好些的車子，他們是他初次一齊出來，作長途的乘行的。

十一月太陽的微弱的光線浮在黃色的荒原上；蔓草延在稀疏的黃草中間；到處閃爍着雨水的霧；而路邊傾側的柳樹上，掛着零落的葉片，像死了的蝴蝶一般。

「你記得二十年前我們怎樣的乘車在這條路上過麼？」藹爾思培思女士問她的丈夫，便向保爾瞥了一眼，他那時是她曾經抱在胸頭的。

美尤阿伍兀自喃喃着，因為他不愛好記憶——這樣的記憶。然而藹爾思培思女士拱了兩手，想起許多事來：這不會是什麼悲戚的事，因為她微笑了。

車子愈是近了行程的終點，保爾便愈覺得頹喪了。他在他的坐位上舒展了一下，殘顫便只是貫澈他的身子。

那失火的可怕的一夜，非常明晰的湧現在他的眼前，在須得在不識的人們前面站着講話的恐怖中，他驟然被一種幸福之心情所制住了，那時候他記起這事來：他曾經怎樣的高站在峻險的屋頂，被煙霧和火焰所包圍的，動作着指揮着：誰都服從他——是在

忙亂中頭腦一直清醒着的唯一的人。『我在相當時候，大概還能夠獻出好淡的本領來說，』他想着似的自己說；但是他後來一冥想到他那悲戲，壓迫無價值的生活，他便陷於頹喪，愈加深了。『這永不會各樣的了；只會一年年的壞下去呵，』他說。於是他聽得他母親在後面嘆着氣，而且他剛纔所想的意思，此刻在他看來，便是卑劣的無良心的自私了。

『這不是我自己的問題呵，』他喃喃的說，於是車子經過了市鎮的城門。

在有高的石梯以及弓形的窗的紅磚的法廷前面，車便停了。不多遠停着一部諗熟的馬車，而且那座板上的馬夫仍然戴着那同樣的帽纓，就是當保爾將娶麗堅僧禮時候，曾經給過他這樣的印象的。

當他父親仰起身時候他也看見這馬車了。

『唉，那流氓也在這里呵！』他叫着說。『我正要看看他可受得住我的眼光。』

於是保爾得了一個警察的幫助，攙着他上梯，到屋子裏去做證人。他的母親和妹子們跟着他們來，於是人們站住腳；看那褒成的行列。

證人的將憩室充滿了人們，大半是海侖南塞爾的人。在一個屋角裏，站着一小羣乞丐，一個浮腫的臉的女人，她的腰間束着一條華美的紅色圍巾，這其間睡着一個小嬰兒。一小羣襤褸的孩子們抓住着她的衣服的襞褶，他們搔搔頭，或者傻傻的彼此相擇。這便是被告的家屬，想要供說那夜他們的父親在家裏。

美尤訶佑在他椅子裏伸展出來，周圍瞥着輕蔑的眼光。他自以爲在這天是一個比什麼時都偉大的人——是英雄兼是殉道者。

門開了，門檻上現出陀格拉思同着蘇爾思培思來。美尤訶佑向他投了很毒的一瞥，便自己輕蔑的發笑。陀格拉思沒有留意他，却在對面的屋角坐下來，拉蘇爾思培思到身邊。她顯得蒼白而且愁悶，有一種嬌怯羞澀的姿態，這也許是因了她那奇特的不慣的周圍而起的。

她帶着微微的笑，向保爾的母親和妹子們點點頭，又用默思似的眼光看他，像是問着什麼事。

他斂下眼因爲受不住她的注視。他的母親動了動身子，像是要走往她這里去。但美尤訶佑便抓住了她的衣裾，並且說變得過於必要，『你敢麼！』

保爾彷彿覺得麻痹了。他的兩膝在下面發抖；他的額上壓着一

種沈重的壓力，使他不能思想了。

「你要引起她的羞辱了，」他不住的喃喃的說，卻自不知道說些什麼。

法廷的裏邊，證人的審問開始了。人一個個的叫去。

起初是工人們；隨後是酒館主人，在那酒館裏密歇爾勞特什思曾經吐露過可疑的隱情的；隨後是屋角裏擺襪的小傘人。屋子裏空虛起來了。於是叫喚了陀格拉思的名字。他接着他女兒的耳朵說了幾句話，也許是關於美尤珂伍的，隨即大踏步的走去了。

她的兩手在她兩股間握着，她現在孤單的坐在牆邊。一種激動之深的紅暈在她臉頰上發燒。她顯得很嬌美而且怯弱；她那簡率眞實的性質表現在她的臉相上。

他的母親眼光沒有離開她；而她時時遙遙的看保爾，彷彿睡夢中一般的微笑。

一刻鐘經過了；於是瑪爾思培思的名字也被叫了。她向他母親投了和善的一瞥，便從門口消失了。她的審問並不長久。

「美尤珂伍先生，老年的」事務員從法廷裏叫，便向他們奔來，幫保爾搬那椅子。

那老頭子喘着氣，脹起他的兩頰；於是他又復向後掀着，低低的呻吟——心中很喜着自己能夠幹些很有效果的事。

保爾的眼前，浮着廣大的審判廷在一種赤色的霧中；他隱約的看見密緊着的臉，向下面注視他自己，或是他的父親；於是他就得離廷了。

那妹子們，直到此刻爲止，本來充滿着好奇心四顧的，起首恐懼了。爲要滅絕她們的恐怖，她們便喫她們帶來的「散特維支」（一種夾肉的麪包）。保爾激勵她們，拒卻了她們慨然遞給他的臘腸。

他的母親已經退到屋角了，正在發着抖，時時說道，「他們要我怎麼樣呢？」

「美尤珂伍先生，年輕的」從門口傳過來。

再一瞬間，他便站在那滿是人們的崇高的屋子裏，一張升高的桌子前面了，就桌坐着幾個人，露着嚴緊莊肅的臉；只有一個，那略略坐在一邊的，不住的微笑，那便是檢察官，是「全世界」所畏懼的。在法廷的右邊，也在升高的座位上，坐着一小簇尊嚴的公民，顯得很困乏似的，弄着小刀，紙片之類以消遣。這些便是陪審官。在左邊，鎖進欄中坐着被告。他正在牟眼瞟瞟來，他的臉色顯得彷彿全部事情關係任何人，卻不關係他。保爾從未見過這險惡的漢子顯得這樣高興哩。

「你的名字是保爾美尤阿鉅。你是這麼這麼的時日生、新教徒……？」那坐在中央的法官問，是一個頭髮的很光的，鼻了大而且鷹的人，從一本大的書上報着『日子』。他用一種愉快的低微的聲調說話，但忽然間他的聲音便變得粗重，而且小刀一般鋒利了，於是他的眼睛向保爾一閃。

「在你的審問之前，保爾美尤阿鉅先生，我教你注意這樁事：就是你須得用誓言證實你的供詞。」

保爾發抖了。『誓言』這個字劍一般的穿過了他的靈魂。他彷彿覺得自己定將倒下身子，掩住臉，避掉那注視他的偵察的一切眼光似的。

他隨即漸漸覺得自己起了一種希奇的變遷。那注視的眼睛消失了，法廷沒在霧中了，而且法官的明晰鋒利的聲音對他說的愈長久，那用了神的和凡世的刑罰恫嚇他的話，他聽的愈深切，他便愈覺得彷彿自己同着那人十分孤寂的在那大屋子裏了，於是他所有的意識，希圖這樣的回答他，至於要把藹爾思培思完全離開這問題了。

「現在是這時刻了——現在表示你自己是一個好漢出來！」他內中一個聲音叫。這個感想，正像他坐在屋頂上時所有的感想：他的機智敏銳了，那永是壓於他的沈重的壓力消沒了，彷彿那本來束縛着他的鏈條解去了一般。

他用了平靜的話敘述他所知的關於被告的事，又細說他的性格；他並且說：他曾經感到他們之間一種內部的相類。

當他這麼說着時候，咕唧的聲音，逼徹了法廷，那班陪審官落了幾張紙，於是兩三把小刀，喧然的收合着。

「當陀格拉思先生和你的父親爭鬪時候，是怎樣情形？」主席法官問。

「這我不能告訴你，」他用了堅決的聲音回答說。

「爲什麼不呢？」

「我就得說到我父親的歹處，」他回答。

「歹處是什麼意思？」主席法官問。「你可含有這意思，就是你恐怕暴露出來，使你父親受法律上的處分麼？」

「是的、」他柔聲的答說。

同樣的咕唧聲音又復逼徹了法廷，在他的背後，他聽得他父親叱駡的聲音，「這墮落的流氓！」然而他不使自己爲這所困惑。

「在這等案件裏，法律准許你拒絕招供，」主席法官接下說。「但是有什麼事情使你父親憤恨勞特什思呢？」

毫不遲疑的，他敍述那情形；只是當他須得供認自己曾經如何帶父親到屋裏時候，他的聲音發顫了，於是他轉過頭，彷彿預哀求他的饒恕似的。

那老頭子揑緊拳頭咬着牙關。他不由的活着看他的親生兒子撕掉他頭上的光榮的『圓光。』

『在你停歇了那僕人之後，你沒有再看見或者聽到關於他的什麼事麼？』主席法官問。

『不。』

『當你在失火的夜裏醒來時候，你最先看見什麼？』他繼續着他的詰問。

一回長時間的沈默。保爾將手擊到額上，便搖擺的退了兩步。一種憐憫的震悚遍澈了法廷。人都單是想那可怕的景象的回憶使他當不住了。

沈默繼續着。

『請回答罷。』

『我並——不——睡覺。』

『那你是醒着……當你最先看見火光時候，你是在你的臥房裏麼？』

『沒有。』

『你在那里？』

一回長時間的沈默。法廷裏是這樣的靜寂，連一片葉落到地上也可以聽得。

『你不是在家麼？』

『不是。』

『那麼那里呢？』

『在——海侖南塞爾——的——花園裏。』

一片遏制着的咕唧聲起來，這變成了一陣喧擾，當那時候老陀格拉思巳經從他的椅子裏跳起，用了一種貫澈全廷的聲音呼叫說，『你在那里做什麼呢。』

老美尤訶伯發出一種咀咒。蕗爾思培思臉色轉青了，她的頭便沈重的擱在長椅的背上。

主席法官將鈴（註一）抓住了。

『那邊請靜些，』他說；『我正在問事啦。再一打岔，我要將你們攆出法廷去了。那麼，保爾美尤訶伯先生，你在海侖南塞爾的花園裏打算做什麼呢？』

便在這瞬間，背後起了新的囂聲，於是在證人席裏，人成了一個

圈子，圍着薇爾思培思。

『那邊怎麼了？』主席法官問。

那檢察官，他的眼睛是不使法廷裏一粒塵埃逃脫的，欠身向前，帶着含意的微笑，對他低語道，

『那證人暈倒了。』

於是主席法官也微笑，全班的陪審官也微笑了。

薇爾思培思，倚在他父親的臂膀上，便離了法廷。

現在那削臉的小身材的人站起身——他坐在被告前面，一直是玩弄着一串鑰匙的——！便說道；

『我請求主席停審五分鐘，因爲關於這事件，證人的出席是很重要的。』

保爾向着這人送了嬌養的一瞥。

法院停審了。

五分鐘是永生似的。保爾被許着坐在證人席裏。他的父親用了他眼中的憤怒繼續注視他。然而他沒有做要對他講話的信號。

薇爾思培思帶回到法廷裏，蒼白得像死一般，於是保爾又向前走去。

『我再警告你，』主席法官起首說，『在一切事上，要嚴緊的誠實，因爲你知道你的口供的每句話，是在立誓之下發出的。』

『我知道的，』保爾說。

『但是你知道罷，你有拒絕口供的權利，倘若你那口供將引起懲罰，到你自己或者你的家屬的身上。現在你願意，而且能夠使用這權利，同你先前一樣麼？』

『不。』

他用了堅定明晰的聲音說話，因爲他抱有這個確信，以爲如果他現在沈默，薇爾思培思的體統將立時失掉的。

『但是倘若我的誓是僞誓呢？』他立時聽得他的良心低語着；然而這是來不及了。

『——阿你在花園裏打算做什麼事呢？』主席法官問。

『我打算——去謝罪，爲着在我父親家中，所犯的反對陀格拉思的罪。』

失望與不信的躁聲傳遍了法廷。

『而且爲了這原故你在人家的花園裏進行麼？』

『我有一種期望，想遇見一個人，我可以向他求恕的。』

『而且你是爲此據夜裏去的麼？』

『我睡不着嚒。』

『而且是你的不幸驅使你往那里的麼？』

『是的。』

『你在花園裏遇見什麼人呢？』

『沒有。』

『你以前在同樣的時光，曾經往那邊去過麼？』

一回長時間的沈默，於是又一個『沒有』從他嘴裏出來，這時候說的低微而且遲疑，彷彿從良心裏轉出一般。

那制住各人的緊張減起來，主席法官翻轉他的紙張；蘇爾思培思用了大而無光輝的眼睛遙遙的注視他。

『當你最先看見火光的時候，你在那里呢？』

『大約離開海倫南塞爾的邸宅有二十步。』

『那時你怎麼辦呢？』

『我很驚慌了，便立刻奔回到到我父親的農場。』

『你怎樣的離開花園的？』

『我爬過了園籬。』

『那就你沒有開那從花園通到院子的門麼。』

『沒有。』

『而且你沒有經過房子的前面麼？』

『沒有。』

法廷裏起了新的喧擾。拿着一串鑰匙的小身材人站起身說道，

『我要請求主席再問問陀格拉思姑娘——關於她所說那夜她聽得的事。』

『你可以說說、陀格拉思姑娘，』主席法官說。

她向保爾深深看了一眼，便站起身來。他們現在一同接近的站在廣大擁擠的法廷裏，彷彿他們彼此相屬似的。

『當火光使你醒來時候，你聽得腳步聲向那里消失的？』

『向着院子那邊，』她柔聲的回答，不很可以聽得。

『你可分明的聽得園門的栓作響麼？』

『是的。』

『好好的想一想：你可會聽錯麼。』

『我沒有聽錯，』柔聲而却堅定的答說。

『謝謝你。你可以坐了。』

她用了不穩的脚步回到她的座位。自從那重要的『沒有』以來，他的眼光就釘在保爾身上。那時候，她忘掉了周圍的一切似的。

『當你跨過園籬時候，你走那一條路？』主席法官接續問，轉向保爾。

「橫過了荒原。」

「你經過樹林麼？」

「沒有，我跑時離那里有二三百步。」

「你路上沒見什麼人麼？」

「我看見一個人影向樹林過去，我一走近去，忽然不見了。」

一種延長的激動傳遍了法廷；被告臉色轉青了，他的眼睛裝作固定的注視。檢察官沒有將眼光離開他。

再是幾個不重要的詰問，保爾便即被應許坐下來。

他的母親和妹子們被叫喚了，然而她們能夠說的話是不重要的。妹子們好準的，幾乎豪放的四顧。他的母親，當她須得說起她醒來的瞬間那時候便哭起來了。

保爾見諾爾思培思沒有被他所連累，便覺得得意而且幸福了。他微笑着向下看，喜着自己的勇氣。但當證人叫去立誓他須得擊起手時候，他便覺得彷彿一百磅重的擔子，掛在手上，彷彿他耳朶裏低語着一片低而悲戚的聲音，「不要發誓呵。」

於是他發了誓。

他一坐下，那聲音又說道，「你大約犯了僞誓罷？」他本能的擡起頭。於是他幻想到：一個灰色的影掠過他，輕輕的觸了他的額。

他輕蔑的皺了眉頭。「設使我發了僞誓，豈不是爲了她麼？」

不一刻他的靈魂因這思想彌滿了廣大的喜悅，但再一瞬間，一種沈重的壓力便積在他胸上，窒着他的呼息，箝制着他的手足，這纔彷彿覺得以後永不能再動了。

他聽得律師的單調的聲音，那律師開始辯護了。然而他沒有留意。忽而他驚起了，當那時候辯護的律師用他的一串鑰匙指着他，又用了銳利急促的聲音叫道：

「而且這個證人，諸位法官呵，他夜間在陌生的花園裏詭秘的徘徊，而且特出各種心理上的造作的遁辭來掩飾他那夜行的不良的動機，當他說他忽然看見一個人影出沒時候你們可以相信他麼？人影是，說得溫和些，只能從他那狂熱的腦子裏製造出來罷？他在花園裏，打算做什麼呢，諸位法官？我將這問題留給你們，由你們的偵察結果，你們的人間經驗去回答；至於那證人呢，他是否將誓言和良心符合，這是他自己的事呵。」

於是他十分頹喪了。

法官報告『犯罪』的判決書；密歇爾勞特什思判五年的懲役。

正在主席宣告判決的時候，一種譏嘲的笑聲響徹了法廷。這是從美尤訶伍傳出的。他原來在椅子裏起了身，向陀格拉思伸出他那殘廢的手來彷彿要撲向他的喉頭似的。

當他擠出了法廷時候，他不住的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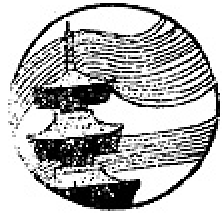
「他們『絞』了小放火犯，却讓主犯漏網了。(註二)」

那無助的男人的狡猾的笑聲響徹了廣闊的走廊。

(註一)　鈴——在德國法廷裏是作維持秩序用的。

(註二)　這句話在德文裏，是一句常常用於竊賊的習慣語，所以句中有『絞』這個字。

(未完)



女子之性的知識（續）

美國魯濱孫（William J. Robinson）原著　味辛

第二十章　手淫

手淫，就是用手弄生殖器而加以摩擦的惡習慣。我所以稱他爲惡習慣，就因爲這事可以妨害少女將來的健康和發達的緣故。如果屢行手淫，其害頗大；而且這害處也略爲永久的。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女子要比男子更爲有害。

就於手淫的少女，不單是消耗肉體，貧血，成暗蒼色的不快的顏色；而且到了結婚期，不能更起正則的性的慾望，結婚以後，也不能依了與夫正則的接觸而受一點的快樂。她們走到變態性慾的方面去了。在事實上，有手淫癖的少女中，憎惡正則的交接，因而缺家庭的圓滿的，很是不少。有時其夫竟不得不要求離婚。然幸而少女的手淫，並不像少年的多。少年的手淫，常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然在少女，却不過百分之十或二十罷了。然百分比雖是很少，手淫却總是有害的。如果少女要尊重她的健康，尊重美的成長，尊重精神的發達，決不可耽於手淫。如果已經成爲手淫的奴隸，便不可不竭力打破他。至於做雙親的，對於子女的平日，不可不加注意；務須用種種的方法，使他們不要染這種惡習慣，或使他們改除。

兩親的態度　兩親發見了他們的小孩陷於手淫癖時，或者要覺得非常發慌。然決不可像發見了他們做盜賊或犯放火狂時的樣子，以爲他們犯了什麼大罪。很有許多的人，因於中世紀時代的思想，以手淫爲有害，同時更以爲是罪惡的。因此叱責他們，威嚇他們，以爲這是非常可怕非常丟臉的事，說他們如果不改除，便要發生極悲慘的結果。——這樣的訓戒，可以發生恰正反對的結果。爲矯正手淫癖的目的而訓戒，事實上却招致比手淫癖更悲慘的結果來。

更有在他人的面前施以訓戒和叱責的，這更是非常的不好。在被叱責的兒童的胸中，執拗和怨恨，永遠的留存着。因此更加不

能說出惡習慣了。看了兒童到醫師那裏來的時候的態度，——其消極的態度，執拗的態度，忍淚的態度，便可容易知道兒童把醫師當作什麼看了。他們看醫生，正如青年的罪犯在審判席上看審判官一般。

然而這樣的兩親的態度，却仍然沒有改變。如果要改除這種態度，不可不立刻就改。一般的兩親和一部的醫師，應該知道把手淫的害處說得過於誇張，實在是有害無益的。少年少女的大多數，幾乎都是因爲不知道手淫的害處而陷入的。所以如果能夠澈底的說明了其中的眞相，不但可以救出了兩親和少年少女的苦惱，並且可以免除手淫癖的。

我們不可不以同情的眼光，接待那有手淫癖的少女。手淫決不是罪惡，這是我要再三說明的。然不可不了寧親切的說，手淫對於將來身心的成長，實在有非常不好的影響。用了這同情和親切，說明眞實，大約可以打破少年少女的手淫癖的。但現在世間的人們，還不肯承認我這主張。然而我以爲我在下面所寫的意見，恐怕可算是關於這問題的眞理了。

「雖是行過度的手淫，也斥爲非常的惡德，這反使手淫者覺得有害的結果，以致這種習慣愈難打破。醫生以至性慾學者，差不多全體都說那手淫的有害。然而用了過於誇張的口吻來說，一定發生反對的結果的。手淫者自以爲我自己已經是墮落的人，到底不可挽救，失却了自尊心，愈成爲習慣的奴隸了。」

我雖是這樣說，但我決不是否定手淫有害的人。不用說，我認手淫是有害的，而尤以從少年時代犯這惡習慣的爲更甚。並且我並不是想縮小手淫的惡影響而加以否定；不過其有害的程度，並不像從來許多人所說那般的誇大。這實在祇能說是非眞理的誇張罷了。

關於手淫的治療的問題，凡屬於藥劑的療法的，此處不能多說。惟略述幾條豫防法，以防兒童的陷於手淫，似屬必要。因爲本書不但爲少女們的讀物，也是爲一般父兄所讀的緣故。

手淫癖的豫防　最根本的豫防法，先須從嬰兒時爲週到的監視。在我們所曉得的範圍內，很有許多愚蠢的婢僕，不良的乳母，從小把這種惡習慣教那兒童的，也有家庭教師故意或偶然教導他們的。所以這一點應該先加注意。

十歲內外的小孩，切不可單獨放在外面，必須有一個可以信託的監視者管束着。少年和少女，須禁其有過分親密的交遊；不禁也應該注意，而以年齡相差過大的爲尤甚。幾個的少女，不可放在一室的裏面；但有

年長者監視的時候，不在此例。

兩個少女，不可睡在一張的床鋪上。就是成人，除了父母姊妹之外，也不可使與小孩同床睡眠。有時並不是故意的教導，往往有因肉體屢次接近的接觸而覺到手淫的。

無論少年或少女，都不可不使獨宿。床應該揀擇稍硬的。被褥不可太厚，用毛布遮到脚尖爲止。宜從幼年時代養成兩手伸出被外的習慣，不可使之藏在被內。這事決不覺得困難的，如果成了習慣，很可以豫防手淫。

睡在床上，不可屢次轉側；早上一醒，不可再臥在床上，須要立刻起身。起身得快，能使性格堅固，肉體強壯，意志健全。

兒童多有在九歲到十三歲的時候，知道了手淫的。做父母的，應該很親切很正直的教以這樣的知識：——弄生殖器是不好的，爲這樣勸導的朋友是惡友，所以切不可把摩弄生殖器當做一種遊戲，不可和胡亂談講性的事情的人做朋友。

用熱湯洗浴，容易引導到手淫的方向去。青年的性慾因熱湯而誘發的極多；少年少女都是一樣的。在著者所知的範圍，許多的患者，都自說是因熱湯洗浴而發見最初的手淫的。不必說，一次發見以後，便二次三次的成爲習慣了。

凡是以爲可誘發手淫的一切事情，都該力謀避去。局部所生的濕疹及別的皮膚病，應該迅加治療。此外凡可以使性慾早於覺醒的一切，都該禁止。淫靡卑劣的戲劇，舞蹈，及戀愛小說等，都是不好的。

精神的手淫　少女之中，也有並不直接的用手摩弄局部，卽不行觸手的手淫而耽於所謂精神的手淫的。就是將精神集中於異性的一點，在腦中描出一切猥褻的情形以求滿足的。這精神的手淫，使身心疲勞的害處，遠在普通的手淫以上。有時發生性的神經衰弱及其他的疾病。這是更其應該禁止的。

第二十一章　白帶

白帶，是從膣排出的白色的污物，使近代女子非常苦惱的一種東西。患者至少百人中有二十五人，（某學者說有五十人，又某學者說有七十五人。譯者按：我國有『十女九帶』的俗語；因爲我國女子對於生殖器的衞生素不講究，所以患的人更多。）不過所下的分量略有多少的差異罷了。其症狀，有時極輕，不過略覺不快；但有時竟有全身衰弱，脊部覺得十分痛苦，並且感到局部的辛痛，發生腫物的。治療大概困難，處女尤甚。本來白帶並不是從膣而生的，其原因却遠在子宮頸。所以卽使對於膣的處置非常完全，而於其根本的子宮沒有治療，白帶仍然永遠不能止的。白帶的治療，在處女更爲困

難，就是為了這個緣故。因為處女要不使處女膜破裂，不能施以用子宮鏡的局部治療。其結果致白帶愈多，發生子宮及喇叭管的慢性炎症。女子的不姙症，多數都為着在處女時代患白帶過久的緣故。所以患白帶的人，千萬不可輕視，務須從早治療，這實在是將來幸福的基礎。

白帶的原因何在？對於這問題，可以很簡單的答覆，就是因為女子生殖器的某部分起了加答兒的緣故。然而這答覆並沒有完全。因為加答兒的原因何在？也是我們所應該研究的。

加答兒的原因極多，最普通的就是冒了寒冷。如足部受冷，患感寒等都是，在月經中，尤其因此而起子宮頸的加答兒。長久的佇立，提運重物，在溫度很高的室中舞蹈，突然觸着室外冬夜的冷氣，受性慾的衝動長久不能滿足，不注意外生殖器的清潔等——都是使子宮頸起加答兒的原因，而白帶便因此而起了。又如窮困，苦惱，缺之新鮮的空氣，過度的勞動，過度的用功等，都是子宮加答兒及白帶的原因。所以白帶的治療，有一般的方法和局部的方法，不是兩者並用，不能成功的。

一般治療法　一般治療法，不可不先注意一般的衛生。患者不可過分的運動，步行不可到疲勞。行路時，宜小步徐行，不可大步速行。緊身搭（Corset）須用近代的；即廢去壓迫子宮內臟器的低下的舊式，而用那把內臟器官安定在上部的新式。紐扣須寬，不可妨礙呼吸的自由。罹便祕時，宜立加治療（關於便秘，參觀第十章姙娠項下。）內臟器官，須使順調的活動。因貧血及一般的虛弱能使白帶加重。其時須服用鐵劑的強壯藥。每日用冷水手巾摩擦身體，也是一法。

局部治療法　局部治療法有多種，以膣及子宮頸的洗滌和藥劑的插入為主。膣及子宮的局部的處置，當然須採醫生的，但藥劑的插入，患者自己做也是無害。

不論何時，總沒有像請求醫生的安全的；就是患者自己的療治，總不十分好。然有時因種種的理由，不能就診於婦科醫，或因貧困不能付醫資，不得已祇可自己治療。有這樣的事情時，患者自己講求療治的方法，也很有益。不過必須採取絕對無害的安全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之一，是明礬的插入。用拳頭大的海綿一個，中心裹入一茶匙的明礬粉；用堅韌的線縛住，緩緩的插入膣內，須要插得很深，這樣得插到二十四小時。過二十四小時後，用手扯住了線，徐徐把海棉取出，然後用微溫湯洗之。這方法可隔一日或每三日行一次。用這樣極簡單的方法而治愈的，據著者所知，頗屬不少。又，有時也可以用

碘酒來治療。此法先向藥房買碘酒四盎斯；用熱水二夸脫（Quart 每夸脫約合中國一升，）混入碘酒二茶匙，用象皮唧管注入膣內。此法每日早夜各一次。又可用乳酸代碘酒。其法用乳酸一品脫（Pint 即半夸脫，）取兩大瓢混入二夸脫的水中，照前法洗滌之。乳酸是無色的，所以比那碘酒的過物即變暗黑色，使用更爲便利。這兩種方法、交換用之，即今日用碘酒，明日用乳酸，更爲有效。到了症狀稍輕之後，在二夸脫的水中，祇要溶入一茶匙的碘酒，一大瓢的乳酸便夠了。這方法都很有效，而且常人行之也沒有妨害。不過有一點應該注意，就是注入的時候必須安臥，身體不得屈曲，以致水流出到外面來。

行這方法以後，晝間須安臥床上約三十分鐘，夜間須即安臥。這樣纔能使膣全體和子宮頭獲得充分的機會，收完全的效果。切不可用市上出售的藥品。

第二十二章　花柳病

花柳病有三種，即淋病，黴毒和軟性下疳。其中淋病蔓延最廣，黴毒最可怕。軟性下疳，比較起淋病和黴毒來，可算略輕一點。

花柳病的傳染，幾乎有百分之九十，都是由於男女不義的接觸（結婚以外的形式，賣淫，及其他。）然偶然也有以接吻手巾等爲媒介而傳染的。淋病的傳染，大概都因直接的接觸；黴毒則除直接的接觸外，更能經過種種的物體而傳染。有許多的黴毒，並非在交接中傳染，卻從接吻，手巾，牙籤，剃刀等傳染來的。從前做醫生的，也常常會傳染病人的黴毒，因爲檢查病毒最好用指插入膣內的緣故。但現在已經發明此類用途的專用手袋，醫生決不肯露出手指，所以這樣的傳染便很少了。

一般的人，都知道無意識傳染病毒的事實，所以現在因直接交接以外的媒介而傳染的，比從前已經少得多了。公共的手巾茶盃等，危險也比較的減少。又因爲社會的各階級都注重清潔，可疑的男女的接觸，即行消毒，所以因直接交接的花柳病傳染，也已經減得不少。知道害毒的危險，同時不可不等衛生思想的普及。

第二十三章　花柳病的範圍

在僅僅數年以前，除了墮落者外，幾乎所有的女子，都不曉得有所謂花柳病的存在。關於花柳病的一切問題，都絕口不說，視爲可恥。在人前不必說就是在新聞，雜誌，講演，舞臺等，也以爲不能說及，或描寫及的。

我所謂幾乎所有的女子都不知有花柳病的存在，不曉得淋病黴毒等名詞，這並不

是過甚其詞的話。她們的確完全沒有曉得一切可以獲得關於花柳病知識的路，都閉塞了；她們要想曉得也無從曉得起。因爲這個緣故，要不幸從她的夫傳染了花柳病，她覺不曉得這是花柳病和這病的原因。她既然不曉得從夫的身上傳來，所以當她的夫是好人，夫妻間一點沒有疑惑，家庭間也很圓滿。

然而現在是怎樣呢？其急激的變化，正和別的問題一樣，或更在其上，從極端轉到極端。從前一切的沈默，現在却在公開的席上狂呼起來了。凡是男子女子，都受到花柳病危險的警告；人人都發慮着，怎樣可以使子女免於花柳病的危險。其中更有充滿着謬誤的誇張的言詞徒然惹起一般人的恐怖心的。關於男子花柳病的蔓延遺害於女子的危險，過甚其詞的報告，更屬非常之多。半世紀前，有一個住在紐約的德國醫生，發表最初的報告。據他的報告，男子中百分之八十都患着淋病，其中百分之九十都屬不能治愈，要傳染於其妻的。這不是很可驚異很滑稽的誇張嗎？如果這是眞理，恐怕人類就要滅亡了。然而這類的報告，在他們以爲是金科玉律，有科學的佐證的絕對眞理，而且正不止這一種呢。

紐約最著名的摩爾博士，爲了使世人注意花柳病的危險，不惜種種的盡力。然而他的說明，不能使識者滿意，却反是可悲的事。例如他關於花柳病的蔓延舉這樣說：——一般純正的女子（既婚的女子）有花柳病的比娼妓更多。這樣的說明，使眞面目的研究者失望，同時對於這誇張不免要失笑了。這位摩爾博士曾說過「凡是娼妓（全然沒有例外）都患過一次以上的花柳病」的，照他的說明看來，眞可說是大笑話了。我們可以這樣申說：——娼妓是全害着花柳病的；而一般的既婚婦人，比娼妓還要多。就是說，患花柳病的娼妓居百分之百，而一般婦人更在娼妓以上，那麼是百分之幾呢？

爲證明摩爾博士的說明不過是滑稽的謬誤起見，更把眞的花柳病研究學者所發表可信的百分比記在此處。就是既婚婦人的患花柳病者不過百分之五，即百人中祇有五個人罷了。

現代的誇張，是從前的沈默的反動。兩者都是極端。誇張固然勝於沈默；但這樣的誇張，却引導許多的少女到不幸上，使她們懷着疑惑和偏見。其結果，致少女對於一切的異性都抱着反感，怕敢結婚。即使不盡如此，至少容易有這樣的傾向。辟支倍大學心理哲學科爲德特女士所完成的研究，可以證明我們這話的確實。

女士曾與青年的女子五十人爲秘密的懇談。此五十人，一半是女學生，一半是不曾

進過學校的女子。女士的目的，在調查少女有關於賣淫，花柳病等的知識時，其心理上發生若何的影響，因而提出三四條的質問。女士發表調查的結果，其結論如下：

凡是近於神經衰弱，憂鬱症，厭世思想，性的嫌惡等方面的少女，多從獲得了關於花柳病的知識而生。我所遇見的五十人少女，其中十一人是嫌惡男子的。她們在沒有這種知識以前，本來是喜歡和男子交際的，但自此以後卻變爲嫌惡男子者了。這十一人中，有六人是全然不信男子的道德的純潔的；有八人是已經拒絕結婚及以拒絕結婚爲善的。其理由都是過於恐怕花柳病的傳染。她們說，如果男子沒有花柳病，當然願意結婚的。她們有這樣的決心，於她們實在是不幸的，祇不過有多少的不同罷了。

青年的女子，爲了怕傳染花柳病而守獨身生活，這是現代誇張的學者專心努力於花柳病的說明所致。少女的獨身生活，每每爲其自身神經衰弱及憂鬱症的原因。所以他們的努力於花柳病的說明，目的雖在促進人種衛生，卻反招反對的結果。

下面我就記述關於花柳病的眞實的知識，這是絲毫沒有隱瞞，並且完全不是誇張的。不用說，要望絕對的正確，固然很難，然從公平的見地，就社會的各階級切實研究，而以醫院及其他的報告基礎，當然可以得到比較的確實的率的。照這樣的研究，青年男子的一百人中，有二十人（卽百分之二十）是患過一次以上的淋病的。其中大約有百分之九—十，雖在結婚時也沒有治癒。結婚婦女，約有百分之四—五，（某學者說是百分之二）從其夫傳染着淋病。女子因結婚而從夫傳染的淋病，就不過此數。然不幸在這百分之二—五以內的人，不能因了其餘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的安全而得少許的慰安，其悲慘絲毫沒有減少。所以仍不能不加以極端的注意的。

不用說，青年男子（結婚後其妻亦包括在內）的花柳病率，依社會的各階級而大有差異。在下層階級，約升高至百分之五十，治愈的率也極低。這並不因爲他們道德的意識格外低劣，實在因爲他們與低價而有花柳病的娼妓接觸較多，而且傳染之後也怠於治療。（有的甚至全然不加治療，聽其自然，其結果花柳病率也因之更多。）所以下層階級的妻，患花柳病的很多。然一方也有患淋病的男子祇有百分之五—十的社會，女子更少，也有不及百分之一的社會的。所以不要不看見一般的社會而祇見到下層社會。

我上面所述的意見，與向來所見的書上的說明，有顯著的差異。「紐約的旣婚者社

會中，有百分之八十是苦於淋病的。「紐約的既婚婦人，有百分之六十是淋病患者。」——這樣的說明，都是謬誤的誇張。就實際考察起來，不值一笑，不足爲信的。至於黴毒的率，比淋病更少，不過百分之二——五罷了。然誇張的說明，則謂有百分之七十五，五十，二十五的。這不用說是謬誤的了。然患黴毒的人雖屬很少，而其害毒的危險，則在花柳病中要算最可怕了。（未完）

生物與色彩

日本黑田亮著

紹先

寧啞寧聾，不願爲盲人，這種心理，恐怕人人所同具的，這可見人們的不能忘情於光了。不但人們，就是生在暗檐下的蔓草，也需要間隙中所洩漏的一線微光；迷入室內的蜂，也總是向日光所照的窗戶迴翔，找尋出口。他如夏日的燈蛾，屢仆屢起，至死方休。一般生物對於光的戀戀不捨，不是於此可以窺見嗎？

不幸的色盲患者

照上所述，生物都是愛慕光的。人的感覺，具有識別光中種種色彩的能力；此種色彩感覺，實爲美化人生，發達高尚的情緒之源泉。但是世界上有不能見光的不幸的盲人，同時又有不能見色的色盲患者，尤有不論怎樣的色彩都不能感覺到的全色盲患者。非色盲患者的我們，揣度全色盲患者所觀察的世界究竟怎樣？也祇能想像他們是很沒趣罷了。

從眼的構造上看起來，色盲顯然由於眼的感光裝置的網膜有了疾病，但是要證明他，却很困難。雖然用顯微鏡來觀察網膜，疾病者與健康者之間，也沒有甚麼區別的。推測起來，大約色彩的感覺，是對於波長不同的以太（Ether）振動而分解的化學的物質，特種的振動，分解特種的物質，其刺戟通過視神經傳入中樞神經，應振動數而生色彩的感覺。在色盲患者，或者是缺乏特種物質的緣故。但這特種物質乃是原形質或其產物，不能爲化學的解釋；而且並不現出甚

麼形態，所以也不能爲生物學的解釋。

人的色官，既然如此，所以動物對於色彩的感覺，在解剖學上，亦不能加以充分的說明。然而實際上，如獸類等，大約具有相當的色彩感的。鳥類的羽毛，呈美麗的色彩，可以知道他們是有識別色彩的能力；昆蟲與各色花的關係很深，更是我們所共知的。

花色與昆蟲的關係

首先注意到花色與昆蟲的關係的，是休勃林格爾（一七九三年）他以爲花色能使昆蟲從遠處吸近攏來，并且由於花色的摸樣如何，昆蟲能知蜜槽的所在。進化論者達爾文，亦爲承認昆蟲有色彩感覺的學者，并實驗休勃林格爾的假說而加以證明：取去袪痰菜（Lobelia）的花瓣，放在一處，蜜蜂便不再接近這些沒有花瓣的花了。

除了別的事情，花色的艷美悅目，能夠吸引昆蟲，這是的確無疑的。但是色彩以外，還有能夠吸引昆蟲的東西，尤其是花的香氣。這是觀察多數昆蟲的動作，可以證明的。

一八七九年，波尼爾氏（Bonnier）對於昆蟲被花色所吸引的比例，曾爲統計的研究，其結果說，「在同一條件之下，並不限於色彩最強烈的花定能吸引最多的昆蟲。」

一八八三年，繆拉（H. Muller）在他關於高山植物的名著中，說蜜蜂所採的花中，赤，紫，青等色，比較黃，白等色爲多。

照蒲爾曼（Bulman）所說，只要有蜜，花的顏色，無論是赤，是青，是黃，完全不成問題。一方，有非常艷美悅目的花，有昆蟲並不接近的花，在自花受精的植物，即使昆蟲前來，也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單從這樣的觀察自然界，祇能見昆蟲的行動之一小部分，無論聚集幾多的觀察記錄，這個問題，總是不能得徹底的解決的，於是有用人工裝置實驗的必要了。從此種實驗，在一定條件之下，可以研究出昆蟲的行動來。

實驗的研究

現在把實驗的研究，略說一二。據內格里（Naegeli）的報告，他用人造花實驗，證明祇有豫先用香水處置過的人造花，纔能使昆蟲聚集。其後與氏不相識的布拉圖，用同樣的方法，也得同樣的結果。

反之，惠理氏（Wéry 1904）主張人工的花，也能與自然的花一樣吸引昆蟲。勒博克（Lubbock）曾在同形同大的玻璃上，各貼綠，橙，紅，白，黃等色紙，再罩以玻璃，并各以蜜一滴，塗於其上，實驗蜜蜂對於此等顏色的識別情形如何。其結果，只有對於青與綠二色，是混同的；其他人們所能識別的顏色，蜜蜂都能識別。

就勒博克的實驗觀察批評起來，假使照

他所說，蜜蜂有區別各色的能力，然果能因此證明其色彩感覺存在嗎？

在色盲一事未曾惹起世人的注意之前，沒有知道自己是色盲的。雖是長年做汽車的機關手，也不曾發生過失。在這等人，對於紅和青也有相當的感覺，不過和色彩感覺健全者的感覺並不同一。試使全色盲患者，在暗室中看三稜鏡所分解的分光景光線，在此患者的眼中，不過映着一聯光度不同的帶罷了。其中最明的部分爲黃綠，到了兩端，光度漸減。至於光度減退的速度，近赤的部分，較之近紫的部分爲大。從此事研究起來，像蜜蜂等昆蟲，其前來尋花，是否由於與我們人類相同的色覺，還是由於光度的差異呢？

最近黑斯氏（Hess）發表大膽的意見，謂上自哺乳動物，下至原生動物，就各種部門的代表的動物，爲廣汎的實驗，其結果，魚類以下的動物，完全是色盲的，他們對於色彩的行動，與全色盲的人們，完全相同。

對於黑斯氏廣汎徹底的研究，現在不暇詳述。且把反對黑斯的意見，略說一點。

有名的實驗學者羅勃（Loeb）說，黑斯氏說魚類以下的動物是色盲的，照我所想，講到他從實驗結果所得的結論，在色盲患者眼中喚起明暗感覺的感光物質，與使某種動物惹起對光反應的物質是同一的嗎？如果不是，便不過以相似的方法，受光波的影響罷了。這個假定，似乎比黑氏的假定，更爲合於事實而妥當。在全色盲患者的眼中，關係於明暗感覺的物質，是依了所謂視紫並最速的分解，變爲無色。

我們對於這些意見，不能用感情來決定正確與否。古來關於此方面的研究，雖然很多，但是對於下等動物的色彩感覺，依然是存在我們面前的一大謎呢。

著者的實驗

我曾把蚜蟲放入方形玻璃器中，於向窗的一方，插入綠，紅，黃三種顏色玻璃一排，玻璃器的他部分，則蔽以內部完全塗黑的厚紙箱；與窗反對的一面，設一可以開閉的小窗，以便觀察內部。如此，每約三十分，從此小窗，計算那蚜蟲爬上三種色玻璃所區劃的上面的數目。每二次觀察終了，把三枚色玻璃的位置互換，其前後六次記錄，總數如下：

綠——四三六

紅——二〇〇

黃——四三三

據此，綠與黃差不多是同數的，紅却不過半數。這是我最近實驗的結果。

色彩不但在我們人類的心理學上，是一個有興味的問題，就是在一般動物學上，也是包藏着無限神秘的謎。

對小孩講故事的原理

景遜

幼年的兒童求人講談故事，是受教的初步，有極大的教育價值的。但故事有好有壞，好的又有各種價值的不同，有關於精神上的，有關於智慧上的，因此，對小孩講故事，便有研究的必要了。聰明的雙親及教師，講故事給小孩聽，不是只在引起兒童的歡喜，其大目的還在擴充各種知識，培養想像，養成忠誠，同情等情緒。

所以故事必須選揀富有以上的價值的。其次必須選適合於兒童年齡的發達的。最好的故事，第一是眞實，這所謂眞實，並不是說所講的事情，在歷史上或地理上確實有過這件事，只是說出來的情節，必須眞實似的。無論神仙故事，或神話等，所謂眞實，便是要有正義。譬如有一故事，正直的人雖然屢次受波折或抑鬱，但結局終於得到勝利，奸邪的終於受罰，錯誤及無智的終究不能得着好處，聰明智慧的能戰敗環境的各種障礙，而得到勝利。如果故事中說邪惡的謬誤的分子反而得到成功，或者一種動物的力量，終於能勝神力；——小孩的故事中，常有神，神仙，或自然的力，去袒護正義的人以制服邪惡等情節——便覺情節不對，小孩聽了，也會覺得疑惑的。

其次，所講的故事，必須積極的，不要消極的。其他如助長邪惡的，苦惱的，僞善的，表疾病的故事，絕對不應對小孩去講，因爲這類故事，不特使小孩聽了不快，也決不會收良好效果的，所得的結果，只有摧殘小孩純潔的心理，使他長發惡觀念罷了。

爲培養小孩的感情，道德觀念等，所以要取好的故事講給他們聽，但是沈悶的，或專以教導道德的話，如教修身一般講給他們聽，這又錯了。所講的事，必須活潑而富於興味才好。最好須活動的，有戲劇的性質的。六歲以下的小孩適宜的故事，最好要反覆的，有趣的，簡潔的，幷且要有調子的。

小孩是都喜歡聽故事的，只是父母或教師不是都會講故事罷了。西洋有句話，不會講故事猶如不會泅水一樣，意思是說不可勉強的。可是泅泳畢竟是學習得會的事，所以講故事也可以練習的。練習的方法便是

和調練泅水一樣，要『奮不顧身的投入水裏去』然後自然會學會的。

但習練的時候有幾個要件是

一，把要講的，覺得自己和小孩都有趣的，反復念之，到覺得熟練爲止。

二，想出自己在年幼時候聽得有趣的故事來。

三，須要講得活潑，把故事如圖畫一般的描畫出來，

四，宜多用問答，少敍述；對年紀小的兒童，故事宜短。

五，對小孩講的故事必須簡潔，不要有枝節；且要記得爛熟，如小孩喜歡聽那一個故事，要你重複講時，你必須講來與前一樣，不要參差。

如真講得好，如學泅水般『奮不顧身的投入水裏去』的講去，把自己的身子忘記在自己的講談和兒童的趣味之中，那麼小孩的趣味更濃鬱了。這是講故事的重要藝術不可不學習的。

講故事的時間原沒有一定，最好是兒童喜歡聽，而外邊沒有各種擾亂的事情使兒童分心的時候。有時小孩已經困疲却仍然騷擾着不肯善休，這時用押韻的故事反復吟誦給他聽，很能使他鎮靜的。遇着他飢餓的時候，不宜用故事去安慰他，使他忍着飢餓求鎮靜，在他專心遊戲的時候也不宜用故事去抑制。

給兒童聽的故事，不但當隨年齡大小，選擇不同的材料，便在同一時期內，因時候不同，所選擇的故事也當有別。譬如在就睡的時候所講的故事，務須求安靜的，平淡的，勿用刺激過強烈的故事，引起他的深思，致妨礙睡眠。

小孩將聽到的故事，深深的吸收進去，直入他的靈魂，將來又能從各種舉動裏發現出來；所以講故事給小孩聽是薰陶內心的教育，於不知不覺間，結成或好或壞的效果。我們對於這事，那里可等閒忽視呢？

方纔在前面已經說過，即在某一時期中，選擇故事應當早晚不同，年齡的大小，尤須斟酌了。只是中國還缺乏這項研究，有許多可用的故事，也未曾整理審查過。照兒童心理說起來，兒童將滿週歲，即可開始講故事了，不過在那時所應用的不是敍述的故事，也不是問答體的故事，却是有韻調的歌謠了。

到第二年可以略講關於貓狗等動物及父母小孩等故事；小孩到四五歲想像力及思想方纔擴大起來，到這時期，他的想像方纔不爲外界見聞所限，有時他能自己製造故事，講給別人聽了，這時候可開始教以神仙故事及神話之類了。

到第五第六年的時候，小孩的思想繼續

擴大，可以講動物故事等給他們聽了。幷且小孩到這時期，漸能知道時間上與地方上的區別，所講的故事，帶點歷史性質或地理性質也無妨了，所以儘可講點歷史上的，或別處什麼地方的簡短的故事給他們聽了。方纔在前面已經說過，小孩到這時期已能夠自造故事講給別人聽，不過所講出來的事，大概極其簡單罷了。這是我們所應知道的，從小孩自編的故事中去觀察，似乎他們在這時候思想的發達還極簡單，這固是實情，但講給他們聽的故事，卻不妨稍複雜一點，因爲能夠了解，吸收的能力，是比自己創作大的。

西洋的兒歌，故事一類的東西，在中國已經習知的有『Mother Goose』，及安徒生(Anderson) 的故事，格林姆 (Grimm) 的，阿巴脫 (Abbott) 等書。Mother Goose 裏都是有韻調的兒歌，安徒生的故事是理想的，比喻的，然而真實的。格林姆的及阿巴脫的是採集來的德國及英國的傳說。在英美等國，常從這類書中采取材料。據瑪麗理特 (Mary L. Read) 說，但這宗材料，都須加以選擇纔是，Mother Goose 中有許多是好的，但有是些粗糙鄙俗的都應當應當挑出。以上所舉幾人的故事也須細心選選過，有些含有專制的暴虐，以及被壓迫者的憤懣等不合於民治的精神的，都不當採用。

在伊索寓言裏面也有不少的好材料，與 Mother Goose 一樣，可以當作一種模範的故事書的。但阿特萊爾 (Felix Adler) 說，伊索寓言裏很有被壓者反抗壓迫者的憤懣的情調，前者用狡計去匹敵後者的強力。

Mother Goose 中有些可用在初年，有些材料則可用五六歲時。在這時期，西洋的小孩，又聽話許多希臘的神話，以及古傳如 Beowulf 之類了。稍大則又加以聖經故事，如耶穌的傳記及保羅的行事，以及林肯，加利利阿，達爾文游記等，現在關於別國的事，可以無須多說了。

但是還有一個重要點不可不說的，便是對於小孩講談故事及別的時候，不可忘記了養成他的科學的心思一句話，所以對年紀較大的小孩，講一點科學家的故事，很可以得些補助的。科學的心的萌芽，小孩本是有的，只要看了小孩的好奇，好說明，好搜集，根究，責問，以及好親身經驗可以知道的，科學無他，無非將事情務求真確知道，將他有統系的排比起來，說明他的定律和原理，尋出他的前因後果後果罷了。養成科學的心，也便是使小孩成長起來之後，遇事都能用這種態去觀察審判，這不只是爲將來研究科學的預備，實在養成了解的的基礎。

通訊



實際的婚姻問題

（一）

錫琛先生：

恕我冒昧！因爲這件婚事委實無法可想，所以纔向先生求援；希望指示我條路徑，得個圓滿的結果，那眞十二分的感謝了！

現在先把我的婚史向先生來陳述一下，不過我實在筆笨，恕我囉嗦！

我在十二歲上，就和陸姓訂婚。這事完全由兩方面家長操縱的。那時我在高小讀書，固然沒有承認和反抗的見解。小朋友們圍着我，只是羞紅着臉；幼年訂婚的，大都如此吧！我自進農校後，新的智識，腦筋裏漸次有些存在，婚姻的利害，雖不十分了解，然也有些懂得。對於自己的婚事，開始懷疑了。當時因着環境的關係，不敢明詢，祇在暗中打聽，纔知她家庭頑固，她亦未曾受過教育。這時，我實在發急，然而沒法！

前年春天，我抽閒回錫省親。這年恰巧劉姓修譜，照理要把我們一家的人氏寫了送進譜局，父親事冗，這事遂託我辦了。我寫完之後，讀給母親聽了一遍。母親說：『修譜幾十年才修一次，把你妻也寫上了罷：劉門陸氏，和你同年，某月日生。』她姓陸，這時才知，（因爲她住的地方叫朱巷，所以我一直認她姓朱。）我起首向着母親說不用寫。母親接着一遍遍地催逼，不過，就大膽的說了『不要』兩字，我們母親當然是十二分的驚異了。我索性把平時不敢說而隱忍着的話，和解除婚約的正當理由，詳細說明一番。母親頻搖着頭，倒說我瘋了！父親公畢回家，母親早把這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父親聽了這個，扳着臉找我說話。雖我理由充足，怎奈禮教縛纏，白白地挨了一頓痛罵。這話傳到女家，險些要興問罪之師，說：『我女有何短處？』由介紹人從中調解，事始寢。這是我第一次的失敗。

去年初冬，因校中開研究會事，由滬赴寧，順便無錫下車，返家一趟。在我離家的前一天，父親重提婚事。因冬季有五十天的長假，藉此預備請她——指未婚妻——到我家來住住，像姊妹般的。也許可以增加我倆真摯的情愛，並且讓她多識幾個字，以後再謀上進，更

學個相當的職業。日後我倆得無物質上的牽掣，生活或許能愉快些！所以自認這個主意是很有見地的。自宣佈後，家庭倒也極願意替我出力。大概祗要得我默認個『要』字，什麼事都能磋商。抵寧一約一週，接家書，云已託介紹人往說，諒能辦到。這時我何等快活！想到以後，雖緩步進行，終不愁她沒有成就。又數日，接同鄉密司過函云：『兄回錫時，密司陸可以笑迎之門了……』自然，接這信後，放定心思，再也不以此事爲念，專心研究着棉花了。

旅寧一五星期，歲暮云歸。抵錫一附航返家。航船慢極，坐得着實不耐煩，眞是『歸心如箭』，恨不得她能立刻站我面前，告訴她我所要說的話。這固屬是不打緊的話，然而也可以窺透我那時心理的一斑了！附航時，遇二鄰姊，略寒暄後，都向我作蔑笑，我因不便追問，猜想一定笑我這事的奇特呵！船抵碼頭，我家在市街後首，故須經過一段街市，認識我的人們，有些向着我笑，有些說笑着偸眼窺我。然我因着成功占滿了腦袋，再也不疑有變，所以並不在意。抵家後，父母詢問了一陣旅况。我遂憇息了一會，滿想未婚妻早晚來見，我可不要害羞嗎？直等那天近黃昏，依舊不見我那未婚妻的影子。然而還是想：『到喫晚飯時，終也跑不掉了。女子究比男子怕羞呵！』一及至晚膳時，母親緩向我說明女家因她已長大，不肯再做童養媳

婦，所以決不肯允，我們也無可如何哪！

這幾句話，使我何等的失望而痛苦！縱明白旁人的笑我，偸着看我，是給我一個失敗的表示，帶着幾分侮蔑神情的。五十天的長假，過得十分沉寂而煩悶！這是我第二次的失敗。

今春來滬後，遂把這個交涉史，訴給老友王吳二君聽。他們也替我煩愁，說我這事步驟太急，對手方的家庭既如此固執，只得緩進，欲速不達的！我想這話倒是不錯。我們就開始熟商一番，因我和她沒有會過面，腦裏當然沒有你我的影象。所以決計重事振刷，先從互換照片着手，再一步步的進行——晤談，上進——這事簡而易行，料想再無障礙。王吳二君也替我預祝勝利！

前月寫了封長信去家，說明互換照片，不過作爲認識的初步，面貌的醜美，並無關係，我決不以貌取人的！不多幾天，就接到回信，謂『余（家嚴自稱）已親自去過，照片攝後寄來，莫心焦』等語。總算達到一小部分的目的，聊堪自慰矣！過了兩星期，音訊杳然。又是一星期，依然沒有動靜。我再也不能耐了，寫封信去催了一下，恐怕他們已經忘懷。

上月底接家書云：『女家至今無消息傳出，聽介紹人口氣，向女家要照片是不允承，如果要結婚倒可以的。那麼，遂預備着結婚當

……』又是密司過一封信，她說：『十八日結伴遊山，適遇君妻，我本不認識，是位同伴指給我看的。她的容貌着實漂亮；裝飾也很時髦，不必關着看照片了，放心罷：……』我讀完密司過函後，恐怕他們都要誤會我要娶個『漂亮』(?)『時髦』(?)的老婆，所以急忙又寫了一封信辯明我的真意『……這是第一步，最容易不過的事還辦不到，第二步，第三步是玄虛了！況且這個完全為着我們小夫婦倆行共同生活時，不受物質上的牽罣，求個精神上安慰罷了，並沒有旁的意思，請別錯認了。……臉長得體面，是沒有大用處的，時髦我也不甚贊成，恐怕我所賺幾個大錢，不彀她買化妝品呢！』答復依舊同前信一樣。這是我第三次的失敗了！

先生！我說得實在太嚕囌了，但是我敢說句句是真話啦！唉！請求一次，失敗一次，我再想鼓着勇氣，積極做去，實在無從積極起了！精神上受了三次打擊，早已亂麻一把，找不着頭腦了！

王吳二君說：『這事或許介紹人傳言不確，致生隔膜，最好有機位自去接洽。』唉！可憐我連介紹人『姓甚名誰？』都不知道，『一親芳采』當然是得未曾有的事了。但他們是『鄉曲』，我都知道的。

王吳二君又說，『那麼只有早婚為上策了！讓她過了門，再行施你的主張，不是很好嗎？』這固是也，怎奈又發生困難何？

因為婚禮，我極主張簡省，廢除一切無意識的俗禮。（在拙著婚事漫談篇內說明，載杭州婦女旬刊）約略是：

一，不行聘禮，(妝奩自備。)

二，不鋪張場面，(採用團會式的婚禮。)

三，不設筵席，(不受賀禮。)

照這樣做，我們家庭固然不答應，社會上一般老先生，老少年，一定要謾罵我！但這倒不足慮。我家庭也未必十分和我為難，堪慮者，對手方的家庭耳！

先生！你固然不是法官，我也並不向你起訴，不過實在智窮力盡，再也想不出適當對付方法了。請求是失敗，結婚是無望而且不願，怎樣好呢？綜之：希望先生指示我怎樣纔能使得女家覺悟，而能使得我實行初衷！請先生犧牲一會寶貴的光陰，賜我教言或者占貴婦誌一頁，刊出來徵求讀者的意見，那麼，尤其感激了！祝先生撰安！

劉天耳　五，一〇，燈下。

天耳先生：

先生對於彼方的要求，由解約而相見，由相見而換照片，由換照片而簡約結婚，可說是步步退讓了。但不知目前先生所要實行的

初衷，這是解約呢，還是簡約結婚呢？如果先生的目的祇在後者，我以爲似乎沒有堅持的必要。因爲先生的根本主張既然犧牲了，這些禮節上的瑣碎問題，更爭執做什麼呢？

章錫琛。

(二)

錫琛先生：

貴誌對於婚姻問題，特加注意，佩甚佩甚！

我是一個很和貴誌感情濃蜜的少年，現在對這問題，行在歧路，敢請先生『博愛』之旨，指教開導，那是感謝不盡的。

我在十五歲時候，母親就和我定婚，那時雖新潮澎湃，高倡自由，戀愛的當兒，可是因住僻壤鄉村，和學識太幼稚的緣故，還不懂甚麼叫做『自由』，甚麼叫做『戀愛』，所以昏昏的過了一二年頭。及來上海肄業，受貴誌和各種書報的教訓，對這終身的大問題，方開始注意，現覺得進退兩難，不自解決，特來請教先生。

我們既羅着買賣式的婚姻，我們的家庭，當然是專制的，黑暗的，那一位『她』尤當然是不識『之無』嚴守深閨的女子。所以我每每目擊朋友中某君和某校肄業的某女士證婚，某君和某有戀愛的女士結婚時，我便不免要發生『目紅』的感想了！所以也想過個法子，叫她快快的上學。可是她的年齡是差不多二十多歲了，像那個黑暗家庭，怎肯允她上學？和鄰近地方，又沒有女學校。這是引起我不可不退婚之一。

如照生理的研究，爲妻的年齡，是要較少丈夫一二歲的，現在她却不然，還倒長我二歲，我想夫妻的年齡律顛倒，恐於生理不合？且因年齡關係，我終不免要罹早婚之禍了！這是引起我不可不退婚之一。

她既是個深閨的舊式女子，和我當然未嘗會面，那末，她的性情，她的品格怎麼？我却一點兒不知。將來這對野鴛鴦，寧能夠得真正的甜蜜愛情，我料是萬分之難的。這是引起我不可不退婚之一。

綜上三端，在這新潮澎湃，離合自由的時候，確是可以退得。然現在却有一點叫我不能退得的，就是：爲着情面關係，和自身的上學問題，現在寫在下面：

原來她的父親，是和我父的感情很融洽的，像這次我母親死覺，他又來幫忙着做風水；這時如果要和她破裂，我們父親當然爲人情交誼的關係，表着很不滿意的態度，他老性一發，或斷絕我的經濟，阻我上學，我那時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狗』麼？所以對這事，縈擾胸中，尚不敢發，深恐積思成疾，不得不質諸先生，用何方法：纔達

我的目的?

一九二三,五,廿三,丘華聲于承天。

華聲先生:

戀愛結婚的理論,已爲現代有識者所公認;但結婚的所以須以戀愛爲原則,是爲了個人人格的關係,——這是最根本的要素;近來却很有人把他當作一種趨時髦的行爲,不免大錯。如先生見了人家結婚而目紅的態度,似乎也不見盡善。先生如果確有了人格的覺悟,堅決地主張這意見,當然能够冒一切的危難以貫徹自己的主張了。

我素來以爲到了結婚後再求離婚,不如在未結婚前求解約,較爲省事,而且犧牲——尤其是女子的一方面——也比較的小一點。所以如果一個盲目的訂婚的男子,有了戀愛結婚的覺悟,儘有像何章欽君(見本誌九卷四號)那般自己犧牲的決心,總以解約爲合宜。但在這社會還不曾脫離了舊習慣的索縛的今日,解約這事,總不免使女子一方面受一點小小的犧牲,着手也因之困難,所以總該抱和平的態度,用穩妥的手段去做。但這須隨各人處境的不同而定,決沒有萬應的方法的。

章錫琛。

對於本誌的希望

(一)

婦女雜誌主筆先生:

今年的貴誌益發較從前有進步了!譬如起首幾篇社論和中間的評壇,都是些精心結撰的作品,對於人們的心理和見解,很能發生影響!而自由論壇一欄,尤能使讀者得着很充分的發表機會,實爲貴誌本年度進步中之特長!

不過貴誌關於藝術的作品,似乎還嫌缺乏,我很迫切的希望,嗣後可以多載些這類文字?因爲藝術的作品,對於現代的沈悶而枯燥的人生,很能激勵他們的興趣,引導他們進光明之路啊!

再女子的性的知識一文,將來登完後,能否彙印成單行本出售,因爲該文對於性的常識的貢獻,很爲詳斷,需要的人們當不僅少數啊!

貴誌第八卷彙編,已印成否?

以上兩問,敬請在下期答覆!

汪汝幹 十二,五,二四。

(二)

婦女雜誌社編輯先生：

『婦女解放』『男女平權』現在總算高唱入雲了；『婦女運動』現在也總算臨現塵上了。平心而論，婦女界現時所處地位，也實在太不平了，這總算是世界上的大缺陷了。可是數千年相沿的舊習，一旦而言改革推翻，唉，又談何容易呵！根本問題，知識不逢平等，經濟不到獨立，任你如何致力呼救，這終究是無望的。這是大家所承認的。貴雜誌爲婦女界先鋒，又負指導責任，年來對此解放運動問題，總算盡力不少。鄙意對此根本之知識經濟問題，此後貴社尤應特別注意。鄙意甚望此後貴社對於關知識生計上之材料，多多登載。望之深，故不覺言之妄，諸希鑒原是望！至是否有當，尚希裁奪示復是荷！

讀者鄭州東惇睦楊石生，廿五號。

汝幹、石生先生：

承蒙指導，不勝感激，以後我們當格外盡力，以副兩先生的期望。女子之性的知識來信要求刊印單行本者很多，我們現在決定照辦，八卷彙編此刻還沒有印成，將來有暇時再印。　記者。

第五號插圖的解釋

主幹先生：

自貴誌九卷三號有了女子之性的知識一篇，裨益讀者，實非淺尠。蓋此種知識，對於人類生存幸福，關係極爲密切。而一般青年男女，不明生殖器的重要，與生理衛生的方法，因而生出種種生殖器病，甚至損失生殖效能或夭亡。而一般社會之人，若言及性的知識，輒掩耳疾走，視爲奇恥。此種惡習，貽誤匪輕。究其原因，實由關於性的知識書籍太少，不能使若輩明白生殖器的重要，與衛生的方法。以後尚望貴誌對於此種常識，多爲灌輸，更望以後將女子之性的知識與男子之性的知識合印單行本行世爲幸！

再五號內『懷孕的婦人直剖面圖，示胎兒在腹內的形狀。』其內部的器官名稱，何不註明？而此圖胎兒在腹，何至使孕婦的腹部向前突出若是之遠？祈示知。

吳昌漢啓，十二年五月，於信陽。

昌漢先生：

五號插圖，祇在表示胎兒在腹內的形狀；至於內部器官的名稱，在第三號上已經註明，所以從略。（但應該注意的，三號插圖，係腹部向右背部向左，五號則與之相反。）胎兒在腹中已屆成長的時候，腹部的實際高度，確是如此。　記者。

附錄

天津廢娼運動宣言

(一)爲什麽要發起廢娼運動

廢娼運動，按中國歷史上說，是一個創舉；但是按局部上看，又是一個陳迹。何以呢？因爲廣東，上海已竟舉行過廢娼運動，不過在效果上是不十分顯著。那末，我們如今發起廢娼運動，是不是要立異爲高，故意在中國歷史上要作一個創擧？更是不是因爲受了廣東，上海兩處的衝動，一味盲從？我們一言以蔽之：『不是。』然而，若是因爲粵滬的效果的關係，我們就潛而不動，畏難苟安，不敢再言廢娼運動，那末，我們亦一言以蔽之：『不敢懷這樣的思想。』

我們是本着人類社會進化的原則，自知自覺的精神，信現在的娼妓，是女權運動者應負的責任；而更是社會改造者所不能袖手旁觀，任其離亂；使人類社會像一個腐亂的菓子，愈浸愈亂的地方愈大。我們更不能一方面只顧積極的建設，——只設法使社會進化；他方面不顧消極的破壞，——不管那障礙社會進化的事業；致使收之於東，復失之於西。因爲這種原故，我們就該不問解決這種問題的可能性的大小和強弱，只問這是應當不應當罷了！如此，成功不成功是一個問題；作工不作工又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總信：我們人類的理想和魄力，當然能勝過成訓所造成的可能與不可能。換言之，就是可能與不可能，完全看我們用了我們的理想與魄力。無論如何，娼妓問題不獨是本會所要救濟的，凡是關心社會的，莫不視此爲急要的工作；不獨是女權運動者引以爲憂，無論用科學的眼光來看，以宗教的思想來說，以資本主義來分析，以人道倫理作準繩，娼妓都有廢除和救濟的必要。申言之，就是不分國界，不分男女，不分有產無產，不分科學宗教，我們要一同爲人類雪恥。這是本會發起廢娼運動的原因。

(二)所具的步驟

擧行廢娼運動的原因，既如上述，那末，我們不必顧忌那歷史的，局部的，成的，敗的，……凡是我們覺悟起來，承認這是一定不當不解決的問題，我們便去急急的解決。然而解決問題，是人人所樂爲的，不過隨便拿起來就解決，我們都信那是最危險，而且是容易失敗；要緊的便是：對於或種問題要用實力去解決，就當對於解決或

種問題的工具——利器——要備有我們現在舉行廢娼運動，便草草的擬出幾項步驟，算作工具。

（甲）聯絡協進——廢娼問題；在世界上尚且是待解決的問題，斷不是一言兩語，一年半載，二三個人所能辦的。更不是力薄，智短如本會所能辦的。因爲這是人類社會的大問題，必得羣策羣力的求一個大解決。所以本會發出宣言，不過只以天津社會當中的一份子的資格，表示了在天津社會作改造社會者的對於廢娼運動的一點方針。論到作，必須聯合天津的全體去作。那末，本會便在發宣言後，聯合天津的各團體，私人籌備一個天津的廢娼團體，一同協進。到了正式成立後，本會便是參加該團體的一份，同時就卸了我們發起的責任。將來推至各省，全國，全世界都要一同的協進，再成立一個有統系的大組織。無論若干年後才成功，費若干周折才達到目的，我們就合力的作下去。那末，就不致像滬粵的片刻便煙消霧散，他方毫不受什麼影響。

（乙）徵求輿論——聯絡以後，同時再通電國內外的政治家，慈善家，社會學者，宗教家，新聞界……徵求他們的意見，輿論；無論反對，建議，一切的宏論大著，均請賜教，以作進行的方針。本會完全以客觀的地位，持容納的態度。因爲這是大的問題，只見到片面的當

如何，是不可靠的。必須由各方得來，到底如何方能收效？如何方合時機？如何不宜早行？如何不宜緩進？如何無進行的必要？如何爲今日之必需？種種問題，必須面面俱到，方不致進行掣肘。

（丙）羣衆運動——既聯絡以後，集起來要作大規模的演講，辯論，遊行會，提燈會，散傳單，出書報，貼教育畫等等……使爲娼者有觸動，嫖娼者有所感覺，就是撤種的法子。

（丁）討論辦法——各方的意見已得着後，就是各方對於娼妓問題已有成熟；是時舉行討論會，去討論入手廢除的方法，善後救濟的政策；成敗利鈍，均基乎此。

（戊）執行討論結果——討論後的結果，如何調查，如何呈請官廳，如何鼓吹議員，如何安置娼妓，這是執行的期間。

以上五步，卽是大概的步驟，我們信這種計畫的簡陋；但是怎樣修改，必候天津的組織組成後，視進行的形情，再訂較細的方針。

舉行廢娼運動的原因大家已竟知道了，步驟亦具有了；而現在兩院對於廢娼已有提案，公民已有呈文，或種團體醞釀中亦有倡議；這足可證明，我們都對於娼業流行，認爲是人類中的奇恥大辱，幾希使人類社會就成了禽獸的社會。但是一個議員的力量是不足，一個公民的思想是有限，一半個團體提議的亦未能盡善；所以

盼望我們合起來要恢復人類社會的光明，爭回男女同胞的人格，去向黑暗奮鬥！因爲這是在人類社會作『人』的責任呀？

天津學生同志會女權股

女星社簡章

一，定名：女星社。

二，宗旨（A）實地拯救被壓迫婦女；（B）宣傳婦女應有的革命精神；（B）力求覺悟女子加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

三，組織：（A）以社員全體大會爲最高機關，討論並決議一切進行的事。（B）本社暫分：（甲）總務部，設書記一人，會計二人，交際一人，庶務一人；（乙）教育部，暫推委員四人；（丙）出版部，設編輯一人，發行二人；（丁）圖書部，設管理一人；分掌職權并執行大會的決議案。

四，社員：——無論男女，由社員二人的介紹，經全體社員通過，而具有以下三種資格的，就可以爲本社社員：

（A）對婦女運動有熱烈的情感的；

（B）志趣同本社宗旨相合的；

（C）能履行本社社規的。

社員對於本社一切進行，負完全責任，有發言權及表決權。

五，社友：——對於本社宗旨表深刻的同情，也願遵守本社社規，經社員一人的介紹或自行函告本社的，經全體大會通過，就可以爲本社社友。社友對於本社負援助的責任，但有建議權而無表決權。

六，社規：——（A）本社社員或社友有犯下列規條之一者，由社員或社友一人以上的告發，經全體大會通過，當即公開宣佈取消其社員或社友的資格：

（甲）有玩弄侮辱摧殘女性的心理及事實的；

（乙）有狎妓事實的；

（丙）假本社名義，在外招搖的；

（丁）每月大會接連三次不到的。

（B）職員如不盡責的，經全體大會通過，免職。

七，經費：——本社經費除向外募捐外，社員社友均有設法籌畫的責任。

八，會期：——每月第一星期內開社員全體大會一次，由書記通告召集。每逢一開談話會一次。

附則：——本簡章有不適用處，經社員提議或多數社友建議，由全體大會通過可以修改。

讀前號

某種運動的開始和擴大，自有賴於羣衆熱烈的情感；但他的成功卻靠實行的能率，和智的指示等。孟晉的論近日女權運動的沈寂中，即指出偏於情感運動的缺點來。中國說：『作詩的頭腦，不適合於火燒著中……』這是有力的警告啊！近來國人的論調能平心靜氣辯的事理的漸多了；本誌也富有此種文字。孟晉這文我所以引為滿意的，也是這個緣故。（楊千青）

自新潮澎湃我國後，節操就被人攻擊而攻擊了。於是許多缺點之徒，都藉新潮的反對幹些無恥的行為，這是很不好的。實在節操自有他的功能和重要。我們所反對的，是一切反背個性或不基於戀愛而生的強制的節操，出於一方面方強迫他方面忍受的片面的節操，並非反對根於雙方因愛情而起的節操。節操的功能一篇，把節操的功能寫得透極了，一般讀者宜格外注意。（李洪唐）

失望篇以士生的輕浮冒失，反映徐君的蘊藉，和余女士的嫻莊，都能恰如其分。『……不知道經過今天晚上，這景象以後，你再想到你妹子的時候，會多個印象不？』『怕一定要多的了，想你也將這樣罷？』這種高尚優美的寫情，為男女交際界增光不少。篇中於徐余兩人的本身描寫雖多，而他們的人格已表現得很充分了。可為普天下講社交公開自由戀愛者作一個模範。（菁芝）

女權運動由熱烈而歸於如此沈寂，實在是一樁極痛心，極失望的事！這種女性普遍的弱點，不徹底的見解，前途實在僨事！雖得孟晉君據理直情地寫來，在沈寂的女權運動空氣中，我相信必起多少的微波。又魏瑞徵君的『節操是戀愛中的一種德性』，『節操是根源於戀愛的產生物，並不是強迫而後生的』等話，都是極有見地的話。現在婚姻是不安定的現象的，是因還有建築在『戀愛的藝術』上。（曾廣勛）

兒童是將來社會真的主人翁，愛倫凱女士說：『二十世紀是兒童的世紀』，實在不是過言。因為這種關係，我們對於兒童宜如何注意，纔能使他們的一切充分發展而不受摧殘。這是負有養育兒童的責任的人們所宜深悉。頃讀本誌五號內有一篇小兒營養法，為我們列舉了許多具體的方法，獲益綦非淺鮮。我覺得這篇是我們不可不讀的文字。（羅實君）

小兒營養法比胎產和育兒改良之必要中的尤其精密詳細而有系統。嬰室內清潔法與住宅的設備而作的室內裝飾法，為普通家庭的對症藥；亦即女誌供獻與我們物質上的需要。讀者請勿以其不著『婦女運動』『婚姻問題』與『性知識』等的動人而忽略啊！

因讀暴風篇而心弦受激刺而震盪，而血為之沸，而脈為之張；而全身若感電之難於麻木。『唉不忍再讀了！』故我以斯為小品之最。（陸江中）

的確的要求女權運動或民權運動的發展，是先要脫離了寄生的世界，而進於生產的勞動的世界的。那大戰後英國婦女很順利的獲得參政權，就是給我們一個有力的例證啊！

我現在簡直像個礦師，專門開墾婦女雜誌裏的寶礦，在前星期六夜我好幸運啊！又發現了礦中的珍寶——一篇還未完的小說曼慈夫人——我現在已知道那靈靈而真率的小子也能見寵於愛神。（L.F.）

『自由』和『戀愛』這兩種名詞，在現在中國真可算是太褻瀆了！然而『自由』的真義是什麼？『戀愛』的實際在那兒？像這樣問題，究竟有幾個能夠回答清楚？還不都是假『自由』『戀愛』為美名嗎？因此，人們的道德，和社會的進化，很發生重大的影響！本誌前號中國式的戀愛方式一文，痛論今日之中國式的戀愛，確有見地；結尾謂須從專性的教育和戀愛的訓練，以期補救，亦屬根本辦法。（汪汝幹）

凡是要描寫一篇小說，須具以下這幾個條件：（1）須以觀察點定描寫的規模。（2）描寫第一步是鈎畫輪廓。（3）描寫時材料須經濟。（4）敘次的短長須以事件重要與否為斷。（5）須研究怎樣能滿足讀者的盼望心。像謂士君所描寫失望這一篇小說裏，頗能注意以上這五條；真使我佩服極了。又愛姑君在男女的隔膜與同性愛上所說的話，我以為是很對的。不知道有同性愛的人和研究男女問題的人，看了有什麼感想。（焱雄）

我喜歡讀甲兜斯台（Djedlosdo）字裏行間描畫偶一個聰明伶俐的女郎；伊森弄哲學家，令人忍俊不禁地發笑。文中說：『婦人的手是妖魔的爪』，這和『婦有長舌為厲之階』的話同一厭惡婦女。『你的書裏也有著這

條詭計嗎?」話頗帶嘲弄,卻有至理,呆板的書本兒,悉蔽着無涯的知識呢!(余友彬)

在前數月,關於女權運動一事,可算風起雲湧,極一時之盛,但仍不免蹈中國年來政治蠢習,宣言章程擬定之日,便即事業告成之時。至近頃直有似明日黃花矣。讀孟嘗君所著論近日女權運動的沉寂一文,將其不發展的原因,沉痛述之,眞言我所欲言。佩服之餘,深望以後對於類此問題,多爲警惕之論文,爲此虛浮無恆之國民性說法,不愧女界前途明星之令譽也(退月樓)

愈之君所譯的甲突斯合彩穿一箇『十二分聰明』,唯且知道『婦女的嬌術,欺詐,詭計一千種』的人還立刻受着婦女的騙,『卑躬屈節』的鑽到箱子裏去,這就是知道婦女嬌術欺詐和詭計的『十二分聰明』人的結果。所以我所佩服的,是這篇寓意的深;因爲現在像這『十二分聰明』的人,不知多少呢!至於篇後一句『你的書裏也有着這一條詭計嗎』的問話,尤其是這一篇最精彩處!(黃裕平)

受着舊式禮教束縛的中國婦女界裏,居然亦有女權運動的發起,很是可喜的。不過她們的覺悟還是部分的,少數的;她們運動的方法,是浮面的,微弱的。社會上受着這種運動的影響,不過如空中電影,各人心坎中,仍舊沒有這些印像,可是她們運動的精神已經疲倦了。公使夫人式女子的增加,就是女權運動勢力的減少,我讀了孟嘗君近日女權運動的沉寂,很希望她們覺悟哩!(孫泉如)

現在我國婦女的地位在那里?從普通的觀察起來,依然屈伏在男子底下!服務於社會的,也要受她男子的節制,就是男女同校的女子,婚嫁之後,終脫不了服從男子的觀念。他的最大原因,就是不懂得男女間眞實的友情。讀了九卷五號眷點君的美國婦女的地位一篇,內中說:『兩性相互間的扶助,信任,尊敬,了解,繼續終身,這是眞實的伴侶!』希望研究婦女問題者三加注意(鳳華)

我們感覺現在社會生活太枯燥,兩性間的隔膜太深,至少要算是病根之一。要去掉這個隔膜,非使兩性眞正了解戀愛意義不可。所以我最歡迎孟君的戀愛的藝術,使我迷醉着感觸最深的要算晏始君的男女的隔離與同性愛了。就我個人觀察所及,覺得這是現在社會上一個大問題——此外陳德徵君的節操的功能有『……節操能維持個人的品性……是戀愛之神的寧馨兒……』我十分的欽仰。(凝亞)

讀前號欄投稿簡章

本社爲促進讀者注意本誌文字並使編輯者了解一般讀者的意見起見,特從本年起,添設『讀前號』一欄,投稿簡章,暫行訂定如下:

(1)本欄專爲徵求一般讀者對於本誌的意見而設,凡屬本誌讀者都可投稿。

(2)此項文字,務求簡明,祇須說明那幾篇最爲愜意或最不愜意的理由;每條至多以一百五十字爲限。

(3)此項投稿,須於本誌出版後一個月內寄到本社,隔號登出;逾期概不發表。(如讀一月號的文字,須一月底寄到本社,三月號上發表。)

(4)投稿人概須用後面所印『讀前號欄投稿用紙』,並填明姓名住址,如用他種稿紙,概不發表。

(5)來稿一經登載,每條酬送商務印書館實價書券二角至五角。

(6)無論登載與否,原稿概不寄還。

讀前號欄投稿用紙

（七月號）

投稿人

通信處

編輯餘錄

『健全之心寓於健全之身』這一句西諺，近來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都能說了。我們天天高唱婦女解放，鼓吹婦女運動，而女子的身長却逐年減低，女子的體力却逐年減弱；這不是最可怪的矛盾的現象麼？我們相信要希望婦女運動的有力，必先謀婦女的體力的堅強；所以對於體育一層，希望此後大家能夠格外注重纔好。

從本年初我們便有添闢談話會欄的計畫，因為此項來稿不多，直到本期纔得增設。希望此後大家多以此類文稿見賜。

詩歌小說等文藝的稿件，近來寄到的很多；本年因為登載長篇小說的緣故，文藝的篇幅，被佔去不少，以致此類稿件，多被積壓。以後當設法增加篇幅，陸續發表。承惠稿諸君，紛紛函促，恕不一一奉答，謹此附告，以表歉忱。

新近來華講學杜里舒博士的夫人，為本誌特撰論文一篇，題為德國的婦女敍述德國過去及現在的婦女運動及婦女狀況，甚為詳備，是極有價值的文字，現定於次號發表。